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2008
半月刊



故事会®

STORIES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1
下半月

有了好故事
冬天不会冷



请安心下载，无包月或订制！



结识朋友，排解孤独，也许你的那个她（他）就在这里……

相伴到黎明

移动用户拨打 12590 899 77703
移动2元/分

发送 30 到 10668228200（移动） 106620003226（联通）
1-2元/条，不包含通信费

铃声下载仅需1~2元/条，不含通信费　　本公司产品，按条收费，根据产品内容实现下载需1-3条

铃声/彩铃下载

本页标记"彩"的铃声，可以在短信下载过程中，设置为手机彩铃。彩铃资费：1-3元/首

发送 1840铃声代码（如:18408156）到 10668228200（移动） 1066200031（联通），即可下载铃声"青花瓷"
铃声下载只需 1-2元/条

铃声试听下载
电信固话/小灵通拨打 168 39 886（1 号键）
网通固话/小灵通拨打 116 99 077（1 号键）
移动拨打 12590 899 78923
电信网通3元/分 移动1-2元/分

热门推荐

8156 青花瓷 new
8155 甜甜的 new
8151 彩虹 new
8141 牛仔很忙 new
8135 光荣 new　BoBo
8147 想太多　李玖哲
8152 兄弟　陈奕迅、刘德华
彩 8127 飞舞　王冰洋
彩 6863 爱情转移　陈奕迅
8096 自由飞翔　凤凰传奇
彩 2475 月亮之上　凤凰传奇
彩 6840 该死的温柔　马天宇
彩 6209 秋天不回来　王强
8036 思念是一种病　张震岳
8071 有没有人告诉你　陈楚生
彩 6732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阿木
6484 老公老公我爱你　谢雨欣
2295 老婆老婆我爱你　火风
6935 中国话　S.H.E
8097 穷开心　花儿乐队
彩 6618 离歌　信乐团
彩 6227 死了都要爱　信乐团
6628 只对你有感觉　飞轮海/Hebe
彩 6510 今天你要嫁给我　陶喆/蔡依林

周杰伦

特殊音效

9555 越狱-片头曲　《越狱》
9443 《河东狮吼》经典对白　《河东狮吼》
9499 周笔畅用的手机铃声　《第601个电话》
9447 我顶你个肺　《疯狂的石头》
9958 《手机》中严守一的手机铃声　《手机》
9683 《变形金刚》第二部　《变形金刚》
9629 I巧克力U

短信提示音

9442 CS特效果
9432 美女声音
9678 汽车人，变形
9440 您有新短消息
9491 新版WINXP的启动
9623 靓仔快回短信(粤语版)
9666 《宫》中尹恩惠用的铃声 new

此区域仅支持移动原音手机！

9430 叫醒铃（游戏版）　闹钟铃声
9635 周杰伦叫你起床　闹钟铃声
9690 可爱的韩语铃声　特殊音效
9655 《我的名字叫金三顺》中元斌的手机铃声
9656 《我的野蛮女友》中车太贤的手机铃声
9490 老师和家长听不到的铃声　高频铃声
9530 崩溃！崩溃！（可爱宝宝版）

搞笑歪唱

9544 最搞笑的笑声
9562 超强声音诱惑
9638 单身情歌(炒股版)

网络流行

1770 伊莲
1299 红日
1759 大海
8110 过火
1202 真的爱你
1763 海阔天空
彩 1380 千千阙歌
彩 6343 北京一夜
8120 感恩的心
2776 怒放的生命
6586 黑色星期五
2851 桃花朵朵开
彩 2570 God Is A Girl
1557 big big world
彩 6188 求佛
6370 好姑娘
彩 6243 香水有毒
彩 6623 不想让你哭
彩 6332 让泪化作相思雨
彩 6453 爱我就别伤害我
6841 连哭都是我的错
6265 我们都是好孩子
彩 6699 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
彩 2957 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

天王天后

2571 夜曲　周杰伦
1034 简单爱　周杰伦
6532 千里之外　周杰伦/费玉清
2629 珊瑚海　周杰伦/Lara
彩 8027 杀手　林俊杰
彩 6918 发现爱　林俊杰/金莎
彩 2133 被风吹过的夏天　林俊杰/金莎
2309 手放开　李圣杰
8003 爱转角　罗志祥
彩 8125 玩酷　潘玮柏
彩 6373 认真的雪　薛之谦
彩 2313 寂寞沙洲冷　周传雄
彩 8132 日不落 new
彩 8136 爱情任务 new
蔡依林
6873 逆光　孙燕姿
彩 6154 左边　杨丞琳
2416 爸爸妈妈　王蓉
彩 2834 睫毛弯弯
彩 2837 我会好好的
彩 1898 第一次爱的人
王心凌
2948 隐形的翅膀　张韶涵
8019 我们说好的
6820 如果爱下去
8117 G大调的悲伤
张靓颖

听歌送铃声

拨 12590 899 7775，把好听的歌曲送给好友
1-2元/分

搜铃

移动用户发送3歌曲名 或 3歌手名（例:3千里之外 或 3周杰伦）发送到106620003131（1~2元/条）帮你找到你要的歌曲。

影视金曲

8032 不能说的秘密　《不能说的秘密》周杰伦
6547 菊花台　《满城尽带黄金甲》周杰伦
彩 6861 就算没有明天　《新上海滩》孙俪/黄晓明
2545 神话　《神话》成龙/金喜善
彩 2865 铁血丹心　《射雕英雄三部曲》
1626 My heart will go on　《泰坦尼克号》
彩 2381 真爱　《王子变青蛙》
6357 哑巴新娘　《哑巴新娘》
6459 彩虹的微笑
6454 北极星的眼泪
《微笑PASTA》
彩 1486 上海滩　《上海滩》
彩 1896 沧海一声笑　《笑傲江湖》

1483 开场曲　《中央台新闻联播》
1506 First Love　《魔女的条件》
1462 好想大声说喜欢你　《灌篮高手》
6436 你我都是傻瓜　《宫》插曲
6338 《宫》2006热播韩剧　《宫》片头
2949 命运
6328 三只小熊
《浪漫满屋》
彩 2818 对不起，我爱你　《对不起我爱你》
2842 She is　《我的名字叫金三顺》
6822 Never Say Goodbye　《My Girl》
2997 希望你幸福　《豪杰春香》
2610 秋天的童话　《蓝色生死恋》

资费透明 明明白白消费

IVR信息费：电信网通3元/分，移动1-2元/分。图铃点播资费：移动联通1-2元/条，联通用户部分新款手机可能不支持铃声下载。本页所有资费以当地运营商资费提示为准，均不包含通信费。本公司产品按条收费，根据产品内容实现下载需1-3条。客服电话：021-33184700
ICP证号：B2-20040276　上海启明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取消方式：发送 0000 到 2000（移动）/9000（联通）



407 2008 SEMIMONTHLY 下半月刊 1月



欢迎登录本刊主办“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

—STORIES—

2008 年 1 月

下半月刊 · 绿版

主 编：何承伟

常务副主编：吴 伦

副主编：姚自豪（上半月 · 红版）

副主编：夏一鸣（下半月 · 绿版）

本期责任编辑：王雅静

电子邮箱：wyjing833@sohu.com

绿版发稿编辑：

夏一鸣 邢 悦 朱 虹 杭 帆

特约编辑：

范大宇 崔新三 申之珉

美术编辑：李宝强

电脑制作：郭瑾玮

通 联：归依玲

本社办公室电话：021-64375030

上半月刊编辑部电话：021-64332325

下半月刊编辑部电话：021-64336469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200020）

主管、主办：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制作、发行总监：张 凯

电话：021-64313938

广告业务：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告总监：张 淮

广告业务：021-34010383

广告投诉：021-64333738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 3100320050022 号

国外发行：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上海商务印刷厂

发行：上海市报刊发行局

浙江省报刊发行局

国内代号：4-225 定价：2.50 元



真正的原因

有个人买了辆新车在马路上兜风，经过交通监控区时，他发现道路边的监控器闪了一下，他知道如果开车违规，那个监控器才会闪，可自己没超速呀！

于是，他试着减速开车，没料到，第二个监控器又闪了一下。这下，他更奇怪了，于是盯着速度指示表，像蜗牛爬一样慢慢向前挪。哪知，第三个监控器依然毫不迟疑地闪了一下。

这人想，肯定是监控器出问题了。他不敢再兜风，匆忙开车回家了。几天后，他接到三张交通罚款通知，罚款的原因全部一样：驾驶时，未系安全带。（滕建坤）



（本栏插图：包丰一）

尴尬的建议

汤姆去邮局寄包裹，服务员告诉他快递需三美元，慢邮只要一美元。

因为包裹不急用，汤姆便打趣说：“这个包裹能在我有生之年送到，就行了。”

服务员却没有笑，她打量了汤姆一会儿，然后说道：“那我建议你还是付三美元吧。”

（董 行）



触景生情

杰克从伞兵部队退役，为了庆祝新生活的开始，他带着女友坐飞机出去旅游。两人并排坐在飞机上时，杰克望了望窗外的景色，又想起在部队跳伞飞行的情景，一时间竟激动得满眼泪花。女友奇怪地问：“亲爱的，你怎么了？”

杰克抹了一把眼泪，说：“噢，没什么，只是有些激动。这下我终于可以等到飞机降落后，再下飞机了。”

（杨中祥）



奇怪的病症

一位老太太去看医生，她对医生说："我最近老是放屁。您瞧，从进门到现在我已经放了十多个屁了，可您不知道吧，因为我的屁不臭，也没有声音！"

医生皱了皱眉说："好的，我给你开一服药，你回家后每天服三次，连续服用七天，下星期再来。"

一星期后，老太太又来了，不停地嚷嚷着："医生，你给我吃的什么药，放屁还是没声音，但怎么那么臭？"医生点点头，说："这就对了，说明你的嗅觉已经恢复正常了，现在开始治听觉！"

（徐双喜）

拒绝说人话

大学宿舍里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说什么方言的都有，为了交流方便，大家约定在宿舍里都要讲普通话，还把普通话说成是"人话"，而方言是"鸟语"。

一天，某同学打电话，不知不觉就用方言聊起来，宿舍里的人听了都在一旁起哄："讲'人话'，讲'人话'！"该同学被吵得听不清对方的声音，只得匆匆挂断电话，叫道："你们捣什么乱呀！讲'人话'我爸听不懂！"

（小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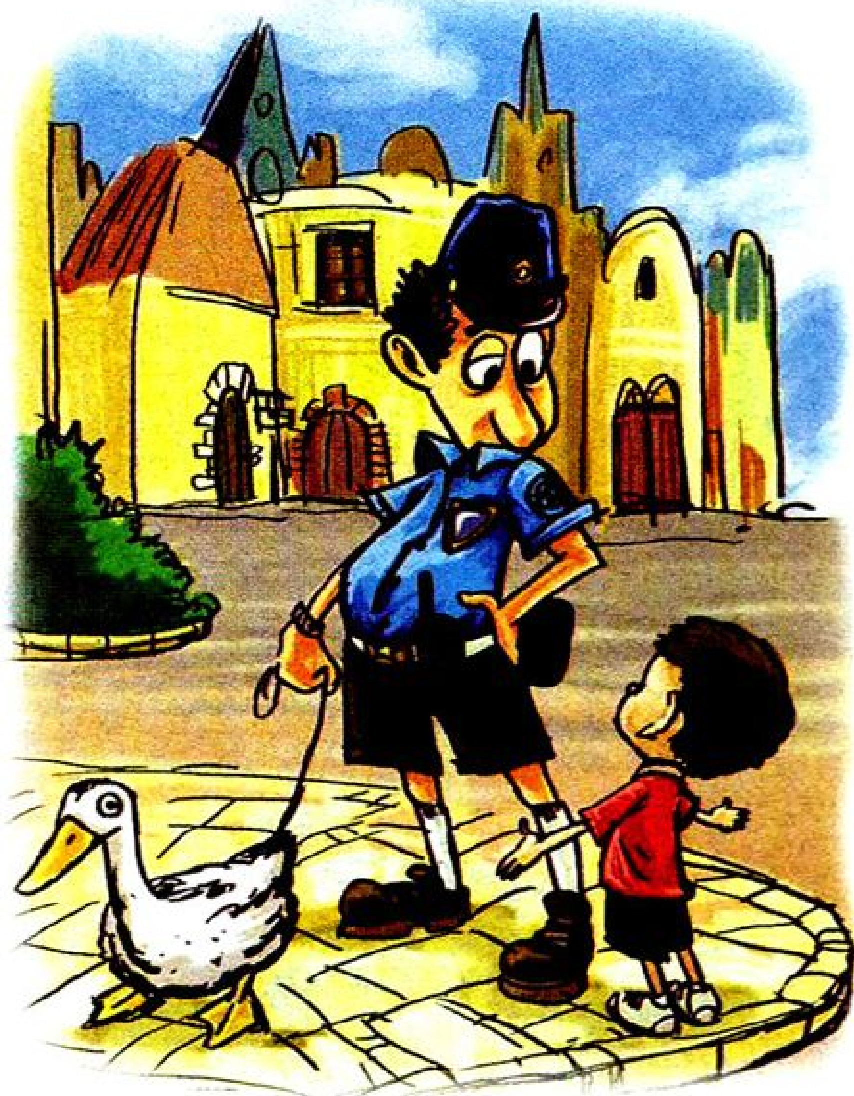
原来如此

一个老太太养的一只鸭子走丢了，她自己腿脚不灵便，就让负责这一带的警察汤姆帮忙找找。

汤姆穿街走巷，好容易才在角落里找到了这只鸭子。鸭子并不好抓，汤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鸭子拿下。他逮住鸭子，打算用绳子绑住鸭腿带回去。

这时，旁边一个观看多时的小男孩走过来，拉了拉他的衣角，说："警察叔叔，警犬是不是不够用了？"

（梁小秋）





越解释越误会

小黄办事急需一张身份证复印件。

可他到了复印店才发现，钱包里除了几张百元大钞外，一点零钱都没有。

他怕人家误会自己是故意换零钱的，便把身份证和一张百元钞票往柜台上一拍，解释道："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想复印，不过我只有一百元的大钞，你们给不给复印啊？"

营业员是个小姑娘，她看了看钞票又看了看身份证，摆手说："不行不行！我们有规定，不允许复印人民币，你有身份证也不行！"

（小　永）



惺惺相惜

某市一个声誉颇高的医生去世了，由于他生前是心脏病方面的专家，因此，他的葬礼也安排得与众不同。只见牧师做完祷告，棺材便被放入一个挖好的心形图案的墓穴中。人们纷纷走过墓穴，向逝者致以最后的敬意。这时，一个人忍不住笑出声来，旁边的人指责道："有什么好笑的？"

这个人回答说："对不起，我实在忍不住，因为我想到了自己的葬礼。"

"你自己的葬礼？"

那人笑着回答："对，因为我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不知道我的墓穴会被挖成什么样子。"（东　东）

隔皮看豆

秋天，庄稼快要收获了，一个秀才带着妻子到乡下游玩，他走到一块田边问旁边的老农："这是什么庄稼？"老农说："这叫豆，籽是黄的。"秀才摘下一颗豆荚，剥开一看，果然是黄的。他又指着另一块地问："那也是豆吧？它的籽也是黄的吗？"

老农说："对，不过籽是绿的。"

秀才剥开一看，果然是绿的。这时，秀才的妻子来田间找他，秀才急忙把妻子拉到一旁说："这位老农的眼力太厉害了，隔着豆皮能看见豆粒儿。你快多穿点衣裳，否则会被他看透的。"（杰　玲）



生病住院

小高的父亲因病住院了，被安排住3床，住2床的老头姓刘，是个热心肠。

这天，小高的父亲打点滴，眼看药液快滴完了，护士还没来，老刘便对小高说："你照顾你爸，我帮你喊护士。"说着老刘来到病房门口，高喊，"护士，快过来呀，3床快完了。"

小高觉得"完了"俩字很不吉利，忙说："刘叔，您喊错了，是药完了。"老刘一听，忙改口道："护士，快来呀！3床要（药）完了，3床要（药）完了……"

（晓晓竹）

院长助理

小刘被院长任命为院长助理，大家觉得喊他"刘院长助理"太麻烦，就简化了一下，喊他"刘助理"，再后来，干脆简称"刘助"。

哪知过了没有几天，院长叫来小刘问："小刘，我们医院待你怎么样？"小刘不假思索地回答："不错呀！"院长生气地说："是呀，我这么重视你，你为什么还要跳槽呢？"小刘一阵惊慌："我没有想跳槽呀！"

院长气愤地说："你还不承认？现在全医院的人见了你，都劝你留住，只有我一个人还闷在鼓里。"

（方红涛）

临床实习

两个学中医的学生来医院实习，主任领着他们来到病房门口，说："中医的'望闻问切'首推'望'，等会你们进去看看1号床位的病人，他病情不重，但症状明显。你们'望'出来了就点头，'望'不出来就摇头！"说着一行人走进病房。学生甲先看了看1号床的病人，摇着头出去了；学生乙跟着走过去看，也摇着头出去了。主任看看他们俩，失望地叹了一口气，也摇摇头准备出去。

这时，1号床的病人突然跳下床抱着他的腿，大声哭道："主任，救救我啊，我还不想死啊！"（赵永跃）





真的还是假的

■ 邓曙光



有时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低头，但是当那声号令响起，唤起心底的回音时，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抬起头来，因为尊严不变，本色不变……

我来小城出差，办完事准备到火车站买票返回。见路旁正好停着一辆三轮“摩的”，就坐了上去。

开摩的的师傅姓叶，五十上下，黑瘦黑瘦，是个很实在的人。叶师傅一边开着车一边和我聊，哪知刚过了几个路口，车子就被拦住了。

拦车的是两个城管，一胖一瘦，大喝道：“停车，检查！”只见瘦城管抓着车把，厉声问道：“有残疾人运营证吗？”

“有！有！”叶师傅一边答应着，一边低头掏证，可浑身都摸遍了，也没找到。叶师傅愣了半晌，这才一拍脑袋想了起来：“哎呀，实在对不起，早上我老婆肺气肿犯了，我急着要送她到医院，走得慌张，运营证忘了带了。要不我把客人先送到车站，再回家把证拿来，您看这样行吗？”

“少啰嗦，你又不是不知道，只有残疾人才能开摩的，上路载客要有‘残疾人运营证’，你无证运营，罚款五百！”

叶师傅一听，脸都白了，五百块钱可是自己开摩的一个月的收入啊。他赶忙哀求起来，可任凭他好话说尽，那两个城管就是不理睬。

看那两个人趾高气扬的样子，我心里顿时不平起来：“查摩的好像是警察的事，你们城管也管吗？”

胖城管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说道：“你乘车的管什么闲事。哼，再说我一个队长难道连他这摩的还管不了了？今天，我就是管了，而



且管定了！先把车子扣下！”

“别，别！”叶师傅急忙给胖队长赔着笑脸，“您别生气，您管是对的。”他靠近我说：“我天天在这城里跑，这些人可得罪不起。先生，您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说着叶师傅下了车，急匆匆地向路边一家小商店走去。

两个城管看叶师傅走路的样子，交换了一下眼色。只听胖队长冷笑着说：“什么残疾人，肯定是假的！”

过了一会儿，叶师傅从商店出来了，他把胖队长拉到一边，从兜里掏出两盒好烟，塞进他怀里，说：“队长，我老婆是个药篓子，孩子正在上大学，还有一个老娘，全都靠我一个人开摩的养家。您就行行好，高抬贵手，放过我吧。”叶师傅苦着脸，就差跪下磕头了。可那胖队长阴阳怪气地笑着，就是不说话。这次，我又忍不住了，刚想发火，突然想起刚才叶师傅为难的样子，只得也软下口气说：“人家过生活不容易，他这么大年纪了，您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胖队长鼻子一哼：“这种人我见多了，是不是残疾人还不知道呢。没有证件，坚决取缔。”胖队长脖子一扭，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叶师傅眼睛里闪出一丝慌乱，他赶紧对我说：“这位老弟，不行您换个车吧，别误了您的正事。车钱我也不要了，您赶紧走吧。“

看着叶师傅无助的表情，又看那两个城管霸道的样子，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把叶师傅拽到一边，问道：“你到底有没有证件呀？”“有是有，”叶师傅脑门上沁出了细汗，“就是家太远，离这儿十几里呢。”

我转身问胖队长：“是不是拿来残疾人运营证你们就放行？”

听到胖队长鼻子里“嗯”了一声，我拉起叶师傅，说：“走，就是赶不上火车也没关系，我陪你回家拿证去。”说着，喊了一辆出租车，硬拉着叶师傅上了车。

一路颠簸，半个多小时后，我和叶师傅终于赶回来了。可到路口一看，摩的却不见了，有旁人指点说是城管把车开走了。叶师傅找到胖队





长，递过绿皮本说："这是我的运营证，您看能不能把车还给我呀？"

我也气呼呼地说："你可睁大眼睛看清楚了，这残疾人运营证该不会是假的吧，赶紧还车放行。"

"还车放行？没那么容易。谁说残疾人运营证没有假的，我怀疑这本就是假的。等着吧，等我查清楚了再说。"说完不再理会我们。

瘦城管扯了扯叶师傅的衣角："你说你这个人，也算是在街面上混的，和队长较真有什么好处，不就是五百块钱嘛！你把他惹急了，车多扣你几天，罚的钱一分不少，还得另收你停车费，你说该耽误多少事呀。"

叶师傅蔫了，眼睛里闪出了泪花。我再也看不下去了，快步冲到胖队长跟前："你不就是想弄点钱花花吗？五百块钱我出了，你赶紧把车还给人家。"

这胖队长也被激怒了："你算是哪根葱，也来冒充大象了。好，你有钱，拿五千块钱吧！"

"什么？五千块钱？刚才五百，现在就成了五千，还有没有王法了？！"

"我的话就是王法！他拿就是五百，你拿就是五千！"

这时，旁边的围观人越来越多了，不知有谁叫了一声："这也太欺负人了吧！""是啊，太欺负人了……"围观的人都愤怒地盯着这两个城管。

瘦城管见状，慌忙向大家解释道："这残疾人运营证确实有假的。不说别的，大家看这个人，他哪点像个残疾人？"说罢，指着叶师傅，众人的目光这下都聚到了叶师傅身上。

叶师傅的嘴角抽动了几下，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看着叶师傅尴尬的样子，胖队长突然来了精神："你不是残疾人吗？来，伙计，走几步让大伙瞧瞧！"叶师傅扭头要走，胖队长更乐了，一把拽住叶师傅："别走呀！站好，稍息！立正！齐步走！"

听到口令，叶师傅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立定、转身，果真按照口令迈开步子，每一个动作都很标准，哪有残疾人的影子，周围的人都看呆了。

只见叶师傅又一个标准转身，径直走到胖队长面前，表情复杂地说："我曾经是一名军人，我最怕别人把我当残疾人看，可是今天，我，我认罚！"说着，他弯下腰摸向裤子口袋。突然叶师傅扯起左腿裤管，露出一段假肢，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他已摘下那段假肢，愤怒地向胖队长抡去。只听胖队长捂着头一声惨叫："我的妈呀，没想到是真的！"

混乱中不知谁叫来了城管局的领导，见领导来了，两个城管都吓白了脸，只听胖队长喃喃地说："这下惨了……"

（题图、插图：安玉民）



称体重的市长

■曲育乐

皮特里和马修分属两个政党，他们同是考姆特市新一届市长的候选人。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皮特里最终以几票之差输给了马修。

眼看着马修成为新一任市长，皮特里心里很不服气，总想找机会把马修赶下台来。有一次，他去农场考察，无意中听说了一种能让动物快速增肥的药物，心中忽然一动。要知道，每年5月份，考姆特市都要举行一项传统而又独特的仪式——“市长议员称体重”，目的就是检测这些政府人员是否渎职，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仪式那天，市长以及所有的议员都要在市民面前称量体重，如果谁的体重比前一年增加了10磅以上，按当地的法律，他将被自动免职。



皮特里想，还有两个月就要举行这项仪式了，如果能弄到一些催肥药，放进马修的饭菜里，等到了五月，他的市长宝座恐怕就不保了，那么自己的机会也就随之而来！

很快，皮特里就弄来了催肥药，又用重金买通了马修的私人厨师，悄无声息开始了“为市长增肥”的计划。

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皮特里发现，马修的身材果然在变胖，从他的体形变化来看，他至少重了10磅以上！看着他整天愁眉不展、心事重重的样子，皮特里开心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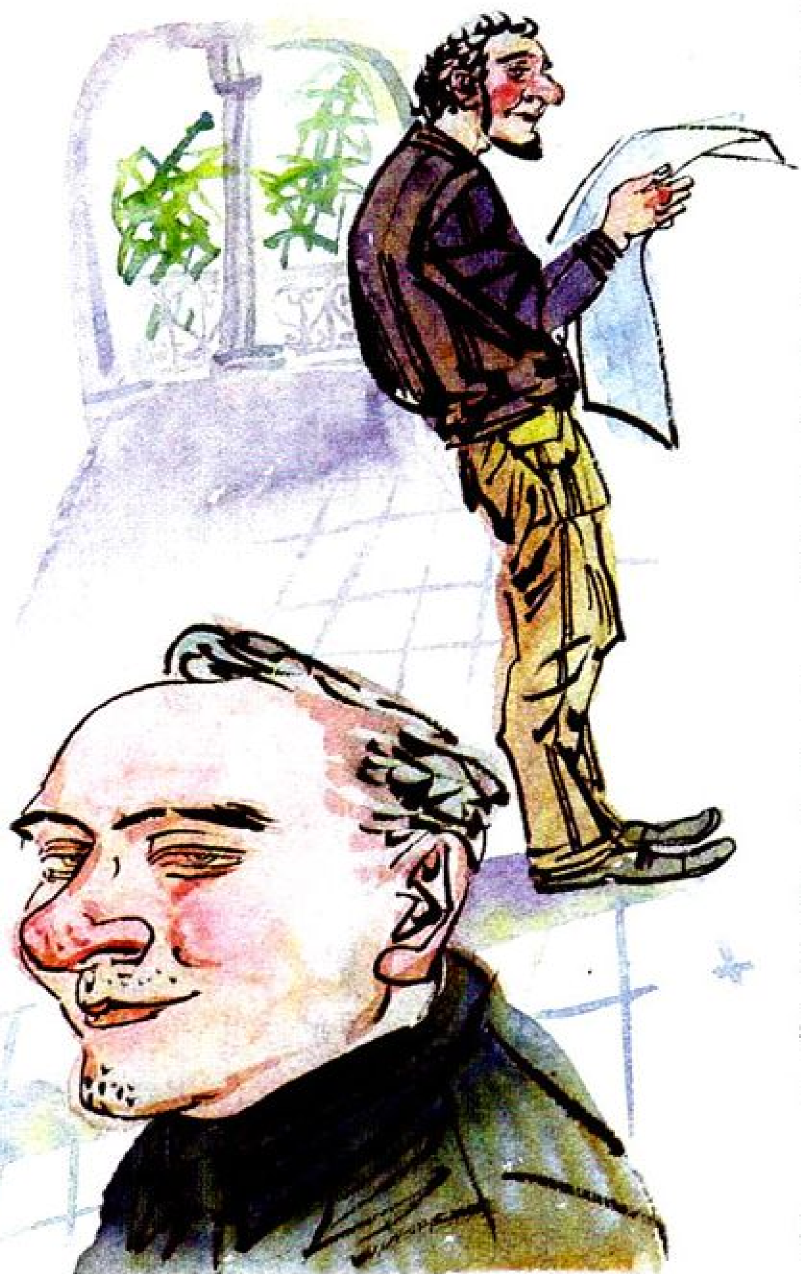
还有十多天就要举行仪式了，谁



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马修居然出车祸住进了医院。得到这个消息，皮特里不由哈哈大笑起来：“马修，看来你的好运气真是到头了！”

终于，到了“市长议员称体重”的日子。像往年一样，数以万计的市民来到市政广场，他们要监督整个仪式过程，行使自己纳税人的权力。很快，几十个议员先后走上广场中心的电子秤，称量体重。结果出来了，他们的体重均没有超标，个个顺利过关。

接下来，轮到马修市长了。只见他腿上打着厚厚的石膏，坐在轮椅上，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被推上了电子秤。



过了一会儿，主持人宣读道：“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市长先生的总体重是250磅，减去轮椅的重量50磅，身上的石膏、绷带重量约20磅，他的体重是180磅，与去年的体重持平。让我们祝贺市长先生！”他的话音刚落，台下便响起了掌声。

皮特里一下子懵了：马修的体重明明增加了很多，怎么会和去年持平呢，难道其中有诈？轮椅的重量不可能做假，那唯一的可能，就是在石膏上做手脚！

联想到马修在仪式前出的车祸，皮特里猛然回过味儿来：事实上，马修根本没出车祸，他身上打的也不是石膏，而是一种比石膏轻得多的东西。工作人员按照标准石膏的重量计算，他能不达标吗？

想到这里，皮特里懊恼不已，自己怎么早没有想到这一层呢？皮特里马上派人去调查，果然马修身上的“石膏”并不是真正的石膏，而是一种新型塑胶制品，非常轻，看起来和真石膏一模一样，就是很容易燃烧。皮特里喃喃自语道：“既然容易燃烧，何不就让它烧一回？”

再过两天，皮特里的儿子鲁尼就要举行订婚仪式了，仪式将在小岛的



别墅里举行。当天，会有一个喷火表演，如果把火“不经意”地喷到马修腿上，让马修腿上的“石膏”燃烧起来，那么记者们自然会帮他揭穿马修体重的真相的。

一切安排妥当，皮特里来到了马修家。此时，马修正休息“养病”，见来人是皮特里，赶忙热情招呼道：“稀客，稀客，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皮特里笑了笑，掏出请柬，恭恭敬敬递上去说：“市长大人，明天是我儿子鲁尼的订婚仪式，我是专程来邀请您参加晚宴的。”

“哈哈，这可是大喜事呀！可是，”马修指了指自己的腿，一脸遗憾地说，“我现在还走不了路，恐怕不大方便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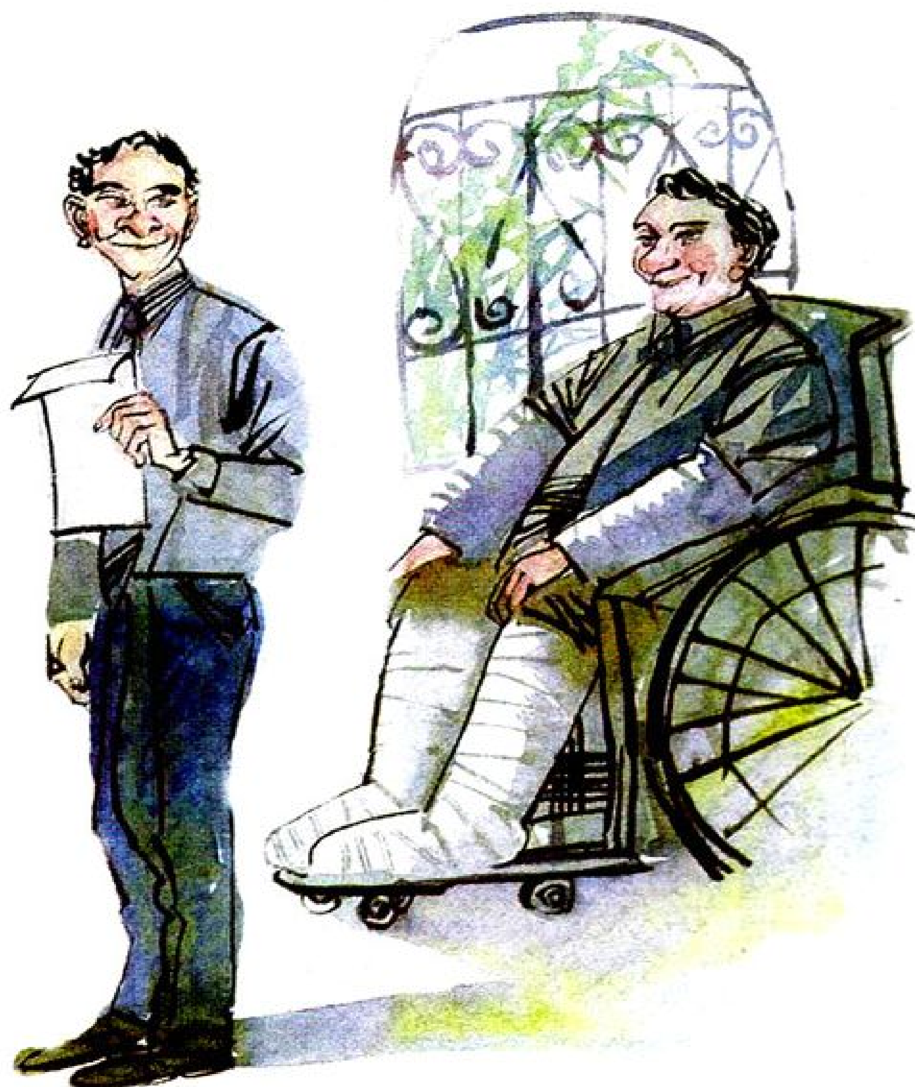
皮特里一脸诚恳地说：“您是市长，您要是去了，我们会倍感荣幸的。再说，鲁尼和您儿子从小就是同学，他的订婚仪式，您怎么能不去呢？不用担心您的腿，到时候，我和鲁尼会亲自来接您，保证把您照顾得好好的。”见皮特里说得这么诚恳，马修实在不好推辞，只好点头答应了。

这天晚上，皮特里和鲁尼驾快艇去接马修。父子俩赶到港口时，马修的专车已经到了，他们小心翼翼将马修搀扶上船，为他穿好救生衣。鲁尼微笑着说：“爸爸，你和马修叔叔坐后排，陪他说说话，我在前面开船。”皮特里点点头。

快艇起动了，很快就飞驰在海面上。皮特里和马修在后面交谈着，行驶到一半路程，船突然颠簸了一下，水浪溅起，打在了马修的身上。皮特里见状，赶忙“关心”地说：“市长大人，您身体还很虚弱，要注意保暖，把我的衣服给您穿上吧？”不等马修答话，他就脱去穿在外面的救生衣，打算脱下外套。

就在这个当口，船身突然剧烈地摇摆起来，紧接着，像失去了控制一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急转弯。皮特里和马修还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就被巨大的惯性甩出船外，重重地砸到了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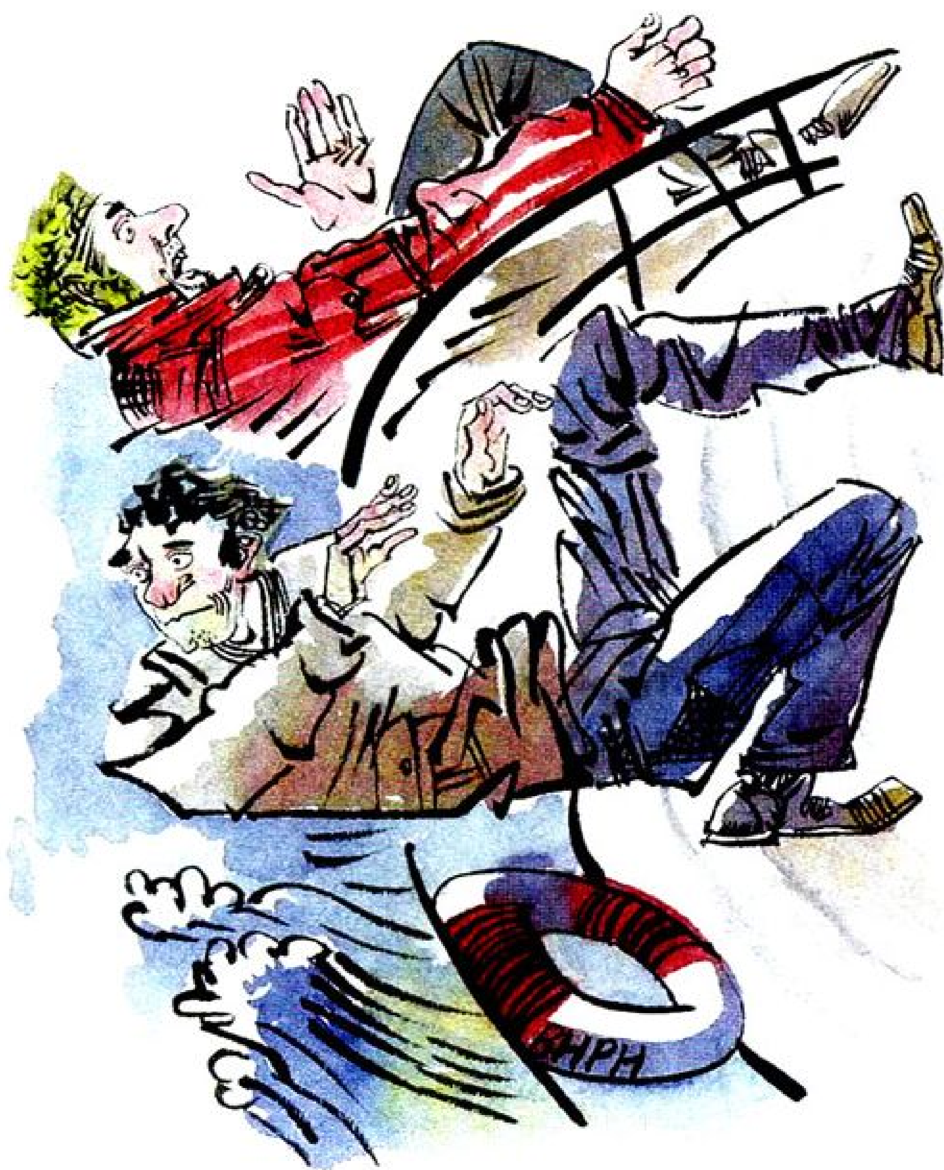
皮特里挣扎着浮出水面一看，不





由倒抽了口凉气：好家伙，快艇已经头朝下扣了过去，“咕咕”地冒着气泡。皮特里被海水呛得直咳嗽，身体忽上忽下，随时都有可能被海水吞没，他奋力地划水，好不容易抓住倒扣的船底，这才暂时找回了平衡，他见鲁尼正抓着船底的另一头，气呼呼地问：“你这船是怎么开的？”

鲁尼瞅了一眼漂在远处的马修，兴奋地说：“我是故意把船开翻的！爸爸，你不是一直想取代马修当市长吗？这下不就得了，他腿上打着沉重的石膏，又不能动弹，即使穿着救生衣，也撑不了多久。等搜救队过来，他早就淹死了。最后警察调查，也只能说他死于一场意外事故！”



皮特里心里叫苦不迭：他一直没有把计划告诉鲁尼，鲁尼肯定不会知道，马修腿上打的根本不是石膏，而是比救生衣浮力更好的超轻塑胶。

眼看快艇就要没入水中。皮特里惊叫道：“鲁尼，快，你快游过来，我水性不好，身上又没有救生衣，你过来帮帮我！”

鲁尼这才注意皮特里正随着快艇一起下沉，忙问：“那你的救生衣呢？”

“刚才脱在了船上，这会儿到哪里去找呀，你快游过来，我，我快坚持不住了！”

鲁尼这下也慌了，他正想游过去，可又停了下来，犹豫了好半天，他才嘀咕着：“爸爸，一件救生衣救不了两个人，你，你总不能让我跟你一起死吧……”

皮特里怔怔地望着儿子，还没来得及说句话，就随快艇一起被海水淹没了……

（题图、插图：安玉民）

绿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

夏一鸣：gshxym@163.com
邢　悦：simyyue@126.com
王雅静：wyjing833@sohu.com
朱　虹：zhong98305@sina.com
杭　帆：hangfan1102@126.com



驾校新语

现如今，学开车的人越来越多，训练的内容也越来越难。于是，驾校出现了很多老词汇的新解释，请看：

天　　才：第一次上车居然知道用钥匙打火。

乐　　观：今天顺利挂上一挡，相信明天肯定能挂上二挡。

怀才不遇：满肚子都是天文、地理、IT、管理方面的知识，开车时却一个都用不上。

成　　就：终于没有麻烦教练把车从沟里开出来。

信　　任：教练告诉我，明天他不用一直把脚放在刹车上了。

减　　肥：晚上睡觉，下意识地左脚踩离合、右脚踩刹车。沉睡不醒，运动不止，减肥效果奇佳。

幸　　运：差点儿与前车“亲吻”，一身冷汗，裤子却没有湿。

骄　　傲：在本周所有学员中，我是唯一一个听了右转口令后没有左转的。

影　　响：练习倒车期间，进门、出门都倒着走。

杯弓蛇影：看两个并排的物体，习惯跨步子量量中间的尺寸够不够把车倒进去。

规则意识：骑车上街，一个女孩左转时挡了我一下，我气愤至极，怒问：你怎么不打左转灯？

（推荐者：小　新）

一流的杂志要有一流的作者，一流的作者要有一流的作品，一流的作品要有一流的回报

2007年 2008年 “《故事会》最有影响力的故事”征文大赛 评选揭晓 拉开帷幕

四大奖励措施　稿酬外追加千字千元奖金

2007年“《故事会》最有影响力的故事”征文大赛评选工作已结束，经评委会审定，下列作品荣获**优秀作品奖**：

《菜刀传奇》（安昌河）、《升旗升旗》（宾炜）、《桃花运》（黄胜）、《别伤害金子般的心》（何长安）、《回家》（张晓天）、《靠山倒下之后》（唐雪婷）、《穷人的办法》（陶柏军）、《雪狼》（清明）、《泉水叮咚》（吴相阳）、《鸡王是怎样诞生的》（尹利华）、《找到有奖》（王如意）、《招聘启事》（叶泊）、《四个乞丐》（兔子）。

（以上所有得奖作品除稿酬外另追加千字千元的奖金）

下列作品荣获**入围作品奖**：

《仙豆奇缘》（李昌国）、《偷车这点事》（方冠晴）、《这里的午夜静悄悄》（袁翼）、《晒幸福》（孙秀利）、《夺命连环骨》（赵和松 吴桑梓）、《不可原谅的错误》（一冰）、《睡懒觉的小夫妻》（胡忠军）、《最后一次攀援》（西瓜）、《抱你一辈子》（赵凤）、《爱情启示》（郭振宇）、《到底放哪里好》（冷空）、《谁的名字》（刘江波）、《美女学杀猪》（翟德军）。

（以上所有得奖作品除稿酬外另追加每千字四百元的奖金）

《故事会》杂志社不久将召开颁奖大会。《〈故事会〉2007年最有影响力的故事》一书也正在编辑中，不久就将与读者见面。

为鼓励多出优秀作品，《故事会》杂志社决定继续举办2008年“《故事会》最有影响力的故事”征文大赛，并对优秀作品实行四大奖励措施：

1．入选作品除在杂志上发表外，还将收入《〈故事会〉2008年最有影响力的故事》一书。2．入选作品可得两笔稿酬：在《故事会》杂志发表的作品，首发稿酬每千字400元；获“《故事会》最有影响力的故事”优秀作品奖，再追加每千字1000元的奖金。3．入选作品均颁发获奖证书。4．本刊将邀请有关作者参加5月在上海举办的第十三届“故事创作研讨班”，10月在外地举办的优秀作品改稿会以及年底的颁奖大会，所有费用均由《故事会》编辑部承担。

征稿范围：1．具有现实感、新鲜感且可读性强的中短篇（包括超短篇）原创作品；2．故事性强、有口传性、能引起读者兴趣的推荐作品。

超短篇故事（如幽默故事）的字数一般在1500字以内，短篇故事（如中国新传说）的字数一般在5000字以内，中篇故事的字数一般在15000字以内。

来稿方法：1．从邮局寄发，请在信封上注明“征文大赛”字样，本刊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2．从网上传递，请在主题上注明“征文大赛”字样。重点作者的稿件可直接与有关责任编辑联系，**本期责任编辑的信箱是**wyjing833@sohu.com。



九师弟的礼物

□徐树建



掌门之争

青城派老掌门身患重病，他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了，便发下话来：八月十五，月圆之夜，演武大厅，众弟子一较高下，胜者将成为新一代掌门人。

大师兄楚南山一向威望很高，“大力开碑手”更是开山裂石无人能敌，掌门人的位子似乎非他莫属，可是楚南山知道，有一个人绝对不可小视，那就是三师弟华一苇。华一苇专管众师弟的日常练功，训起人来如暴风骤雨丝毫不给情面，为此不少师兄弟心生怨恨。虽然他为人张扬，在师兄弟中呼声不高，但他一身铁布衫功夫已练得出神入化，那无影腿更是神鬼莫测。自己要想击败他，难啊！

天色已晚，烛火摇曳，楚南山正望着烛火出神，有人脚步轻快地进来了，刚一进门就亲热地叫了声：“大师兄，我回来了！”

楚南山一看，原来是九师弟管不凡。这九师弟长着一张娃娃脸，机灵活泼，很讨人喜欢，楚南山一向对他挺照顾。可他在练功上却不怎么下工夫，为此没少挨华一苇的训斥。

这九师弟前些日子回了趟老家，说是家中老母病了，他得回去探望。此刻只见他笑吟吟地放下一个沉甸甸的包裹，说：“打扰大师兄清休了。回家乡一趟也没给大师兄带啥好东西，只带了一些家里土制的供香，大师兄不要嫌弃。”一边说一边打开包裹，果然是一封封黄澄澄的香，每支都有竹



筷粗细。

楚南山说："怎么能叫师弟你破费呢？我得给你银子。"

九师弟忙摆手道："什么银子不银子的，大师兄也太客气了，我说过这只是家里的土制品而已，要说银子，像三师兄那样的人，给我再多的银子我还不给他哩。"说着，便手脚麻利地把一支香点着了，顿时一股细细甜甜的香味，溢满了整个房间。

楚南山一闻，顿感周身舒畅，禁不住说声："好香、好香，真是难为师弟了！"

九师弟抬起一张娃娃脸道："我知道，平日里就数大师兄疼我、照顾我，我可是时刻铭记在心的，要是将来大师兄能当上掌门人，师弟我也不枉跟你一场了。"

九师弟的话一下子触动了楚南山的心事，当下楚南山忍不住长叹一声，说："我倒是有心长期罩着你，可……难啦！"

九师弟听了一愣，诧异地说："大师兄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众师兄弟中还有人比你更强吗？噢，我明白了，大师兄是不是顾忌他？"说着指指隔壁的院子，那院子里住的正是三师兄华一苇。

楚南山没有说话，可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他这是默认了。九师弟忽然笑了起来，说："大师兄为人也太厚道了，我常听老人们讲，大丈夫行大事不必拘于小节，所以在这件事上，大师兄不妨变通一下，硬攻不妥，咱还不能智取吗？"

楚南山一听眼睛"刷"地一亮，目光炯炯地问："九师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九师弟急忙连连摇手，说："我小孩子家只是说着玩玩的，大师兄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心生歹念

一晃过去了好多天，楚南山越发心急了，因为隔壁的三师弟练功一日猛似一日，每天早起晚睡，喊声震天。楚南山知道，那喊声多半是喊给他楚南山听的，可是他又不得不承认华一苇的中气越发充沛了，一掌一腿直击得那大槐树剧烈晃动。可自己的功力不仅不见长进，反而渐渐萎缩，这真是欲速则不达啊！看看铜镜中的自己，好像越发清瘦了，这都是自己忧虑过度的缘故，幸亏九师弟送的香颇有安神的功效，能让自己时不时地睡个好觉。唉，到底怎样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呢？仔细想来，九师弟的话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这天，楚南山叫来九师弟，说："小师弟，我想请你做一件事。"

九师弟本是嬉皮笑脸的，一见大师兄说得郑重，连忙把笑容一收，说："大师兄请说，只要我做得到的，万死不辞！"



楚南山面色沉稳地说："万死说不上，只需你跑趟腿而已，"说着他取出一小坛竹叶青酒来，"你想个办法把这坛上好的美酒送给你三师兄，你知道的，他这人嗜酒如命，这酒又封存了十年以上……不过，你可千万不能说酒是我送的，懂吗？"

九师弟分明看到大师兄说这话时手指在颤抖，当下他不动声色地说："大师兄，我明白了，我就说这酒是我从老家带来的，好不好？"

楚南山望着九师弟带着酒小心离去，长舒了一口气，那酒当然是好酒，可是里面放了好多药，那药叫"销魂酥骨散"，专能销蚀人的武功。

果然，过了几天，隔壁院子里的呐喊声小了很多，尽管三师弟还是一如既往地晨昏苦练，尽管他也撑破了喉咙大喊，但楚南山是什么人，他清楚地辨出那力道已如强弩之末，三师弟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可是楚南山分明感觉到内心深处，那抹不去的内疚之情，这样做是不是太过阴毒了？自己是不是有点胜之不武？唉，九师弟说得对，大丈夫行事本不必顾忌那么多的，等日后当上掌门，再多多补偿三师弟吧！

这晚，九师弟又带了一样东西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只香气浓郁的桂花板鸭，楚南山平素最喜美食，当下笑吟吟地问这又是干什么。九师弟嘿嘿一笑，说板鸭不是他的，而是三师兄让送的，三师兄还不让说出板鸭是他的。临走时九师弟说："大师兄，这板鸭，你最好不要吃，我害怕……"楚南山阴沉着脸点点头，这还用说吗？想不到三师弟竟跟自己想到一块了，这样也好、也好……

悔不当初

一晃到了八月十五，高高的青城山上月明如昼，偌大的演武厅里人声鼎沸杀声震天，争夺掌门的比武大会已经开始了，可是呼声最高的大师兄楚南山却没有参加，这使得大家暗暗吃惊。

因为楚南山病了，此刻的楚南山完全没有了往日的虎虎雄风，而是浑身软绵无力风吹即倒，每天只想蔫蔫地睡觉，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气神来。他下山找遍了方圆百里的郎中，可谁也查不出症结所在，只是说思虑太多伤了元神，卧床静养就行了。

楚南山听了心如死灰，谁让自己心里有鬼来着？这真是害人反害己啊！

比武声声声入耳，楚南山忍不住热泪长流，站起身颤巍巍地来到院子外，忽然他看到隔壁的院子里烛光微明，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三师弟也没有去比武？对了，他喝下了那坛毒酒又怎能去比武？

楚南山心里这么想着，脚下也不



停，进了隔壁屋子一看，顿时一惊，只见三师弟瘦骨嶙峋，昔日的宽胸阔背早已不在，活脱脱一副病夫的样子，不用说全是那毒酒害的了，此时，他正无力地趴在桌上，耳朵向着演武厅的方向侧着，眼里分明有泪水。

华一苇见来人是楚南山更是吃惊，吃力地站起身问道："大师兄，你怎么没有去比武？我还以为这掌门人铁定是你哩……你，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原来华一苇也看到了楚南山那虚弱的样子。

两人相互搀扶着坐下，楚南山心里惭愧，回避着华一苇的目光，说："我也不知咋搞的，就觉得浑身无力提不起劲，总想睡觉……"

楚南山抬头，忽然看到屋内墙角正摆着自己的那坛毒酒，瓶口泥封完好无损。

"这酒你没喝？"楚南山奇怪地问，他想：三师弟没喝酒，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的？

一言既出，只见华一苇现出满脸羞愧的神色，低下头喃喃说道："不瞒大师兄，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为了争这掌门之位，我可是时时小心步步在意，那日九师弟送了这坛酒给我，我就多了一个心眼，因为我知道他跟你走得近，所以生怕大师兄你算计我，就一直没喝，现在看来真是小肚鸡肠了。大师兄，今日我索性说出来吧……你变成这样全是我害的啊！"

楚南山吃了一惊，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只见华一苇双唇颤动，表情痛苦异常，说："我一心想争那掌门之位，可心里又对你十分忌惮，想来





想去竟入了魔道，便让九师弟送了一只板鸭给你，那板鸭……已被我做了手脚，实在是吃不得啊！大师兄，现在我终于把心结解开了，心头畅快得很，要杀要剐任凭大师兄你处置，我决无怨言！”

楚南山刚想说话，却忽然闻到一股特别的气味，那是一股细细的、甜甜的味道——正是九师弟送给自己的土香味道！九师弟不是说过此香只送给自己一人的吗？

楚南山忽然莫明其妙地兴奋起来，是的，只要一没精气神他就燃起此香，片刻过后就觉得浑身又充满了劲道。

此刻楚南山虽然脑中一片混乱，但仍觉得心里有好多疑问，便问道：“三师弟，你这香是哪来的？”

却见昏黄的烛光下，华一苇脸上现出一副似笑非笑的陶醉神态，眼也不睁，梦呓似的说道：“你问这香啊，噢，是在送酒后的某一天九师弟送的，他说单单送了我一人。本来我蛮讨厌他的，觉得他精明过分了，所以不想收他的香，可他那日言语诚恳，说他早就跟我一条心了，还说那酒我不喝是对的，因为是大师兄你让送的，说不定其中有诈。他这么一说，无形之中我俩就亲近多了，我也就收下了香。还别说，这香真好，我现在是一日不能离了，没有它简直连觉都睡不成……”

烛光之下三师弟的表情越来越癫狂，楚南山见他这副模样，心中一颤：这么说自己在屋内嗅着香的时候也是这副神情？这是为什么？

窗外一阵凉风吹来，楚南山发热的大脑突然一凉，他想到一件事：九师弟老家不是在云南吗？云南和外国相接壤，听说从那儿新流传进一种叫罂粟粉的东西，服了之后能使人欲罢不能，先是莫名其妙的兴奋，然后身体日渐消瘦，直至成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病夫。难道这香中有此物？

就在这时，只听远处的演武大厅里忽然欢声雷动，有人在屋外奔跑着经过，口中大嚷道：“九师弟是咱们的新掌门人了，想不到他的武功竟如此之高，真是真人不露相啊！”

哲学先生评曰：两位武艺高超的师兄，之所以痛失掌门之位，不光是因为九师弟的阴险，更是缘于他们自身的贪念。当他们私欲膨胀一心争夺掌门之位时，心灵的恶自然暴露无遗，这才让九师弟趁虚而入。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时常会遇到同样的情况，或路上拾遗被骗，或收受贿赂入狱，都是陷入自己的欲求不能自拔，而犯下大错。

诱惑时常会有，而贪欲才是罪恶之源，若是任他风浪起，我自岿然不动，纵有千万种诱惑，又能奈我何？

（题图、插图：黄全昌）



陪你走一程

□叶 梓



四十八岁的张明达原是个搬运工人，他有一个女儿叫张英，已经结婚了，在一家合资公司当经理。张明达没什么负担，提前退休后在一家单位看大门，日子过得倒也自在。

这天张明达下班回家时，看到一个女人昏倒在大街上，就赶忙抱起女人拦了辆出租车直奔医院。经打针挂水，女人很快醒了过来，可她不声不响，拔掉输液针，就木呆呆地往外走。

张明达感到奇怪，放心不下，就一路跟着，追着问，好半天，女人才开了口。

这女人叫李玲，今年四十岁，老公有了外遇，刚和她离了婚。而她自己因为没有经济来源，唯一的儿子被判给了丈夫。

今天，她昏昏沉沉地从法庭出来，走着走着身子一软，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要不是张明达，她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听李玲轻描淡写地说了遭遇，张明达一会儿气得满脸通红，拳头攥得“咯咯”响；一会儿望着这个无依无靠的女人，又摇着头唉声叹气。过了半晌，他说自己还有套一室一厅的小房子，如果李玲愿意，就租给她。

张明达收很低的房租，让她有了安身之处，又给她介绍了一些缝纫的活儿，让她有了生活来源。

从此，李玲不用出门，张明达每天将活儿送来，再送走。渐渐地，李



玲也知道了张明达的一些情况，他妻子去世十三年了，为了女儿，他一直未娶。现在女儿也结婚了，家里只剩了他孤零零一个人。

时间一天天过去，两人常来常往，竟产生了微妙的感情。张明达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他厚道，知道疼人，看到李玲累了，端茶倒水，揉肩捶背，无微不至。李玲很感动，结婚那么多年，老公从没像这样疼过她。

这天，张明达买了一袋水果来看李玲。两人没说几句话，突然有人敲门，李玲笑道："一定是儿子来了！"说着上前打开门。

只见门口站着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孩。他瞪大眼睛，诧异地看看张明达，又看看李玲。然后走进屋，掏出两百块钱放到桌上说："这是爸给我的零花钱，我用不着。"李玲满脸的疼爱，却推过钱说："你有这份心，妈就知足了，还是你留着吧。"哪知，男孩却突然生气起来，满脸通红地说："我少吃两次必胜客就行了。"说完，男孩又盯着张明达，看了半晌说："我想和你出去谈谈！"张明达点点头。

李玲紧张地看着他俩走出去，担心两人会出什么事。过了约摸半个多小时，张明达回来了。李玲急忙问他儿子都对他说了些什么？张明达笑笑说："孩子挺懂事，他让我好好照顾你，说你吃了不少苦，一定得用心疼。他还说自己学习很好，这次考试名列前三，让你不要担心。还说继母也不错，脾气温和，照顾他很周到。"听张明达这么说，李玲如释重负地长长舒了口气。

很快就到了中秋节，这天，明月高挂。张明达和李玲一边赏月，一边品尝月饼。张明达突然握住李玲的手，结结巴巴地说："不如，不如我们两人搬到一起，搭伴过日子……"说着深情地望着她。

李玲脸一红，垂下眼，沉默半晌，最后终于抬眼望着张明达，微笑着点点头。张明达高兴极了，他一边给李





玲削苹果，一边说他女儿张英早就想见见她，请她一起吃顿饭。

星期天，张明达带着李玲来到了女儿张英家。张英见父亲带了李玲过来，立即让座递水果，显得很热情。可是，她接着就上上下下打量着李玲，看得李玲很不自在。看了一会儿，她对父亲说："爸，楼下花园需要浇水了，您帮我浇浇水，我想和阿姨单独聊聊。"张明达听了，乐颠颠地下楼去了。

张明达一走，张英往李玲对面一坐，脸上的笑容立即没了影，她冷冷地对李玲说不希望她跟父亲结婚。张英说："我爸他每个月有一千多退休金，再加上现在的工资，足有两千块。可你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我爸身体健康，也不用你照顾。你在他身边，除了花他的钱，拖累他，还能干什么？听说你被老公抛弃了，想必你身上一定有什么不能令人容忍的缺点。否则，老公又怎么会到外面找女人？"

张英的话像刀子一下下刺到李玲的心上。她一言不发，站起来转身就走。迎面正好碰到上来拿花洒的张明达。张明达咧着嘴，问李玲是不是也想下楼浇花？李玲强忍泪水，咬着嘴唇，摇摇头。张明达说："那就坐一会儿，过会儿就该吃饭了。"

李玲真不想吃那顿饭，可是为了张明达，她强忍着坐在饭桌前。她非常珍惜张明达这个忠厚的、知冷知热的男人……

回去的路上，张明达追问李玲对女儿印象怎么样。李玲说很好，人很能干。张明达听了，开心地笑了。

夕阳下，两人并肩坐在长椅上，手拉着手，默默无语。过了一会儿，张明达握着李玲的手，望着她的眼睛说："女儿对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可是，我一定要娶你！我想好了，这些年我攒了一些钱，给你开个成衣店足够了。你手巧，一定会经营得很好。到那时，女儿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你看好吗？"李玲眼里满是泪水，是幸福也是感动，她望着张明达点点头。

"只是……"张明达长长叹了口气，低下头说，"只是，我不知怎么过你儿子这一关？"

"怎么了？"

"其实，那天我说你儿子对我的叮嘱都是骗你的……"李聆听了一愣，忙问："那他那天都说了什么？"张明达顿了顿才说："唉，还是照实说吧，你儿子那天警告我，让我以后少打你的主意！说我太老，根本配不上你！"

李玲摇着头，泪水已经夺眶而出："谁说你配不上我？能碰上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我要嫁给你，再穷再苦也要跟着你……"说着拥入了张明达的怀抱。

（题图、插图：谭海彦）





别打我的嘴

□刘自忠

老海的女儿在省城工作，村里传言他女儿现在是个“名嘴”，赚的是大钱。老海不知道名嘴是什么意思，人家就告诉他，像电视上那些播音员、主持人，他们的工作就是讲话，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靠嘴吃饭。如果混得名气大了，人们就称他们是名嘴。

老海一听，又惊又喜。小梅这孩子长相的确不错，就是天生有口吃的毛病，从小没少被人笑话，没想到现在竟然成了名嘴。看来人到了大城市，变化就是快。再过两天，女儿就要回来了，想想女儿进省城一年多，这还是头一次回家，老海乐得睡不着觉。

好不容易到了这一天，老海一家人早早等在车站边。当小梅下车的时候，一家人差点没认出来。只见小梅穿着时髦的衣服，脸蛋白里透红，嘴更像是一颗成熟的樱桃，简直就像画上的人一样！老海不敢相信，眼前这人就是当初那个穿着补丁、抹着鼻涕的女儿小梅。

走进村里，老海老两口一边挽着女儿的手，一边问她这一年多的生活。但小梅却只是点点头，或摇摇头，最多就回答两三个字。老海心想：按说女儿成了名嘴，整天说话，不该像原来那样不言不语的啊，于是问她：“听说你在城里就是靠这嘴赚钱的，是名嘴？”

小梅说：“是啊！”老海这才放下心来，心想肯定是女儿在父亲面前，又恢复了从前的习惯，不愿多说话。

到了家，堂屋里已经摆了好几张



大桌，老海就交待小梅快些洗脸，又叫小儿子去喊亲戚好友快些过来。小梅奇怪地问：“你，请客？”

老海笑道：“我通知了一些亲戚朋友，今天来我们家吃饭，我要让大家看一看，我的女儿有出息了。”

没多久，亲戚们都到了，还来了好多小梅以前的同学。大家围着小梅问这问那，但小梅只是笑笑或点点头。

等大家都上桌了，老海拉着小梅说：“托乡亲们的福，我家小梅出去一年多，没想到这结巴的毛病到了大地方后，就自己好了。今天她回家来看我们老人，就让她趁这个机会，在大家面前说说话，让大家听听，咱小梅已经和以前不同了。”

小梅一听，大吃一惊，对老海又是摇头又是摆手，就是不说话。

老海以为小梅在亲友面前，一时放不开，就说：“随便你说些什么，说几句流利的话，给大家听听就行。”

小梅无奈，只得憋红了脸，向亲戚们说了几句感谢的话，可话一出口，老海就急了。虽说小梅说话比从前流利了一些，但人家一听就知道是结巴。老海只得再次提醒她不要着急，可小梅却说：“我、我本来就、就这样的，您、您是知道的。”

这时，一个亲戚拿出一张报纸来说：“老海啊，听说做主持人都是对着稿子念的，你让她念念报纸吧，像播音员一样，她一定念得很流利的。”

老海顿时醒悟过来，急忙接过报纸放到小梅手上，说：“对，你就给大家念一念，就像你在城里念的那样。”

小梅没有办法，只得拿起报纸读起来，可大家一听就知道，这结结巴巴的样子，怎么可能是播音员呢？

一位老伯打断道：“你也不用念了，还是给我们唱一首歌吧，我们大家都想知道，城里的人现在喜欢唱什么歌呢！”老海一想也对，唱歌的人也是靠嘴吃饭的，说不定小梅真是唱歌了，就鼓动她唱几首。

谁知道小梅却怔在那儿，说：“我、我不会唱、唱歌啊！”

这下大伙儿顿时议论起来，只听两个小伙子低声说：“我早说过，长得漂亮的女人，能赚大钱的一定不是走正道的嘛。就她这口吃的样子，怎么可能是名嘴呢？”

话音不高，却句句刺到老海的耳里。其实老海早就听到流言，说小梅赚的钱来路不正，所以这次小梅回来，老海特意请大家吃饭，就是想让大家看看，小梅没有口吃的毛病，成为一个像播音员、主持人那样的名嘴了。没想小梅一开口还是像原来那样结结巴巴，看来小梅所谓的名嘴一定是假的了。

老海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他再也压不住心里的怒火，冲过去，挥起



手掌对着小梅的脸打了下去，“啪”的一声，正打在小梅的嘴上。

小梅挨了一掌，只觉得脸上热辣辣的，急得大叫道：“你，你打我哪、哪都行，别、别打我的嘴！”说着，急忙用手捂着嘴。老海一听更生气了：“我就是要打你的嘴，我要把你这张嘴撕烂。”说着又扬起了巴掌。

幸好旁边的亲戚们起来拦住，小梅这才脱身走开，哭着跑出门去。小梅的妈想出去追，却被老海拦住了。老海指着小梅大声叫道：“你别再进这个家门！”

下午，小梅一直没有回来，她妈和弟弟到村里四处去找了，也没有看到人影。有人说，看到小梅跑到村外，登上了过路的班车，估计是回城里去了。老海不禁有点后悔，不管女儿变成什么样，毕竟还是自己的女儿啊！

眼看天要黑了，老海越想越不踏实，就对老伴和儿子说：“不行，我不能让女儿就这么毁了，我要到省城把她给拉回来，不能让她在外面丢人现眼了。”

还没等到老海打点行装出门，小梅却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气质不凡的中年男人。小梅戴着口罩，对老海说，这就是她所在公司的王老板。

老海一听人家老板都来了，想想自己可能真的错怪女儿了，就问：“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人们都说小梅是名嘴，可她话都说不流利，怎么可能是名嘴呢？”

王老板哈哈一笑，从包里抽出一叠画，递给老海和几个跟来看热闹的邻居。

大家一看，画上是一个美女的半张脸，一双红唇鲜艳夺目，旁边还画着几支唇膏，一看就知道是广告画。

王老板扬起手中的广告，指着画面上的嘴唇问：“你们看，这广告上的嘴唇是不是很漂亮？”众人都点点





头。

老板又指着小梅说："这个画上的嘴唇就是她的。这下你知道为什么说她是靠嘴赚钱了吧。"王老板说，他开的是模特公司，一次偶然机会，看见来城里打工的小梅，感觉她这张嘴特别漂亮，就动员她来到自己的公司。经过训练，小梅成了一名"唇模特"，现在已经是公司的台柱了。

老海大喜，这才知道真的误解女儿了，不禁说道："我们哪知道还专门有用嘴做广告的啊，小梅，是爹错怪你了。"

这时，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人们都拿着这些广告画争相传阅，对小梅都露出了羡慕的神色。王老板望了众人一眼，对老海说："我已经跟你解释清楚她是做什么的了，她在我公司赚的是清白的钱，这一点，我对得起你这个家长。但是，我现在得和你算另一笔账。"

老海一惊："什么账？"

王老板摘下小梅的口罩，却见小梅的嘴又红又肿，正是早上被老海打的。王老板说："她现在是我们公司的人，而且我们近期已经跟客户签了好几单合同，有好几百万呢。但你这一打，她这一段时间不能拍广告了，也就是说，你这一掌，就把我们公司几百万的生意给打掉了，你说，这笔账我们怎么算吧？"

围观的人都禁不住吃惊地叫了起来，小梅也大吃一惊，她被打后，就回了公司，想缓几天再回家跟老海解释，顺便跟老板请个假。王老板听说她的事情后，当即赶回公司，说是要帮她解释，没想到现在却突然提出索赔。

小梅见爹脸色大变，急得跑过来扶着他，回头惊问："老板，你、你说过是来、来帮我解、解释的，怎么、怎么又……"

王老板哼了一声："你已经跟我们签订了合同，就是公司的人了，现在他打的不仅仅是你个人，更是我公司的生意，我当然要向他索赔！"

老海这时也给吓呆了，转身问小梅："他说的是真的？"小梅点点头。老海身子一晃，差点跌倒。

王老板又看了看围观的村民，见大家都吃惊地看着他，就指着老海高声说道："现在我已经正式通知你了，你必须赔偿我们公司的一切损失，否则，我就上法院告你。"

小梅也没料到平时和蔼的老板突然变得这样无情，她扶着老海，叫道："老板请你放过我、我爸，我以后会、会赔你钱的。"王老板哼了一声："虽然你现在是名嘴，可要知道，这可是几百万啊，你一个人赔得起吗？"

老海哪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他爱怜地抚摩着小梅的头，抬头对王老板说："祸是我惹的，这钱我这辈子也



编读往来：你的问题我来答

兰州读者王茜：2008年到了，《故事会》绿版有什么新动向吗？

绿版编辑部：常办常新、推陈出新是《故事会》的优良传统，今年《故事会》绿版将推出一档新栏目——“开卷故事”。该栏目通过一个个短小精悍的小故事，或告诉你一个知识点，或讲述一个小方法，或提供一个生活小智慧。开卷有益，欢迎大家为本栏目踊跃投稿和荐稿。

厦门读者李明：我很喜欢上一期的故事《两只左脚的舞者》，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都非常可爱，不过我想问问，为什么男主人公那么痴迷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绿版编辑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又称《大英百科全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知名也最权威的百科全书之一。它与《美国百科全书》、《科利尔百科全书》并称为世界三大百科全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1768年开始编撰，全书共三册，于1771年完成，后来多次再版。该百科全书因其可靠而深刻的内容，而广受欢迎。

上海读者李静：上一期发表的《情人梅》是一篇很美的故事，虽然是东方夜谈故事，但是依然深深打动了我，可否请作者谈谈这个作品的创作过程。

作者邢东：我一直想写一个关于梅花的故事，但是没有找到切入点，直到有一天看到一个关于护林员的报道。报道里的护林员坚守岗位，一年中有半年时间独自呆在深山老林里，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信号，心灵的孤寂是最大的痛苦。看了报道以后，我心里很感动，同时也感到有些困惑：怎样才能解决护林员的思亲之苦呢？现实当中，确实没办法解决，但是故事中，护林员可以不再孤独，可以和他的妻子相聚，而且可以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于是梅花便是传递两人情感的工具，故事就这样成形了。

（本栏目欢迎读者提问，如采用，即致薄酬。）

还不了，我用这条命还给你总可以了吧，只求你别逼我女儿。”说罢，挣脱小梅的手，就想往前面的墙上撞去。

王老板眼疾手快，一把将老海拖住。这时小梅也冲上来，紧紧抱住老海。王老板大声叫道：“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还债的！”

老海惊声问：“什么方法？要是对我女儿不利，我可不答应！”

王老板拉过老海，在他耳边轻声说：“好好疼您的女儿吧，她是我们公司的宝贝，可她更是您的宝贝啊，她是一个好女孩啊！”

老海呆呆地望着王老板，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不住地点着头……

后来，小梅问老板，既然是来帮忙解释的，为何还要有意拿索赔的事吓父亲。王老板笑着说，在这小山村，人们还不能完全理解什么是“唇模特”，就算跟老海解释清楚，可是那些传播流言的人呢，怎么去一个个解释？他这一逼，人们就知道老海一掌打掉了几百万，这可绝对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等大家传开了，那些对小梅不利的流言自然就消失了。

（题图、插图：刘斌昆）



·中国新传说·



谁比谁年轻

□亦无伤　改编

该故事是根据一则新闻报道改编的，故事中乘客的冷漠看了让人心寒。其实冷漠是会传染的，当它已不再是一个人的行为，而成为一种群体习惯的时候，身在其中的我们是否该做些什么呢？

这天是周末，老黑一大早就出门，乘上了公交车。他见车上空位子挺多，就找了一个靠窗的位子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

过了两站，车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空位子很快就坐满了，一个戴瓜皮帽的老头坐在了老黑身边。

车子起动了，可还没有离开站台，又忽然停了下来，大家探头一望，原来是一个孕妇正挺着大肚子向这边赶来。车门打开了，孕妇喘着气向司机师傅道了声“谢谢”，走上车来。

老黑一见是个孕妇，当下就想起身让座，可转念一想，自己今天是要去老年大学排练舞蹈，乘车要一个小时，这要是让了座位一路站过去，到时怕是路都走不稳了，更别说跳舞了。这么一想，老黑定定地坐在座位上，扭头看着窗外。而其他人，也都装作没看到，把头扭向一边。

孕妇见车上没有空位，便缓缓向车厢中间走去，恰好走到瓜皮帽旁边停了下来，她稳住身子，用一只手抓住吊环，站在过道上。车子又开动了，孕妇却没有站稳，猛地向前一冲，好在她另一只手及时扶住了瓜皮帽座椅的靠背，这才没有碰到肚子。

这一下，瓜皮帽坐不住了，他看了孕妇一眼，慢慢抬起了屁股。可还没站直身子，又突然坐了下来。他推



推旁边的老黑，说："我本来想给人家让座的，可是看了看，觉得你比我年纪轻。应该你来让座才对，否则我站起来了，你坐在那里多不好意思啊。"

老黑心里不由暗骂起来：这该死的老头，真够狡猾的，说什么怕我不好意思，分明是自己不肯让座，找理由让我腾出位子。老黑一脸不服气："你凭什么说我比你年轻？"

瓜皮帽笑道："你看你，一副生龙活虎的样子，而我呢，瘦胳膊瘦腿，眼看走路都要扶着墙了。你说说，是不是你该发扬一下雷锋精神呢？"

平时要是有人这样夸老黑，老黑肯定要乐得跳起来，甚至还要给人家讲讲养生之道。可现在呢，老黑可不服气，再说他觉得瓜皮帽看起来一点都不比他老，便说："算了吧，你走路扶墙，那是你昨晚喝多了。我看你是风华正茂，可比我年轻多了。"

两人都在拼命夸对方年轻，车上的人都忍不住笑起来。连站在他们旁边的孕妇也乐了。

争了几句，老黑就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人家孕妇还挺着大肚子在旁边站着呢，早就应该有人让出座位来。可是现在一争，如果自己再主动让出，那不就是承认自己输了吗？老黑后悔刚才没有直接让出座位来，现在让也不是，不让也不是。

瓜皮帽也觉得一直让孕妇这样站着不好，就打着哈哈说："人家还在旁边等着呢，咱俩这样争也没有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干脆让大家来评一评吧。"

老黑一听，点点头说："好，人民群众最具有发言权。"他问旁边的孕妇说，"你好好看看，我们两个人谁更年轻？"

孕妇看了看瓜皮帽的脸，又盯了一阵老黑，摇了摇头，说："不好意思，你们两人的年纪应该差不多，我也看不出谁更年轻。"

瓜皮帽见状，便对旁边的人说："不如这样吧，大家都来评一评。一定要评个结果出来，这样让座的人没话可说，坐着的人也心安理得。"

刚才大家都觉着这俩人有趣，现在听瓜皮帽这么一说，好多人都附和起来。坐在老黑身后的小伙子凑过来，手指着老黑的脸数着什么，又指着瓜皮帽的脸数了半天，然后指着瓜皮帽说："这个戴帽子的大叔老，他额头上有七条皱纹。那个大叔年轻，他只有三条皱纹，而且脸色也不错。"

众人一听，都笑了起来。瓜皮帽洋洋得意地看着老黑，意思是说，看吧，我说你比我年轻吧。这时，只听一个女子说："皱纹少，脸上亮堂，可能是因为这个大叔心情好，平时爱锻炼，所以才显得年轻，实际年龄不一定小的，所以看外表还是不准确。"

老黑一听，乐呵呵对着女子点了点头。车内顿时像是开了锅，都在猜



两人的年纪，有的人支持瓜皮帽，有的人支持老黑。

这时，有人喊了一句：“看身份证，身份证上可以看出生日！”其他人也表示同意，认为这是最公平的方法。

老黑一拍脑门，对啊，身份证一看不就知道了吗？他看看瓜皮帽说：“怎么样，身份证拿出来，咱请这妹子看一看。”

瓜皮帽点点头：“没问题，不过我身份证没有带，倒是今天办事带了户口本。”说着就找出户口本交到孕妇的手上。

孕妇接过户口本，又拿来身份证，仔细看了看，才说：“两位先生都是1951年出生的，”她指了指瓜皮帽男子说，“但这位先生是5月份，”又指着老黑说，“这位先生是12月份，虽然同年，但这位先生小了半岁。”



人们都大笑起来，原来两人竟然是同一年出生，不过老黑还是输了，他的年纪小一些，该让座的是他。

众人这一番争论，车子早已经过了好几个站，这时车子又停下了。老黑没有再犹豫，立即站了起来，说：“妹子你过来坐下吧！”

谁知孕妇却将证件还给了两人，笑道：“谢谢您，不用了，我现在要下车了。”

老黑和瓜皮帽男子都是一怔，真没想到他们这一争，人家都到站了。

孕妇走到车门旁，又回头笑道：“其实刚才我已经到站了，为了看你们比出个结果，我还多坐了一站呢，不过，我还是得谢谢你们。”说罢就下了车。

车上的人都笑了起来，老黑和瓜皮帽却有些不好意思了。

司机回过头来看了众人一眼，冷冷地说：“这两位先生虽然比了这么久，但毕竟已经有人让了座，更何况他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可我看现在车上的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吧，咋没有人敢和他们比呢？”

笑着的乘客们一下子都住了口，车上顿时静了下来。

（题图、插图：魏忠善）





□曹景建

都是最可爱的人

招来个难缠的

警卫连的“雷锋月”活动开始了，动员大会上，指导员倡导大家要走出营区，给老百姓做好事。这下一班班长郝兵乐了起来，心想自己终于可以到部队外面露一手了。要知道郝兵可是连队里的“小飞刀”，一把剃头刀耍得虎虎生风。

这不，星期天一大早，郝兵就提个工具包，带上班里的小苏在部队旁边的小区门口支起了摊子，并且挂起一个牌子——“免费理发”。这下，立刻吸引了一大群居民。一个小伙子摸摸自己的脑袋，走上前来说：“我先试试！”郝兵二话不说，当下打理起来。等给小伙子理完发，大家一瞧都忍不住啧啧称赞，纷纷抢座位让郝兵理发。眨眼就到中午归队的时间了，可还有好几个人在旁边等着。郝兵抱歉地告诉大家，只能等下个周末了。收起摊子，郝兵很开心，虽然累了点，但这样既提升了解放军的形象，也让自己练了手。

第二个星期天上午，得到“口头表扬”的郝兵又兴冲冲地来到了老地方，他刚支好摊，就见一个跛着脚的老头，拄着拐棍儿走过来，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老头望着郝兵笑眯眯地说：“我孙子和你一个样，也是当兵的。”

郝兵心里顿时一热，没想到这个老头竟然还是个军人家属哩，今天可得更加卖力把老人家照顾好了。

郝兵把理发围布给老人系好，正要剪头。老头却撇着嘴说：“小伙子，我看你挺年轻的，技术不怎么好吧，一定要慢着点，可别把我的头皮给刮



破喽！”

郝兵顿时愣住了，刚才还亮堂堂的心，突然像塞进一团破抹布。他想：你这老头咋说话呢，我上个星期都来过一次了，技术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怎么能这么不信任我呢？不过他脸上还是挂着微笑：“大爷，您就放心吧，我会像给婴儿剃发那样小心的。”

老头摆了摆手：“小伙子还是要谦虚一点好，咱退一步讲，就算你技术好，可也有失手的时候呀！”

郝兵长舒一口气，强忍着火气擦着手里的剃头刀。

老头见郝兵不说话，更加得意了：“解放军同志，你咋不说话啦，心虚了？常言道，艺高人胆大，你要是真有几把刷子，就根本不用怕，更不会把我的话当回事儿！唉，算了，我老人家也不吓唬你了。看在你年纪轻的份上，如果你技术差伤着我，我不和你计较就是了！”

此时，在一旁给郝兵当帮手的小苏看不下去了，梗起脖子，走到老头面前大声说：“你这人怎么这样，要是怕俺班长的技术差，你到别处去呀，免费给你理发，事儿倒不少……”

小苏还没说完，就被郝兵一把拉了过去，说：“你忘了咱穿的这身军装了，注意形象！”

老头可不是好惹的，一听小苏的话，心中的火苗“腾”的一下蹿到脑门。他气得用拐杖使劲敲着地面，嘴唇哆嗦着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呢，解放军给老百姓做好事就是这个态度啊？”

郝兵一看事情有点严重，马上把小苏批评了一通，并悄悄使眼色暗示他去道歉。好在小苏也明白，为了顾全大局，赶忙向老头赔礼道歉，说自己刚才太冲动了。

老头并没有立即接受小苏的道歉，而是闭着眼养了养神，才睁开眼睛，用教训的口气说：“就像古人说的那样，你们理发这一行当可是‘操天下头等大事，做人间顶上功夫’，没有真功夫，能做好这‘头等大事’吗，再说了，头这玩意儿可不是葫芦！”

郝兵见老爷子气消了点，赶忙赔着笑脸说：“老大爷，刚才对不起，小苏是新战士不懂事，您老可别和他一般见识，要不咱这就开始理发，我今天一定拼尽全力，让您满意！”

老头看看郝兵，终于点点头。

碰上个找茬的

谁知郝兵刚剪了几下，老头就“啊”的一声大叫：“疼死我了，你把我的头发夹疼啦！”

郝兵看了看手中的剪刀，一阵奇怪：剪刀是刚刚磨过的啊，不可能夹头发啊，难道是老人还在生小苏的气？郝兵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更加小心起来。可过了没多久，老头又叫起



来："你当是给猪煺毛啊，下手就不会轻点？"

郝兵赶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心想：看来这老头很记仇，已经和自己铆上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等着理发的人越来越多了，可这老头就像黏在了椅子上似的，就是不下去，一会儿这边头发长，一会儿那边头发短，反正就是不满意。旁边的人越看越不对劲，这老头哪是来理发哟，分明是找茬呀！有个小伙子看不下去了，说："您老占着座位不说，怎么还这样为难人家解放军啊？"

老头却不恼，不紧不慢地说："既然为人民服务，就要服务到家，如果人民这点要求都满足不了，就不要在这里摆摊。"说罢，索性两眼一闭，养起神来。

因为老头总是提意见，郝兵也有些慌了，原本能理好的头，居然也因为紧张，发挥失常了，费了好大功夫才把老头的脑袋整出个样子来。

郝兵松口气说："理好了！"

老头睁开眼，瞪了郝兵一眼："什么？这就算理好了呀？"他抬头往镜子里一照，嘴一噘，"不行，你看看，这左边鬓角高，右边的鬓角低，两边不平衡嘛。不行，再修修！"

什么，这哪里不平衡呀，郝兵把老头的脑袋摆正，左瞧瞧，右瞅瞅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平衡，但他没办法，只好按他的要求慢慢修整。

这一阵折腾，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眼看摊子前面的人越聚越多，郝兵心里也越来越急，眼看要到中午归队的时间了，只理了一个人，别人可咋办啊？

又修整了好一会儿，老头总算露出了笑脸，他对着镜子照了半天，点点头说："小同志，理得还不错。不瞒你说，我这个人有'剃头癖'，隔几天不剃一次头，这脑袋就痒痒。而且我这个人剃头要求比较高，所以一理就是好几个小时，唉，难伺候着呢！"

郝兵刚才还生气呢，听了老头这一番话后，倒乐了，听说过有这癖那





癖的，还没听说谁有“剃头癖”的！

老头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碎发，拍着郝兵的肩膀，重重地说了声“谢谢”，就拄着一把拐杖蹒跚着走了。

一上午郝兵只理了三个人，这让郝兵有点儿失落，唉，怪就怪这个有“剃头癖”的老头耽误的时间太多。

又是一个星期天，郝兵起了个大早，急匆匆地向小区门口赶，可令他郁闷的是那个跛脚的老头手拄拐棍儿，早已站在那里了。郝兵知道，这个老头头上又痒痒了，看来今天又要在他身上花费两三个小时！

老头看了看郝兵阴着的脸，心里明白了几分：“解放军同志，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是嫌我占用时间太多，影响你给别人理发对吧？唉，你不知道，附近那些店也是嫌我理发太占时间，根本不欢迎我去啊，也就是你心眼好，不嫌烦，愿意给我理，要不我也不会来麻烦你呀，谁让我老头子有这种怪癖呢！要不，我给你几块钱作为补偿吧？”

听老头这样说，郝兵心里顿时也软了下来，这个老人虽然脾气怪了点儿，但也蛮可爱的：“老大爷，我们是学雷锋做好事，哪能收钱啊。给你理发是麻烦些，可让您老舒服了，不也是做好事吗？”正当郝兵给老人洗头的时候，一只大手突然把老头从座位上拽了起来。

郝兵抬头一看，原来是个七十多岁、身穿旧式军人衬衣的瘦高个儿。瘦高个儿大声地嚷道：“张文才，果真是你在这里给人家解放军同志捣乱！你知不知道，还有很多人等着理发呢，你倒好，吃起独食来了！”

只见张老头满脸惊慌看着眼前这个微微驼背的瘦高个儿，脸憋得通红：“孙大哥，我这是，这是……”

孙老汉一挥手，瞪着眼吼道：“不要再说了，赶快走，别耽误解放军同志给老百姓理发！”说着拉起张老头迅速离开了。

看到最感动的

当天晚上，郝兵怎么也睡不着，心里一直琢磨，那个孙老汉咋那么霸道呢，那个有“剃头癖”的张大爷看来很怕他，竟然会乖乖地跟他走！

又一个理发日，郝兵理好发收拾东西准备归队，只见张大爷大汗淋漓、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

郝兵想张大爷肯定是来找自己理发的，可是时间已经到了，只好说：“大爷，这样吧，反正给您理发占用时间较长，我晚上把你的情况给指导员反映一下，看能不能请个假到您家里单独给您理。”

张大爷轻轻地摇了摇头：“不，我不是来找你理发的，我想让你们跟我去见一个人。”郝兵惊奇地问：“什么，去见一个人，谁？”



“去了就知道了！”

郝兵想了想，点点头，和小苏两个人跟着张大爷穿街走巷地来到一个小区垃圾场旁边。

张大爷在垃圾场旁边的一个墙角处停了下来，示意他们也都躲起来。郝兵心想，这老爷子神神秘秘的，究竟要干什么。

这时，只见在垃圾堆旁边闪出来一个人，仔细一看，原来是上个星期那个拉走张大爷的孙老汉。

张大爷低声说：“你知道吗，他可是在朝鲜战场上打过美国鬼子的老兵啊，他背上还有枪伤哩！”



郝兵没想到这个老人竟然是个老革命，便问：“他是战斗英雄，怎么还来捡垃圾呀？”

张大爷舒了口气：“是呀，他一个月有一千多块钱的养老金，的确是衣食无忧呀，可他却用这些钱资助着五个贫困大学生哩，国家发他的钱他一分也舍不得花，全都按时邮给了他们，即便是这样，也还不够呀，所以他就开了个小理发店，一个月也能挣个千儿八百的。可是你们这一免费理发，把周末理发的人都引过去了，他没生意可做，心里又惦记着娃儿的学费，就来捡垃圾了……”

郝兵听得目瞪口呆，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张大爷又接着说：“其实我让你理发，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在我身上多花一点时间，为的是给老孙多留几个顾客，我说的什么‘剃头癖’，自然也是骗你的。没想到，我的事儿后来还是让他得知了，他那天把我拉回去狠狠批评了我一顿，说我糊涂，不识大体，净给解放军添乱哩！”

从此以后，郝兵再也没有在这个小区摆过理发摊。倒是人们经常看见，孙大爷的理发店里有些穿军装的小伙子进进出出……

（题图、插图：刘斌昆）

（本栏目欢迎来稿。来稿可从邮局寄发，也可从网上传递。如为电子邮件，请发以下信箱：wyjing833@sohu.com）



·海外故事·



三个火枪手

□余 乐

乔克尔曾是个猎手，后来承包了农场，就放下猎枪，拿起了锄头。哪想，头一年就遇上了大旱，农场颗粒无收，眼下生计都成了问题。

这天，乔克尔的好友马丁找到他说："最近，政府正召集猎人捕杀骆驼，每杀死一头骆驼，就奖励五十元钱。怎么样，跟我一起去吧。"

乔克尔奇怪地问："不是说要保护野生动物吗？"

"对啊，可是这些年，野生骆驼大量繁殖，与人争夺水源，现在已造成城市饮用水危机，所以政府才想出这么一招。"

听马丁这么一说，乔克尔马上点头答应了。

这天一大早，两人开着小卡车向郊外驶去，他们知道那里有个半干的湖泊，经常有骆驼去喝水。卡车在无人的小路上全速前进，突然，乔克尔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个老头正站在路中间朝他们招手。乔克尔赶忙刹车，还好没有碰到老头，他气愤地喊道："你找死啊！"

老头见车停了下来，跑到车窗前，抱歉地说："我的车抛锚了，拦了好几辆车，都没有停下来，所以才站到了路中间。"老头看了看他们的装备，又问道："你们应该是去打骆驼的吧？"乔克尔不耐烦地点点头，老头兴奋地说："太好了！我叫纽曼，也是一个'骆驼枪手'，你们能带我一程吗？"

不等乔克尔答话，马丁就热情招呼道："没问题，上车吧！"纽曼赶忙一边道谢，一边拎起行李上了车。



到达目的地，三人将车停好，就分头行动。乔克尔一路向北，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水坑。水坑边杂草丛生，是个不错的狩猎地点。他停住脚步，藏在半人高的草丛中，等待骆驼的到来。

转眼半个小时过去了，骆驼还是没有出现，乔克尔不禁有点失望，他点上一根烟，想放松一下。这时，他猛然听到水坑那边传来了一阵轻微的响动，仔细一看，只见一头骆驼正缓缓靠近水坑，一边注意周围的动静，一边大口地喝水。

乔克尔迅速端起枪，瞄准骆驼的头部，屏住呼吸。只听“砰”的一声枪响，骆驼长嘶一声，就倒下了。

乔克尔好不开心，第一枪就打得这么准。他来到骆驼旁边，准备喊马丁来帮忙。就在这时，他发现距骆驼不远的地方，有个人也倒在了地上！乔克尔走近一看，顿时呆住了：这不是纽曼吗，他怎么和自己跑到一块了？此刻，纽曼的头还在流血。乔克尔把手放在纽曼的鼻孔上，发现他已经没有了呼吸！

乔克尔不由倒抽了口冷气：他知道他用的这种猎枪是一种散弹枪，射发后，数十个小弹头会呈喇叭状射出，杀伤面积很大，不用说，肯定是其中的散弹击中了纽曼！乔克尔只觉得脊背发凉，虽说这只是误伤，但也是要坐牢的呀！现在怎么办，乔克尔脑子一片空白，他想去找马丁，先开车回家，逃离这是非之地再说。

好在两人离得不远，马丁见乔克尔过来，奇怪地问：“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刚才听你放了一枪，打到了吗？”

“没、没打到……我、我有些不舒服，我们还是回去吧。”乔克尔有气无力地说。

马丁端着枪，说：“好，你先坐在这里休息一下，等我打到一只骆驼，我们就走！”

乔克尔点点头，一屁股坐在地上，点上了一根烟。





不多时，只见马丁冲乔克尔打了个手势，小声说道："骆驼来了！"然后就小心翼翼地伏下身子，举起了猎枪。

此情此景，跟刚才自己打猎的场景是多么相像啊。乔克尔看着老实巴交的马丁，心头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

又是"砰"的一声，骆驼倒下了。马丁正要去查看猎物，乔克尔叫住他说："我刚才看到一只骆驼朝南面跑去了，你赶快去追，这只死骆驼我替你看着就行了！"马丁顺着乔克尔手指的方向望了望说："是吗？我怎么没看到？"

乔克尔着急地说："你刚才一枪把它吓跑了，再不去追只怕追不到了。"

马丁犹豫了一下说："好，我去找找看。你今天没有收获，要是能抓住那只骆驼，它就归你了！"说着，握着枪朝南边追去。

马丁前脚刚离开，乔克尔便一路小跑，来到纽曼的尸体旁。他摸摸尸体，发现还有些温度，便拖着尸体，来到马丁打死骆驼的地方，放在附近的草丛中，又到水坑边仔细清洗了身上的血迹，然后等马丁回来。

过了一会儿，马丁喘着粗气回来了，显然是没有找到骆驼。他正想说话，只听乔克尔战战兢兢地说："马丁，你、你杀人了！"

马丁疑惑地问："乔克尔，你开什么玩笑呀？"乔克尔指了指不远处纽曼的尸体，哆嗦着说："我也不愿意相信，可这是事实呀！"马丁一看也愣住了，他走到纽曼的身旁，看看他头上的枪眼，又用手试了试他的呼吸，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所措地念叨着："上帝呀，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乔克尔难过地说："第一眼看到纽曼，我就觉得他有点不正常，一副迎风就倒的样子，哪像个猎手。可你这个人就是喜欢做好事，非叫他上车。这不，他到处乱跑，结果出事了！"

马丁的脸色煞白，抱着头痛



苦地蹲在地上："天啊，我怎么这么倒霉，这可是要坐牢的呀！"乔克尔安慰道："你这只是过失杀人，不是什么重罪，要是能投案自首，说不定还能从轻判决。"

马丁的眼泪落了下来，绝望地说："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要是我这一去，家里就没有了经济来源，他们以后还怎么生活呀？"乔克尔拍拍胸脯，信誓旦旦地说："兄弟，你就放心去吧，我会帮助你的家人的。"

在乔克尔的再三劝说下，马丁投案自首了。送别了马丁，乔克尔也放下心来，只要有人顶罪，他就可以继续安心过日子了。

不久，纽曼被误杀的事，引起了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强烈不满，他们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停止猎杀骆驼，以免造成更多的伤亡。政府迫于压力，中止了猎杀骆驼的行动。不用说，乔克尔又失业了。

转眼，到了马丁出狱的日子，此时，乔克尔为了生计，已在另外一个城市谋到了一份侍者的工作。

这天，乔克尔给客人送咖啡的时候，发现店里的视频，正在播放一部电视纪录片——《与骆驼同在的摄影师——纽曼》。看到"骆驼"、"纽曼"这些熟悉的字眼，他的心跳骤然加速，不由停住了脚步。

纪录片讲述了纽曼的传奇经历：原来，纽曼的真实身份是摄影师，他常年跟踪拍摄野生骆驼。因过度劳累，得了肝癌。就在这时，他知道政府正召集枪手猎杀骆驼，他曾多次去找政府交涉，希望停止杀戮，政府却始终不为所动。于是，他决定用自己为时不多的生命，去拯救那些枪口下的骆驼，最后导演了一场被"骆驼枪手"误杀的悲剧。

纽曼死后，律师收到了他的遗书。遗书中，他希望律师去找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朋友，让他们以自己的死为由，逼迫政府改变主意。他还说，自己妻子早亡，也没有子女，如果杀死自己的枪手投案自首，自己留下的百万存款，就全部归他所有，也算是对他无辜受牵连的一种补偿。

影片是在纽曼与骆驼的合影中结束的。乔克尔木木地站在原地，后悔不已——那一百万原本是属于他的呀！

（题图、插图：佐　夫）



借刀杀人

□剑气客

“扬州三把刀”，是民间流传的三项绝技，其中之一就是剃头刀。这其中有规矩——剃头不能超过十刀，多一刀便算不得真正的“三把刀”，而且不能划破一处，若划破一处便出不了师……



心生怨 无奈剃头匠

福庆哥在扬州城西北角开了间小小的剃头铺子，仗着手中一把灵活无比的剃刀，他和老娘勉强还能混个半饥不饱的。谁知今年夏日扬州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大伙肚子都吃不饱了，哪还有心思剃头？一时间福庆哥和老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只得勒紧裤腰带，和大伙一起眼巴巴地等着朝廷发下赈灾粮款来。

这日，扬州知府吕松仁贴出布告说，朝廷发下的一百万两赈灾款本已进了官府仓库，可一夜之间被江洋大盗“草上飞”偷了个精光，为救助贫苦百姓，各色人等一律纳捐，不得有违，否则关进大牢。此令一出，扬州城内顿时乱作一团，这年头谁家还有余钱啊？可官府不管这些，每天派出如狼似虎的衙役挨家挨户地催要银两，有些家产的，经此一役顿时十室九空；没有银两的，家中壮丁便被戴上枷锁拖了就走，只等亲友凑够银子赎人。见银子每天哗哗地流进仓中，那知府吕松仁乐得日日酒肉夜夜笙歌。

大盗草上飞的名号福庆哥是听说



过的，这人武艺高超来去无踪，专爱劫富济贫，可这次怎么偷起了贫苦百姓的救命钱？福庆哥好不失望，现在不仅没有银子救命了，反而得拿出一些来，可是，他去哪里找银子呢？

这天，福庆哥又在剃头铺子中空坐了一天，傍晚当他拖着空空的口袋推门进屋的时候，竟发现老娘上吊自尽了，原来老娘不忍拖累福庆哥，她一死儿子就可以少捐一份人头税了。福庆哥抱着娘的尸体哭了整整一夜，嘴里恨恨地说："草上飞，你偷了百姓救命钱，你这是赶尽杀绝啊，你活生生逼死了我娘啊！"可是恨归恨，自己只是个小小剃头匠，又能有什么办法呢？福庆哥紧咬着嘴唇，只得将血水泪水一齐咽到肚里。

这天，他正在铺子里打瞌睡，草编的门帘一掀进得一个人来，金黄面皮身材瘦削，往那一站像根标枪似的，头发短得像刚割过的韭菜地，一双眼睛却像鹰一样有神，那人进来便对福庆哥说："师傅，剃光头。"

刀落处 发末纷飞扬

福庆哥一见来了生意连忙打起精神来，先请来人坐下，然后打了个热气腾腾的手巾把子焐在那人头上，一边拿起锃亮的剃头刀，"嚓嚓嚓"，在一块黑得发亮的荡刀布上反复荡了荡，又用右手拇指试了试刀口，亮闪闪冷嗖嗖的，快极了，这才拿开手巾，左手稳住头，右手三指捏住刀，从额头向后，"刷"的就是一刀！

那人只感到头皮轻微一凉，耳朵上有头发落下，再一看面前擦得发亮的铜镜，嚯，右边脑袋瓜竟然出现了一刀宽的青茬白杠，棱角分明笔直到底。这人忍不住赞了一声："师傅的刀好快！"

福庆哥今日才开张，心里也高兴，当下接口道："不是刀快，是手快，你没听说过'扬州三把刀'吗？这其中一把刀就是剃头刀，它讲究手快，胜过刀快；手轻，轻过鹅毛！"一边说一边挥舞着剃刀，那发末如雪花纷纷落下。

那人只觉得头皮上就像拂过轻柔的春风，没有一丝一毫的阻滞，只感觉浑身的毛孔都开了，正舒服地舒展筋骨却听福庆哥在耳边说："好了，剃完了。"

那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睁眼一看，铜镜中果然出现一个光葫芦似的脑袋，用手摸摸，柔润光滑竟无半根发茬！他禁不住问："这么快就剃完了？师傅才用了几刀？"

福庆哥一笑，说："六刀，若多一刀就算砸了招牌，客官是不是不满意？"

那人哈哈一笑，说："果然厉害，咱们后会有期！"说罢放下铜钱走了出去。



今天终于有了一笔生意，福庆哥好不欢喜，早早关了铺子打算去街上买些粮食，走在路上他无意中看到官府新贴出的缉凶告示，这一看不要紧，那江洋大盗草上飞的头像竟然和今天那个剃光头的人一模一样！福庆哥先是一惊，心说这草上飞好大胆，为了剃头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露面，继而又生出恨来——是他逼死了老娘，如果他有胆再次现身，一定有他好看。

施绝技 热血复仇路

一晃又过了五六天，生意依旧清淡得很，这天好容易来了一位客人，眼如鹰隼面似黄纸，尽管这回戴了顶草帽，可福庆哥还是一眼认出来了，这不是草上飞吗？这不就是自己的仇人吗？

只见草上飞大模大样地坐下，粗着嗓子说："老规矩，还是剃光头——我还真忘不了你的手艺哩。"

福庆哥平静了自己的情绪，草上飞武功高强，自己决不是他的对手，只能见机行事，先剃头再说。于是上前拿开帽子，可看了一眼，就愣住了。只见头发不长，可头发丛中满是疙瘩，有的破了结了血痂，更多的疙瘩已化脓溃烂臭味扑鼻，使人不敢直视。

福庆哥心想才几天不见，好端端的一颗头咋就变成了这样？还未等他回过神，草上飞开口了："我说师傅，这样的头你还能剃吗？"





福庆哥见草上飞怀疑他的手艺有些不快，说："不瞒客官您说，当初我拜师学艺时癞痢头是必过的一关，当年我的师傅买来冬瓜特地放烂了再让我练刀，我要是划破烂冬瓜一处就不能出师，"一边说着一边拿起刀，在荡刀布上荡了荡，依旧瞄也不瞄，一刀剃下。

草上飞一惊，这一刀下去还不割破那些脓疮吗？谁知一刀过后，头皮依旧如上次一样清凉，连半点疼痛也没有，再一看铜镜，这回的"林间小道"没有上回笔直了，而是依势而剃，弯弯曲曲或隐或现，绝对没碰着疙瘩、脓疮一星半点，好刀功、好力道！草上飞脸上竟露出了激动的神色。

就在这时福庆哥的手却难以觉察地轻颤起来，这大盗草上飞的脖子与雪亮的刀片相距不过盈寸，只要下力一抹……

草上飞忽然声音清晰地开了口："师傅，你是不是想杀了我？"

福庆哥大惊，想不到自己的心思竟然被他晓得了，时不可待机不再来，既然如此，干脆豁出去得了！他一咬牙，捏紧刀片正要抹，忽然肚子一紧，低头再看，一柄雪亮的尖刀正抵在自个的肚皮上！

只听得草上飞冷冷地说："不错，我就是大盗草上飞！你先给我老老实实地剃头，否则，你只要一动我就先杀了你，你应当知道你动作绝对没我快！"

福庆哥急得眼睛都红了，他想，即使同归于尽也是值得的，于是挥刀尽力一抹，哪知刀片未见血，右手却突然失去了力道，手腕一麻，剃头刀不知怎的就到了草上飞手中，好快的身手！

草上飞轻掂着雪亮的剃刀，像猫戏老鼠一样眼里满是嘲弄的神色，说："就凭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剃头匠也敢杀我，你就不怕死吗？"

福庆哥什么也顾不得了，血脉贲张跳脚大骂道："我不怕死，我就是要杀你，我本以为你是个侠盗，可你连老百姓的赈灾银子要敢偷，我的老娘就是被你逼死的，你再看这扬州城里有多少人因为你倾家荡产、上吊跳河，你说，我要不要杀你？"

草上飞望了一眼福庆哥，忽然神色严肃地站起身来，一揖到底，说："我没找错人，扬州百姓的生死就全在你身上了。"

福庆哥心想这人疯了，却听草上飞问他："我问你这吕松仁为官如何？"

这话不问还好，一问之下福庆哥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恨恨地说："自从他来之后，我们百姓的日子就一日难似一日，只怕地皮都给他刮去三尺了。"

草上飞这才娓娓道出一番话来："那一百万两银子根本就不是我偷的，



试想一下，那一百万两银子沉重无比，我本事再大又怎能从仓库中独自偷出？即使偷出，又如何从这城门紧闭的扬州城中运出？那知府吕松仁本是个雁过拔毛的大贪官，这笔赈灾款他又岂能白白放过？于是便想出这阴毒无比的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说我偷了，让大家的矛头都指向我，自己悄悄把银子贪了下来，另一方面又借机大肆搜刮钱财，你娘、那些贫苦百姓都是被他活活逼死的，你说这样的人该不该死？”

福庆哥听得目瞪口呆，喃喃地说：“难道就没有人上告吗？”

“上告？”草上飞苦笑一声，“你还以为这天底下真有公道吗？”

福庆哥又问：“可你刚才说扬州百姓的生死全在我身上？这我就不懂了，我一个小小的剃头匠能有什么能耐？你既然如此仗义，武功又这么高强，刺杀了他岂不是干脆？你难道舍不得你这条命？”

草上飞一声长叹，说：“我这条命何足道哉？其实，我早就想杀这狗官了，可他防范十分严密，又有许多高手随行左右，所以惭愧得很，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我想到只能找一个能够接近他的人下手，这个人就是你！”

“是我？”

“对！一个手艺精湛的剃头匠！我听说吕松仁长了一个不能见人的癞痢头，所以他一直希望能快快活活地剃个头，只是苦于找不到一个手艺精湛的剃头匠。所以我这头不知剃了多少回、也不知被我自己砸烂了多少回，就是要找一个手艺高超的剃头师傅，更重要的是此人得有一腔热血。刚才你拼了命也要杀我，我就看出来你是个有血性的人，我且问你，假如给你一个接近那狗





官的机会，你敢不敢杀了他？”

想起老娘惨死、扬州城内饿殍遍地的惨状，福庆哥一时血往上涌气往上撞，一拍胸口说：“这有什么不敢的，大不了送上一条贱命罢了。可是我一个剃头匠又如何能接近知府呢？”

草上飞用力一拍头颅，昂然道：“拿我的人头去！”

福庆哥听了这话一时回不过神来，拿你的人头去？怎么拿？就在这时只见草上飞眼皮眨也不眨，右手全力一挥，刀光闪处那颗头颅滚了下来……

福庆哥眼含热泪，对那躯体拜了又拜，低低说声：“我去了。”就将草上飞的头颅一包，直奔衙门而去。

挥快刀 惩恶祭苍生

知府吕松仁听说，有个叫福庆哥的剃头匠杀了草上飞，不禁大喜，立即令福庆哥带了人头进见，一见人头他哈哈大笑起来，果然是草上飞，这下心腹大患彻底去了，再看草上飞那满是脓疮，却剃得分外干净的头皮，吕松仁愣住了。他神态怪异地问：“草上飞的头是你剃的？”

福庆哥连忙谦恭地回答：“正是小人，小人自幼学剃头，‘扬州三把刀’中有规矩，剃这样的头不能超过十刀，多一刀便算不得真正的三把刀，而且不能划破一处，若划破一处便出不了师。”

吕松仁和颜悦色地问：“那你用了几刀？”

福庆哥回答：“六刀。”

吕松仁忍不住心花怒放起来，说：“既然这样，你可否为本官剃一下头？剃好了我重重有赏！”说罢，将福庆哥带进一间密室。

走进密室，吕松仁除下官帽，福庆哥一看倒吸一口凉气，一下子明白吕松仁为啥要在密室里剃头了，因为这颗头根本就不能见人——这颗头像癞蛤蟆一样长满了大小不一的疙瘩，密密麻麻或尖或圆令人作呕，那头发倒像荒漠中的野草一样稀稀拉拉的。福庆哥终于明白，草上飞之所以砸了自个的头颅，一是试他的手艺和肝肠，二是唯有此法才能完全接近吕松仁。

福庆哥手脚沉稳，先把刀荡亮，再试试刀口，然后缓缓举起刀……

忽见吕松仁一摆手，说：“且慢！”福庆哥心“怦”地一跳，又听吕松仁扭头朝外喊了一声：“我说，进来一个！”话音一落进来一个精壮的护卫。

却见吕松仁指着福庆哥，对那护卫说道：“你先坐下剃个头，让我看看他的手艺到底如何，然后在本官剃头时你在一旁小心侍候着，要是这位剃头师傅失手掉了刀，你可得及时出手帮他一把，听到没有？”



那护卫一听连忙点头称是，又赶紧坐下，却见福庆哥举起刀，只“刷刷”几下就剃好了，那护卫大喜，说：“果然好手艺！好舒服！”说着要站起来，却被福庆哥轻轻一按，说：“大人请再稍坐一下，我为大人放松放松！”说着张开十指罩在那护卫的光头上或轻或重或按或戳地揉捏起来，再看那护卫立即闭了眼哼哼个不停，一副十分受用的样子。

一旁的吕松仁见了忍不住问：“你还会按摩？”

福庆哥一边手上用力一边谦恭地回答：“扬州但凡会剃头的就会按摩，这也是必学的手艺，因为头部穴位众多，揉捏了可使人血脉畅通、神清气爽，好处多着哩。”

说话间按摩结束了，那护卫连忙起身叉手站在一旁，吕松仁这才大模大样地坐下。

福庆哥再次反复荡刀，直到确信这是他平生荡得最快的一把刀时才住手，然后抖擞精神挥动快刀，“刷刷、刷刷”，如细雨飘拂、如春蚕吐丝，使出浑身解数剃起头来。

吕松仁记不清已有多长时间，没有这样舒服地剃过头了，原本紧绷的身子渐渐放松下来，正云里雾里的快活，忽然感觉喉头一凉，他疑惑地睁开眼，却看到福庆哥通红的眼睛。他想张开嘴，却觉得嘴唇有千斤重；想抬起手，手却半分知觉也没有了；想示意站在一旁的护卫，却见那护卫就似泥塑的人一样动也不动。

这时福庆哥附在他耳边轻轻开了口：“现在该是你还血债的时候了！”

说罢，福庆哥收拾好家什，衣容整洁地走出门来。他对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其他护卫说：“诸位稍等一下，大人刚刚剃了头，有点累了，他要小歇一下。”

反正里面有护卫，大伙就耐心地等着，可过了好长时间见吕大人还不出来，大伙便壮了胆推开门，却见吕大人在椅子上沉沉地睡着，那颗坑坑洼洼的脑袋深深地耷拉着。忽然有人觉得不对劲，大人怎么没有呼吸？

又有人发觉先前那护卫也不对劲，那大眼明明睁着却转也不转，有人上前轻推了一下，喝道：“你搞什么名堂？”话音未落，却见那护卫“嗵”的一声倒了下去！

护卫们这才大惊，抢上前大呼“吕大人”，手忙脚乱之间碰了他一下，却见吕松仁那颗奇丑无比的癞痢头角度怪异地扭曲开来，然后“呼”的一声响，喉管处一股污血冲天而起！

原来福庆哥在揉捏之间已制服了那护卫，剃刀轻轻一抹已割断了吕松仁的喉管！

护卫们抢出门再找人，福庆哥早就消失不见了。

（题图、插图：黄全昌）



不系扣的爱

那时他们刚刚结婚，日子并不宽裕。丈夫在工厂上班，妻子没有工作，就在家洗衣做饭。

二月里春寒料峭，丈夫刚下班回家，妻子就为他端上一杯热茶。这时，妻子发现丈夫白衬衫的领口居然是敞开着的，再一瞧，袖口的扣子也没有系上。妻子想，可能是他干活身上热了吧。

第二天早上，丈夫准备出门，可领口袖口还是大敞着。妻子按捺不住，走上前要给他系好，丈夫却阻拦道："扣上好难受！"



妻子却一边系扣，一边说："外面风大，还是系上吧！"

丈夫出门了，妻子站在阳台上远远地望着他。

忽然，她看见丈夫的手伸向领口，然后是袖口。她明白了，丈夫是在解开扣子！她生气了：都这么大的人了，还任性得像个孩子！

晚上丈夫回来了，衣服扣子系得整整齐齐。

妻子一边端上热茶，一边心疼地责怪道："到家门口才系扣子，不冷吗？"丈夫惊讶地问："难道你都看见了？"

妻子有些伤心地说："你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惜，以后怎么会顾惜这个家？"

丈夫急了，涨红了脸分辩说："还不都是为了你！"

原来他们家里没有洗衣机，所以不管天气有多冷，妻子都要用手来清洗换下的脏衣服。看着妻子被冻红的双手，他心疼极了。所以，为了让白衬衫脏得不那么快，让妻子少洗几次衣服，他在外面时就这样敞着领口袖口，任冷风吹着。

丈夫说完这些话时，妻子已泪眼朦胧，她依偎在丈夫怀里喃喃地说："你知道吗？能给你洗衣服，是我一生的幸福。"

（推荐者：岳定勇）



感谢那只手

琳达是一名小学教师，她班上的孩子大部分来自贫民区。感恩节快到了，一家报社向琳达约稿，希望她让孩子们画一些画，内容是孩子们想感谢的东西。

琳达把这项作业布置了下去。孩子们很快交上了自己的作品，当小道格拉斯交上他的画时，琳达不觉大吃一惊：他画的是一只大手。

琳达知道他家里很穷，父亲经常喝酒，母亲体弱多病，没有工作，他不但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两个小弟弟。

那么这画上到底是谁的手呢？琳达问这个又瘦又小的孩子："能告诉我你画的是谁的手吗？"

"这是您的手，老师。"孩子小声回答，"因为每天放学，您都要拉我的手，送我回家……"

琳达想起来了，每天放学，她都要拉着小道格拉斯黏糊糊的手，走一段路送他回家，虽然，她也常拉别的孩子的手，也送别的孩子回家。可是这只手对于小道格拉斯来说却意义非凡，他要感谢这只手。

对于很多给予者来说，这种给予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被给与者来说，可能意义重大。

（推荐者：小　董）

孤独的大号手

杰克应朋友的邀请去听一场交响乐。杰克听不懂音乐，就一个个观察乐队成员。他发现乐队最后排，坐着两个大号手，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

音乐渐渐进入高潮，几乎所有的乐器都演奏了一遍，但大号手依然如故，甚至连号都没有抬起来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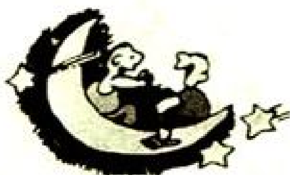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眼看音乐会就要结束了，就在此时，他听到了那震耳欲聋的一声。杰克惊讶地回头望过去，发现两个大号手已经把号握在了手上，吹奏起来，他们的声音压过了音乐厅里其他一切声音，壮阔的音乐把一切都打开了。

全场的观众都激动地鼓起掌来。音乐会结束了。三个小时的演奏里，他们吹了不到三分钟。

事后，杰克跟朋友说到了那两个大号手，朋友说："他们要做的就是一直数拍子，然后，吹出那激动人心的一响。要知道，那一响可不是任何人都能吹出来的。"（推荐者：赵永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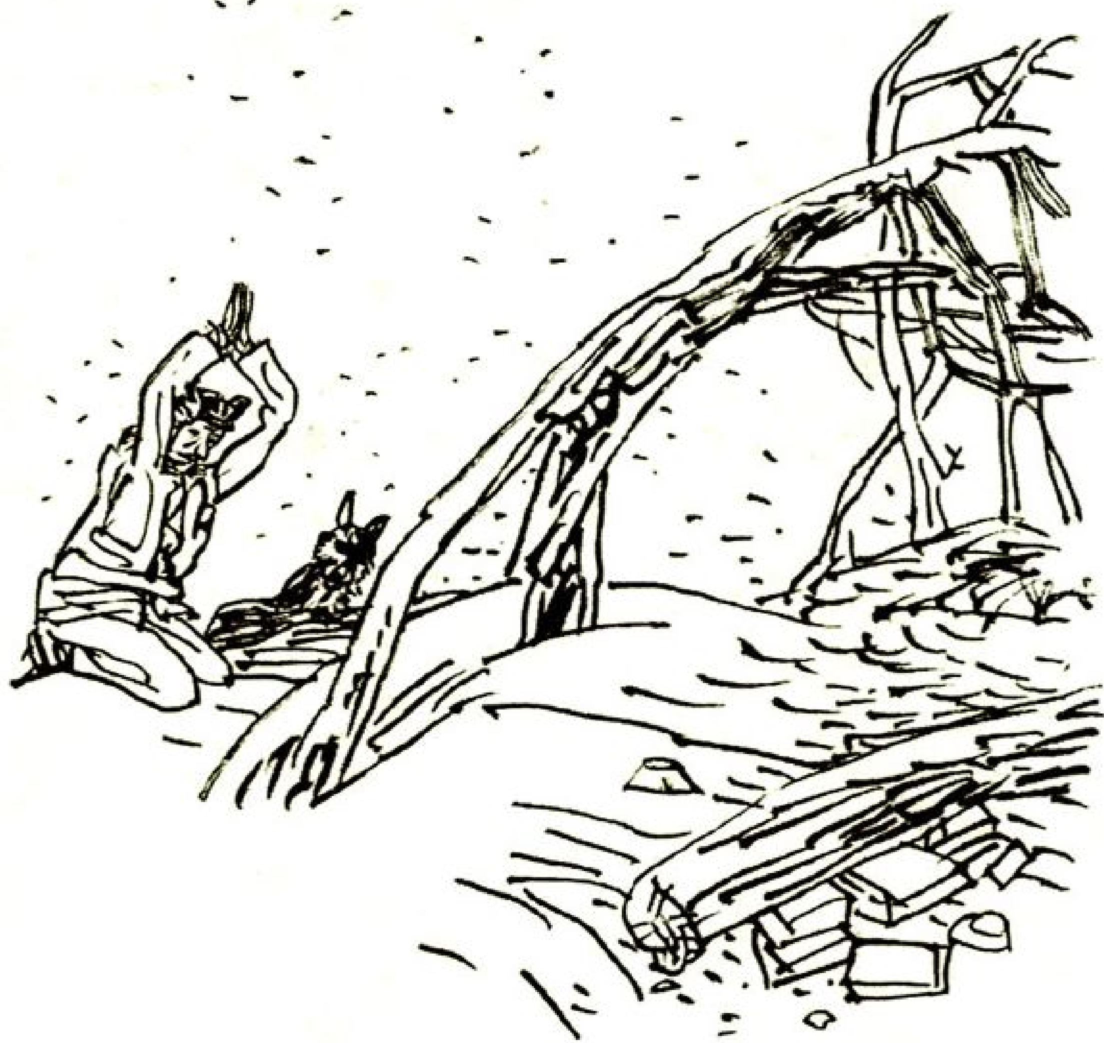


学写作文，可以从读故事开始



白云深处有人家

□王应良



被忘记的人

这天中午，村长周全安正敞着院门，坐在院中喝茶，忽然听到外面玩耍的孩子们惊叫起来："狼！狼来了！"只见一头高高大大的大灰狼竖着耳朵，夹着一条大尾巴直朝周全安家奔过来。村民们一见，大吃一惊，这狼也太大胆了，青天白日地竟然敢闯进村子里来，他们纷纷抄起锄头扁担，围了上来。

周全安仔细一打量，赶紧制止道："别打别打，这是张老三家的'张老四'！"

说来好笑，几年前，张老三家的老母狗发了情，跑到山中几日几夜才回来，回来后不久，竟产下了一窝小狼崽，只有一只活下来，张老三看得比儿子还金贵，还给它取了人名叫"张老四"。

一想起张老三，周全安心里就乐了。这张老三一家三口远远地住在大山里，很少与村里人接触，也就是自己这个村长每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山一次，去他家收两税。其实早两年国家就停收两税了，可这张老三啥都不知道，去年自己上山，张老三依旧拿出他家的上缴款，交到周全安的手中。周全安也不说啥，就接下了。

周全安一见大狼狗，立即明白了：今天刚好是十月二十八日，一定是今天张老三不见他上山，就派他家的"张老四"来请他。他看着大狼狗，挥了挥手说："张老四！你回去告诉



你家张老三，就说我今年不想去了！”

哪知大狼狗一听，“呜呜”地怒吼一声，扑了上来，咬住他的衣襟就向门外拖。村民们一见，禁不住大笑起来。周全安也忍住笑踢了它一脚，骂道：“狗日的张老三，哪有这样请客的？好！好！好！我进屋拿点东西，总不能空着手上山吧？”说罢，走进屋里，从一大堆城里人献爱心捐赠的衣物中，翻出几件衣物，打成两捆，用扁担挑着，就和大狼狗一起出门了。



张老三的家就在大别山主峰背后，一个叫朝天垭的地方，那里海拔两千多米，每到十月底，就大雪纷纷，积雪有几尺厚，直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冰雪才开始消融，这大半年的时间，张老三一家，就像蛰伏的青蛙，一点消息都没有。

傍晚时分，周全安和大狼狗才到达朝天垭。就在这时，只见一个人影突然从垭口闪过，贴着枯黄的草尖飞一样往回跑，一边跑一边扯开喉咙喊：“大！村长来了！”周全安听出来了，这是张老三的瘸腿儿子。

张老三正站在他家门口的一对石头狮子前，望眼欲穿地等着，一见周全安，赶紧迎上来，从他肩上接过担子自己挑着，一边往家里引，一边激动地说：“村长！这咋好？你能来，就是高看我张老三了！咋还带这么多的东西呢？”

张老三家的火塘已经熊熊地燃了起来，上面吊着一个黑糊糊的吊罐，里面肥嘟嘟的野猪肉“嗞嗞”地冒着香气。周全安看了一眼，咽了一口口水，就挺了挺腰，又把领导的架子端了起来，他说：“应该的！我是代表村委会来看你的，这也是党和政府的一点心意！”

张老三激动地搓着双手哆嗦道：“这咋好哩，总要党和干部为我操心，我……我……”

周全安一见，心里好笑，这个张



老三真是没见过世面的山里人，这么几件不值钱的破衣裳，就把他感动成这样！这时，张老三对着他的瘸腿儿子说："还不去挑担水，村长走了大半天，等一下烧一锅热水，给他洗洗。"

被提起的事

瘸腿儿子出门不久，两人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惊呼声，周全安连忙跟在张老三身后赶了过去，他一看惊得半天合不拢嘴巴。只见那盛水的石窠前，一群大青猴和一群野猪，正摆开阵势，龇牙咧嘴，随时准备扑向对方。而它们中间的空地上，一只健壮猴子正与一头肥硕的野猪撕咬在一起，野猪的眼睛被猴子抓得鲜血淋漓，猴子的肚子也被野猪的獠牙挑得血肉模糊。周全安看明白了，它们是在争石窠里那点少得可怜的水。

张老三苦笑着告诉周全安，这几年山里少雨，这座大山就剩下这口水了，山中凡是喘气的，都指望它活命，每天不是狼和黄羊，就是野猪和猴子，在这里为了一口水争得你死我活。周全安一听，着急道："你咋不管了？就这么点水，它们把水糟蹋了，你们吃什么喝什么？"

张老三无奈地说："怎么管？刚开始我也管了，我在石窠上搭起一个茅蓬，把水锁起来，可我前脚搭起来，后脚就被猴子拆了，后来，我又抬来一块大石板盖起来，原以为这样好了，猴子搬不了，野猪也拱不动，可我没想到，它们喝不了水，就开始找茬了，猴子大白天把我家晒的衣服粮食收走了，夜里还爬上屋顶把瓦掀得一块不剩。野猪也大摇大摆地冲进屋里，把睡觉的床腿咬断不说，还把做饭的灶台拱塌了。"张老三说到这，笑哈哈道："好在我家现在也用不了多少水，索性就让它们闹去，好歹它们也是条命！"

周全安听了，说不出话来。他回头又看了一眼远处的山坡，这是张老三家放火烧山，烧出的一片山壳子地，只见一大片枯萎的苞谷东倒西歪的，一看就知道是去年种的。周全安有些纳闷地问："张老三！咋的了？怎么今年没种苞谷？"

张老三笑哈哈地回答说："种了几十年，再也不种了，反正也没多少收成，况且我家再也不吃这东西了！"

周全安板着脸说："你们家这也不吃，那也不喝，成神仙了？"

张老三依然笑着，正要回答，他老婆站在家门口喊他们回去喝酒。他们回到家里，他老婆已经在火塘边摆好了一张矮桌，桌子上八只大海碗里堆满了香喷喷的野猪野鸡兔儿肉，一只能装三斤苞谷酒的大锡壶，正在火塘里冒着喷香的酒气。

俗话说，兔儿是狗撵出来的，话儿是酒赶出来的。酒过三五巡，话匣



子就打开了，张老三父子不停地打听山下的新鲜事儿，周全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海吹起来，听得二人眼睛冒光。酒至半酣时，张老三突然又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大把毛票子，毕恭毕敬地递到周全安面前，说："这是今年的上缴款，四百一十二块九，你点一点！"

周全安知道，这是村里根据他家开荒的面积测算出来的上缴款，十几年来就是这个数。可今天他酒也喝多了，端着酒碗，挥着手说："你……你个狗日的张老三，一年到头……不下山……过神仙日子……你还不知道吧……国家早在三年前，就取消了两税……"



"你说三年前就不交两税了？"张老三不相信地问。

周全安点点头，醉眼昏花地说："不交，早不交了……"

张老三一听，"咚"的一声，把一碗酒扣在桌子上，转身就钻进后面的灶房，接着，就在灶房里"霍霍"地磨起刀来。周全安一听，酒也醒了。周全安听村里老一辈人说过，张老三爷爷的爷爷曾经是大别山占山为王的长毛鬼，后来，队伍慢慢地散了，他就在朝天垭的神庙里住了下来，又从山下抢了一个女人，在这里一代又一代地居家过日子了。他们直来直去，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最恨别人胡弄他，在这深山老林里杀个人，就好像捏死一只蚂蚁。周全安后悔自己酒后吐真言，肠子都悔青了，两条腿吓得像筛糠一样打起了摆子。

不一会儿，张老三一手拿着两把剔骨钢刀，一手端着一大钵黑糊糊的、冒着热气的肉出来了。他"咚"的一下，把钵子放到周全安的面前，手里拿着刀挨着他坐下，挽着他的脖子说："村长，今天咱们哥儿俩好好地喝两杯，这是我留了好几年的麂子腿，一直舍不得吃，来！我们边吃边喝边聊。"说着，他就用刀割下一大块麂子



肉，用明晃晃的尖刀挑起递到周全安面前。

难舍却的情

此时的周全安，吓得尿都快出来了，现在就是龙肝凤胆放在他面前，他也没心情吃。但他的头点得像鸡啄米，颤抖着说："你说！你说！"

张老三一仰脖子，咕嘟嘟喝下了一碗酒，说："村长，实话跟你说，其实，早在三年前，我到山下卖狍子皮时，就听人说了。"

周全安一惊，不解地问："你都知道，咋还愿意交两税？"

张老三长叹一声，拉着周全安的手，哽咽着说："你说这国家是咋的啦？交皇粮国税是天经地义的，咋说不交就不交呢？村长！我知道，有上缴，你们还会每年上一次山来看我们，我才知道我自己是哪村哪县哪省的人！如果没上缴，你们恐怕十年也不会上山看我们一回。我们在山上一年还碰不上一个人，时间久了，天不收地不管的，连自己是不是人都迷糊了，哪怕是死了也没人知道……"

周全安一听，"刷"地一下站了起来，说："兄弟！是我这村长没当好！从现在起，我一定会隔三差五地上山来，什么也别说了，我们喝酒！"这一夜，周全安和张老三都放开了量，喝得酩酊大醉后就和衣倒在火塘边。

天快亮时，周全安睁开醉眼一看，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地上，张老三不见了，自己怀中竟然抱着大狼狗"张老四"。他吃惊地爬起来一看，只见满天的大雪下来了，天地一片白，他借着雪光仔细一瞧，张老三家屋后的山峰坍塌了半边，他家的半边房屋已被埋在巨大的石块和几尺厚的积雪当中，只有自己睡着的半截房屋孤零零地立在风雪中。周全安想：难道是昨天晚上山体突然滑坡，我醉死了不知道？可张老三一家又到哪里去了？他试探着大声喊了起来，可他的声音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却没有人应声。

这时，一个猎人从这里经过。他一听，就没好气地接过腔说："你在这里嚎个鬼！你还不知道？张老三一家在去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就被一场山体滑坡的石头压死了！只剩下一条狗！"周全安一听，脸色苍白地一屁股坐在雪地上，浑身冷汗直冒，打着哆嗦，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看着蹲在一边的大狼狗，突然明白过来，他跪在地上，朝着张老三家倒塌的房屋拜了三拜。就在这一刻，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说服村里的乡亲接受山里的村民，再劝说这些散居在大山里的村民，无论如何也要搬到山下去！越快越好！

周全安站了起来，喊了一声："张老四！我们走！"

（题图、插图：魏忠善）



终点不下车

□王英彪



刘文刚是一名公交车司机，这天正轮到他当班，妻子打来手机说，他住在乡下的父亲来了，让他下班后早点回去陪老人。刘文刚犹豫了一下，告诉妻子今天刚好约了几个哥们吃饭，让她先把父亲安顿好，自己明天再陪他，说完就挂了电话。

说话间就到发车时间了，乘客们陆续走上车，向投币箱里叮叮当当投钱。刘文刚看人上得差不多了，就发动了车子。这时，不远处有人向他招手。刘文刚赶紧刹住车，等那人走近了，才看清这是一位老人，和父亲差不多的年龄，一身乡下装扮。上车后，老人问刘文刚："师傅，车票多少钱？"刘文刚一边开车，一边和气地说："一块钱，请投到投币箱里！"说着指了指身边的投币箱。

老人显然毫无准备，翻遍所有的衣兜也没找到一元钱，他焦急地说："师傅，我没零钱！"刘文刚打着方向盘，头也不回地对老人说："这样吧，你坐在靠车门的位置上收钱，等收够了该找回的零钱，你就把你的整钱投到箱子里。"平时，刘文刚也总遇到没带零钱的乘客，这时他便让乘客自己去收钱，然后把五元或十元的票子投进投币箱。

老人听明白了，连声说好，就坐在车门旁收起钱来。那些后上来的乘客见老人手里捏着一叠零钱，自然知道啥意思，很配合地把钱放到了老人手里。



公交车一路前行，老人收钱很仔细，每收一个人的钱他都要大声报告“三块”或者“八块”，看着老人认真的模样，刘文刚就知道，老人不常坐公交车。常坐车的人都知道，其实根本不用这样细致地报告钱数，上车几个人司机心里都有数。

车一站一站地前进着，老人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责任”。眼看过了一半多的路程，老人依然没有投币。刘文刚想，老人手里的整票大概不是十元也不是二十元的，估计是五十元。用这么大的票子坐公交车，太少见了。刘文刚望了老人一眼，笑着摇摇头。

车一路稳稳地开下去，再过几站就到终点了，刘文刚回头望了一眼老人手里的零钞，他知道老人收的钱早就超过了五十元了，但他还是没有投币的意思。难道他根本就没钱？刘文刚心里犯起了嘀咕。要是他到了终点还不投币的话，那这老人八成是有问题了。想到这，刘文刚心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现在不少老人记性不好，经常错过下车的站点，难不成这位大爷也忘了自己在哪儿下车了？这么一想，刘文刚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老人，于是转过头来说：“老大爷，您老在哪下车啊？前面快到终点了。”老人看了眼刘文刚，说：“不急不急。”然后又专心收起他的钱来。

不一会车到了终点站，刘文刚把车停稳，回头对老人说：“老人家，谢谢你帮我收了一路的钱！车到终点站了，您要是没钱就算了，我不收您的钱了！”

老人一听这话却急了，涨红着脸说：“谁说我没钱？这不是。”说完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在刘文刚面前晃了晃。然后又一屁股坐下来，说：“我还没收够九十九元呢，不下车了，我要再坐回去。帮你收钱，直到收够为止！”

刘文刚一愣，心想老人果然头脑不太清醒！于是就提醒他说：“大爷，这里是终点站，您该下车了。”老人慢





慢慢收起了笑容，缓缓地说："我不能下车，下车就找不到家了。"看到刘文刚疑惑的表情，他继续说道："我从乡下来看儿子都半个月了，可对这里的一切都不熟悉，心里闷得很，可又不敢一个人走太远，怕迷了路，这才来坐公交车。公交车不是还能回到原来的站点吗？这样一路坐下来，既可以散散心又能熟悉一下地形！"说着说着老人竟兴奋起来，为自己的点子感到得意。

"原来是这样，那您怎么不让儿子领着您呢！"刘文刚忍不住问。

老人叹了口气："他们都忙，没时间来陪我！今天早上，儿媳妇还给了我一百元钱，说他们这个礼拜又不能休息了，让我自己出来走走！我想我能去哪儿呢，只有坐公交车最稳当了。"

听了老人的话，刘文刚的心猛然一颤，他一下子想到了父亲，父亲今天不是也进城了吗？自己刚刚还打电话说不回去陪父亲了。其实自从他参加工作以来，八年了，父亲一共才来过两次，而且每次逗留的时间都不长。去年母亲去世了，剩下父亲孤零零的一个人，他大概也是闷得慌才来城里的。想到这刘文刚掏出手机，他要马上给哥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自己今天有重要的事，不能参加聚会了。

十分钟后，刘文刚的公交车又上路了。乘客们看到，离司机坐得最近的是一位老人，他一边看着地图，一边兴奋地望着窗外。

(题图、插图：安玉民)

·本刊信息传真·

故事中国网与您一起迎接2008

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和《故事会》的广大读者一起，满怀期待地迎接2008——奥运年的到来。

过去的一年，故事中国网在大家的支持下，逐渐壮大、成熟，成为许多网友每天必到的网站，也是休闲和娱乐的最佳平台。在新的一年里，故事中国网将围绕奥运主题，开展一系列活动，邀您分享奥运带来的快乐，更有机会赢得丰富的奖品。故事中国网还将推出全新板块——故事商城，让您足不出户，尽享网上购物的便捷和实惠。网站的传统内容——《故事会》精选、幕后故事、故事评奖、填字游戏、故事征文、心理测试、休闲游戏、故事中国周刊等等，一样也不会少，更会在原有基础上增添一分新意。同样，在故事中国网，您能了解和购买故事会公司出版的最新图书，对《故事会》内容评头论足，还可以圆一把当故事写手的梦。

2008年，让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伴你高飞！



寻玉追凶

□刘辉煌



乾隆年间，秦淮河上出了一位名噪一时的美妓。此女名唤婉玉，年方双十，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才色俱佳，引得各地狂蜂浪蝶纷至沓来。就连千里之外的京城，也时有王公贵族慕名而来。但婉玉不是来客必陪，她有一嗜好——喜欢收藏各种玉雕小物，对上古遗传下来的古玉物件更是情有独钟。客人要想求得一夜情缘，必先赠上一两件珍奇玉雕方可遂愿。

婉玉十六岁踏入风尘，到现在已有四年。这四年来她南下北上地到过不少地方，为她神魂颠倒的富商高官自然不在少数，婉玉由此也搜罗了不少玉雕物件，其中不乏稀世珍品，但她似乎都不满意。

这日午后，婉玉正在后房拂琴自娱，有老鸨差丫环请她去见客。婉玉停止拂琴问明丫环，得知来客自称带有她所好之物，她这才起身略为装扮，随丫环下楼。

来到前厅，只见那客人相貌堂堂、气宇轩昂，看穿着打扮应是个儒商。那人见了婉玉，忙从袖中拿出一枚玉兔奉上。婉玉蹙眉一笑，接过玉兔，一番端详之后，面露不屑之色："客官这枚玉兔雕功倒是精细，只是这玉不是老玉，而是新玉。我要是没看错，此物面世不过区区十数年。看客官气质不凡，岂能不知玉器传世百年以下为新玉，百年以上才称老玉？"



那客人见婉玉见多识广才情过人，一上手就看出了此玉的粗劣处，不由暗自钦佩，面色一红，尴尬地告辞而去。

三日后，那客人竟在身着便装的地方要员的簇拥下再次来到“怡香楼”，有人告诉老鸨：此人是当朝大官，现今的刑部尚书朱大人。

朱尚书早已听说婉玉的美名，这次借来南京巡视之机正好前来拜访。前日，他是专门拿了一块仿古玉件，来试探婉玉是否徒有虚名的，哪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老鸨不敢怠慢，小跑着亲自唤来了婉玉。婉玉礼貌见过朱尚书，态度依然不冷不热。朱尚书也不气恼，呵呵笑问婉玉可否先到她房间说话。婉玉不忍在众人面前驳了他的面子，便引着朱尚书到了她的房间。

进了房间，朱尚书坐下，不慌不忙地从怀中拿出了一件玉雕放在了桌上，说道：“还请婉玉姑娘鉴赏我这件古玉，若姑娘喜爱，只管拿去。”

婉玉一瞥那玉雕，不由呆住。此物为一玉龟，大小似一马蹄。遍体晶莹透亮，柔若凝脂，体内几道血丝，隐隐泛着红光。婉玉将它小心地放在手中，边细看边抚摸，那玉龟背部正中有一微凹之处，大小正似一犬爪。

婉玉面色复杂，她将玉龟放回桌上说：“大人，您又错了，这岂止是一枚古玉？它应该叫邃古玉，传世已有上千年。邃古玉是土葬之玉，人归天后用玉陪葬，殓短者为邃，殓久者为邃古。玉器伴着主人，随着尸身的腐化，常年浸泡在血水中，玉器吸尽了人体的精华，伴着尸身慢慢养性，越久越是有灵气。邃古玉多藏于高级棺木内，尸身养玉，玉养尸身，在漫长的尸身养护下，邃古玉出土后常有隐隐血丝，并在玉体内慢慢游动，这种邃古玉又称血丝玉，是世间少有的稀世之物。”

一番话说完，为验证其说，婉玉又命丫环端来一盆清水将血丝玉龟放于其中，满盆清水霎时变得鲜红，犹如早起的朝霞；那龟昂首摆尾四爪欲动，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拿出玉龟后，水中的红光又立即不见了。

朱尚书呆坐桌旁，听得不断颔首，越发对婉玉的才识高看一眼，他惊叹道：“姑娘果然貌美才佳，我只知这玉龟很珍贵，故而求姑娘到屋内鉴赏，以躲避外人目光，却没想它在姑娘嘴里竟有这许多说道。既然如此，你可要小心收藏。”

婉玉谢过朱尚书，将玉龟放置妥当，吩咐门外侍立的丫环去告诉老鸨，今夜专陪尚书大人。朱尚书大喜过望，终于遂了心愿。

次日晨，朱尚书在婉玉的伺候下穿戴整齐，梳洗完毕，惬意地在房中等待丫环送来早餐，他想用完早餐再离去。婉玉坐在一旁，柔声细语地陪



他说话，她漫不经意地问道："昨日那玉龟，大人是从何处所得呢？"朱尚书正想炫耀手中权势，傲然答道："那是一年前一个小吏送我的。"

婉玉掩嘴轻声一笑，说道："想您那下属也是糊涂之人，哪有送礼不送完整的东西呢？"

朱尚书一阵疑惑，婉玉解释道："那玉龟原是两个，一大一小。大龟为龟母，小龟趴伏于大龟背上，为龟子。龟，原就寓意延寿千年，又驮一子龟，更含了子嗣兴旺，后继有人之意。你那下属只送大龟不送小龟，岂不是糊涂之人。大人若不信，可抚摸大龟背部，有一微凹之处，正是驮负小龟的地方。"说完，取出玉龟让朱尚书验证，果如其言。

朱尚书一阵难堪，为挽回颜面，他忙许诺："这事儿好办，待我回去，定找那小吏要来小龟，改日再见姑娘时送上就是了。"婉玉一脸欢喜，感激道："那就多谢大人了。"

朱尚书回到京城，心里仍念着婉玉的美色，他想起送上小龟一事，忙唤来了那送大龟的小吏，让他去寻小龟。小吏一听却做了难，那只大龟是在京城里的"藏宝阁"花大价钱买的，买时并不知还有小龟一说。朱尚书见小吏并无小龟，想到在婉玉那夸下的海口没法应付，不由沉下了脸。小吏怕朱尚书动怒，连忙答应再到那家店去寻。

出了尚书府，小吏径直进了"藏宝阁"，向掌柜的说明来意。掌柜的很吃惊，他也不知道还有个小龟。见他手里没有小龟，小吏急得大汗直冒，他央求掌柜的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弄到小龟，并许诺重金求购，当下就拿出了千两银票做定金。掌柜的看见银票，点头说："这大龟原是我在豫南信阳州的一户人家求来的，待我再到那户人家中寻一寻。"

小吏大喜，约他两个月后交货，





随后去给朱尚书回话了。朱尚书也很高兴，赶忙写了封书信给婉玉，信中夸耀了一番自己的权势，称两月后就可得小龟，请姑娘安心。

两个月转眼即到，但“藏宝阁”的掌柜却踪迹全无，朱尚书几次催问小吏，小吏均无法答复。

这日，朱尚书正在府上品茶，那小吏却急匆匆拜见，称打探到“藏宝阁”掌柜的消息，小吏说那掌柜已于数日前在信阳州被官兵抓获，判了斩首，听说他曾是个江洋大盗。朱尚书一惊，忙去了刑部衙门，翻看各州府呈上来的死刑的卷宗，果然在信阳州的呈文中找到了“藏宝阁”掌柜的案子。

原来，“藏宝阁”的掌柜正是十数年前名扬天下的飞天大盗胡作非。事情蹊跷，两个多月前，河南信阳州知府接到一封奇怪的密信。信中说，十几年前曾在信阳州作案的飞天大盗胡作非，近日将重出江湖，到顾家大院做案，请知府大人伏兵擒拿。

知府将信将疑，十几年前胡作非已光顾过一次顾家大院，那次不光盗走了顾家一块祖传数代的血丝玉龟，还因为恶行暴露，杀了顾家上上下下几十条人命。现在顾家大院早已败落，只有一个风烛残年的老管家守着院子，胡作非又来这做什么呢？

但知府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派了手下在顾家设埋伏。守了十几天后，一个夜晚，胡作非果然越墙而进，正当他在顾家逼迫老管家交出什么小玉龟的时候，众捕快一拥而上将其擒获。胡作非对十数年前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当年，胡作非杀了顾家几十条人命后自知罪责难逃，便金盆洗手，拿出偷盗所得的宝物在京城开了家古玩店，这么多年过去了，竟没有人将他认出。若不是此次高人暗中相助将他捕获，怕他还不知要逍遥到何时呢。

朱尚书看完案情呈报，心中已明白几分。他快马送信一封给信阳州知府，问询当年顾家可还有后人存世。数日后回信来报，称当年顾家确有一幼女因在亲戚家而避免遇难，但后来不知她行踪。此女名唤婉玉。

朱尚书心中一惊终于明白了，婉玉为了寻出凶手，不惜贱落风尘，她以嗜好玉玩为名，收罗天下玉品，目的就是想要再见玉龟。当年，胡作非在打斗中遗落了小龟。婉玉便以此为饵，借助购买玉龟之人的权势和财力，追寻小龟的下落。如此顺藤摸瓜，定会牵出隐匿于暗处的胡作非。胡作非在钱财的驱使下定会铤而走险再上顾家寻抢小龟。于是，她又写匿名信给信阳州知府，让他布兵瓮中捉鳖。

想到这里，朱尚书一声长叹。后来他又去寻婉玉，却听说婉玉已为自己赎身，遁入空门。

（题图、插图：黄全昌）





冰雹砸过的苹果

美国新墨西哥州高原地区，有一个苹果园经营者，他的名字叫杨格。杨格是一个创新意识很强的人，每年苹果收获时，他都要在发往外地苹果上，附一条广告："如果您对苹果不满意，请您告诉我。苹果不必退回，但是货款我将如数退还。"高原苹果本来就口感好、污染少，而这个广告使大家对杨格的苹果更加放心，没过几年，杨格的苹果就打开了销路。

可是有一年，高原上突然下了一场特大的冰雹，眼看就要收获的苹果，被砸得"遍体鳞伤"。杨格一筹莫展，原来，苹果已经订出去9000吨，如果到时间发不出货，不仅自己会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经销商也会遭受连带的经济损失。再说，如果把这样遭霜打的苹果发给经销商，大家不满意，同样是砸自己的牌子。

杨格心事重重地来到苹果园，他捡起一个被打落的苹果，擦掉上面的泥，咬了一口，发现被冰雹打过的苹果，竟变得格外脆甜。

杨格立即命令手下，采摘苹果，运送出去，同时在每一个苹果箱里附上一个简短的说明："朋友，这批苹果个个带伤，但请您看好，这是冰雹打出的疤痕，是高原地区的苹果所特有的标记。这种苹果，果肉紧实、味道甘甜，具有妙不可言的香味。"

很快，经销商们便收到了这种带伤的苹果，大家看着苹果难看的样子，半信半疑。可尝了一口，却发现口味非常独特，甘甜异常。从此，人们更青睐高原苹果了，消费者甚至还向经销商提出建议，要求多进点这种带伤疤的苹果。

财富启示： 善用物者无弃物，善用人者无废人。世上之物，皆可利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题图：佐　夫）



·财富故事·

游戏中的启示

西洛斯·梅考科是美国国际农机公司的创始人，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收割机的发明者。叱咤商场几十年，梅考科打了无数个胜仗。然而创业伊始，梅考科也遇到了让他一筹莫展的问题。

原来，梅考科的公司大量生产收割机后，却很少有人来买。因为当时大多数农民手头都没有那么多现钱，收割机对于他们来说太贵了。梅考科想了很多方法都无法打开销路。

这天，他下班回家，路上看到一群孩子在做游戏。

游戏结束时，其中一个年龄较大的孩子拿出一包奶糖，在其他孩子面前晃了晃说："这是我叔叔从纽约带回来的奶糖，可香了。"说着，他取出一块放在嘴里，起劲地嚼起来。

其他孩子看他吃得津津有味，都馋得口水直流。

这个孩子看大家眼馋的样子，说："我这里还有好多包，我一个人吃不完。这样吧，便宜一点卖给你们，一角钱一包，怎么样？"

孩子们一听，都拍手叫好，纷纷掏钱买糖，只有一个叫鲁德的孩子没有买糖，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吃。原来，他口袋里只有3分钱。过了一会儿，他实在忍不住了，拿出钱，对大孩子说："我可不可以只买3块糖？"

"我不零卖，你回家向爸爸妈妈要钱不就可以吃到了？"

"可我家里现在没人。"

这时，旁边一个小孩子提议说："让鲁德先欠你7分钱，以后再还你。"

大孩子说："可以，但是要付利息啊！""好的，"小鲁德高兴地说，"我明天给你8分钱，只要你现在就把糖给我。"

看到这里，梅考科灵光一闪，想到一个绝好的推销收割机的方法。他想很多农民都想买收割机，但手头没有足够的现钱，自己可以让这些农民先付一部分钱，把机器拿回去用，等麦子收割后，有了钱，再将剩下的货款交齐。这样不管钱够不够，农民都能使用收割机了，自然机器的销路也打开了。

就这样，梅考科在孩子们的游戏中得到启示，发明了"分期付款"的销售方式，使他的公司在销售和经营上获得了第一次腾飞。

财富启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想了几天几夜都没有结果，而别人的一句话，却能带来灵感。

（**推荐者**：梅　子）

（本栏目欢迎广大读者投稿或荐稿。要求作品情节性强，并且每则作品都包含一个财富金点子。一旦选用，稿酬从优。）



城市里时常会有一些从外地来的打零工的人，他们行踪不定，出没无常。大部分就蹲在立交桥下面，面前立一个纸牌，写上自己的技能，只等雇主来招工。当地人管这样的人就叫“水猫儿”。要说这水猫儿的猫腻还真不少，至于怎么回事，请看——



暗战『水猫儿』

□柴兴志

1. 盗贼难防

大冯警校毕业后当了法警，工作就是在法庭上值勤，监押犯人出庭，给各方传送出示证物，虽说开了不少眼界，可日子一长就乏味了。小伙子最羡慕刑警，你看人家：跟踪侦查，伏击包围抓罪犯，那多带劲，为此他曾提出申请，领导给他讲了一大套道理之后，见他连续执勤一个多月挺辛苦，就批准他补休一周出去散散心。可没等他盘算去哪个景点散心，他那搞装修工程的堂哥打来电话，说他刚刚装修好了一套别墅，可下一家装修户催得急，因为怕丢了这单生意，顾不上粉刷别墅围墙就带着队伍转了场，堂兄求大冯帮帮忙，雇几个“水猫儿”给做做收尾工作。

本地人管那些打零工的外地人叫“水猫儿”，意思是说他们行踪不定出没无常。这些人大多出现在几处立交桥下面，形成了非法劳务市场，城管队一来就散开，城管队一走就回来，他们各自面前立一个纸牌，写上自己的技能，蹲在桥下等雇主。

堂兄要求帮忙，大冯觉得这忙不能不帮，好在粉刷围墙做做清洁也没



什么技术含量，便痛快地答应下来，第二天一早，大冯便按堂哥的指示，开着面包车去雇水猫儿。

也许是出于职业习惯，大冯平时外出，总喜欢戴上墨镜，把头上的鸭舌帽压得低低的，遮住了大半个脸，今天也是如此。他开车到了立交桥下面，刚一下车，立刻被一群水猫儿围住，大冯赶紧说："我要六个粉刷工，日工资四十元！"一个水猫儿挤上来，歪着脑袋讨价还价道："四十太少，五十元！"大冯仔细看时，这家伙原来是个斜眼，只有偏着头才能正视。大冯觉得这姿态好像在哪里见到过，再听他说话又是大冯家乡的口音，不禁又好笑又同情，正想再给加五元，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带着几个水猫儿挤上来，爽快地说："四十元我们干！"说着就抬脚上车。斜眼一见急了，吆喝一声："上！"几个水猫儿"噌噌噌"全拥上了车。大冯忙喊："六个！多了不要！"可是车里已经上来了七个人，他们坐在车上谁也不肯动。



大冯见七个人任他大喊大叫，竟无动于衷，正待发脾气，只见那斜眼指着那个女人喝道："毛兰！你干你的装修市场，我做我的劳务市场，你他妈的怎么还来抢生意？"毛兰瞥了他一眼："都是为了挣钱吃饭，我干啥你管得着吗？"斜眼说："人家不用老娘们儿，你滚下去！"说着就推她下车，大冯觉得一个女人干这点活挺可怜的，再说让她做做清洁也用得上，于是摆摆手说："算了算了，七个就七个吧。"说罢关上车门就开了车。

一个女人当水猫儿，大冯觉得有些好奇，不由地从倒车镜里看了毛兰几眼，见她虽然皮肤黧黑，脸蛋儿却是黑里透红，浓眉大眼高鼻梁，颇有一种粗犷之美，大冯忍不住跟她聊了几句，得知她的男人死于车祸，她用人家赔偿的钱，在装修市场开了个小商店，谁知装修市场竞争激烈，她亏了个血本无归，只好当了水猫儿。



大冯同情毛兰，到了别墅就要她只管擦玻璃，吩咐斜眼他们先清理庭院，自己开车去买涂料，斜眼一听赶紧凑过来，说他们是装修市场的老主顾，买东西能打折扣，要啥牌子的涂料打个电话就送来了，大冯乐得省事，便让斜眼打电话定了货。

不消半个小时，涂料送来了，大冯看看正是自己所要的牌子，便付钱打发送货人走了。毛兰看了看那几桶涂料，一声不吭地擦起了玻璃，等斜眼他们搬着涂料去了庭院，这才贴近大冯小声说："涂料里头有鬼，您偷着看看！"

大冯见水猫们都在庭院里清理杂物，就装做闲逛进了别墅，上楼欣赏了一会儿高档装修，当他下了楼再向院里看时，发现斜眼不见了，大冯悄悄来到后院一看，只见斜眼把几桶涂料的盖子都打开了，正伸手在涂料桶里捞着什么，不一会儿就捞出了一把东西，再拿清水一冲，原来都是亮闪闪的一元硬币！

大冯一见，确定这些涂料一定是假货！于是冲上去一把揪住斜眼："好你个骗子，竟敢跟我玩花活儿！"斜眼吓得一抖，刚刚捧到手里的硬币撒了一地，磕磕巴巴地不住辩解，大冯才不听他的鬼话，拿出手机报告了工商局，斜眼想跑挣不脱，扯开嗓子大叫起来："快来人呀！主家打人了！"前面庭院里的水猫儿们闻声跑出来，一见这个情形，立即抄起铁锹围了上来。大冯一见这架势，赶紧用胳膊勒住了斜眼的脖子，冲着水猫儿们喝道："都给我站住，谁敢过来我就勒死他！"说着胳膊一用力，斜眼憋得满脸通红，急忙冲着水猫儿们摇手，水猫儿们都不敢动了。

正在僵持时，工商局的执法车疾驶而来，水猫儿们一见丢下家伙四散逃走了，只有毛兰冷笑着站在旁边看热闹。

工商人员听了大冯的介绍，人证物证俱在，斜眼无法抵赖，只得承认这些涂料是假冒名牌产品，造假者在每个桶里都放进了十元硬币，勾结吸引一些黑包工购买使用。在工商人员的逼问下，斜眼供出了送货的商店老板。工商人员带上斜眼和物证开车走了。

水猫儿们走了，活没人干了，大冯成了光杆儿司令，这时，一直在旁边的毛兰走过来，说她的几个老乡还在桥下等活儿，开车把他们接来就行了，大冯当然信任毛兰，带着她到桥下接了五个人，又在毛兰的指引下，到正规商店买好了涂料，回到别墅开始粉刷。

大冯监了一会儿工，看毛兰他们干活认真很卖力气，他想起两次买涂料把钱花光了，晚上没法儿发工钱，便交代毛兰带领水猫儿们干活儿，自



己去银行取些钱来。

取钱的路上，大冯还在琢磨为啥看着斜眼面熟，突然想起来了：去年审理两个包工队为争包工程发生群殴，其中一个歪着脑袋看人的包工头就是斜眼，最后斜眼因为主动赔偿损失被判了缓刑，看来斜眼因为包工队被取缔了，只好到桥下做了水猫儿……

银行里人很多，大冯取了钱已近午饭时候，本来雇用水猫儿是不管饭的，大冯想起毛兰揭发斜眼有功，这些人干活儿又挺卖力气，便到饭店给他们买了盒饭。

大冯回到别墅，不见有人在粉刷，跑到别墅门前一推门，好大的铜制门拉手不见了，再看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慌忙楼上楼下检查各个房间，才发现所有的水龙头、门拉手，墙上的壁灯装饰品统统被卸走了！别墅里的用具都是高档进口的，据说一个水龙头就值二百多元，我的妈呦，这一下的损失可大啦！

2. 卧底探密

大冯顾不得计算损失，马上打电话报了警，紧接着又给堂哥打了电话，堂哥听了叫苦不迭，风风火火赶了过来，这时刑警已经在勘查现场，带队的谷警长是大冯早就认识的，他一边听大冯报告情况一边摇头。谷警长虽然没说什么，可大冯觉得自己一个警察，竟被一个女人骗得这么惨，是给警察丢了脸，羞得只想找个地缝儿钻进去，堂哥见他那副模样儿，肚里有话也不好说了。

勘查完现场，谷警长告诉他们，这些水猫儿里混迹着盗窃团伙，一有机会就会对雇主实施盗窃，他们跟装修材料店的有些老板勾结起来，把盗来的东西重新包装卖出，这种盗窃案已经发生过多起，只是这些窃贼随机作案行踪不定，侦破的难度很大。

看到大冯满脸失望，谷警长笑着说："我们正在对黑劳务市场进行调查，你认得毛兰，这是个有利条件，如果能找到她的行踪，发现更多的罪行，那就对破案更有利了，我听说你一直想当刑警，在警校里学的本事还没忘掉吧？"接着，谷警长和大冯说了一会悄悄话，便带了队伍走了。

刑警们走后，大冯要承担损失，堂哥不肯，并决定再把队伍调回来收拾残局，大冯又歉疚又惭愧，他仔细琢磨谷警长的交代，心里一股豪气冲了上来，决定这个假期不要了，自己扮水猫儿打入黑窝，拼命也要抓住这伙窃贼，抓住那个叫毛兰的女人。

怎样才能打入水猫儿圈内，并且不被怀疑，大冯仔细琢磨觉得首先要使自己像水猫儿，然后跟水猫儿们打成一片。经观察，他见水猫儿衣着虽说五花八门，但大多穿着老警服旧军装，大冯想起在警校训练时穿过的迷



彩服还没有扔，赶紧翻找出来，皱巴巴地套在身上，他本来皮肤就黑，这两天又没顾上刮脸，长出了满脸的络腮胡子，再把平时戴惯的墨镜一摘，眼睛也不适应地眯了起来，他照照镜子，自己看看都有些陌生，心里喜道：哈，已经变成了标准的水猫儿了！

第二天一早，大冯找了个旧提包，里面放几件旧衣服日用品，来到立交桥下找人搭讪，几次搭讪之后，发现他们都是同乡们聚在一起，于是便听着口音找到了一群老乡，他用家乡话，凑上去刚打了个招呼，肩膀上就被人拍了一掌，回头一看：却是斜眼！

斜眼歪着脑袋看看大冯："新来的？"大冯镇定地点点头，斜眼又问："哪个乡的？我咋看你有点儿面熟呢？"大冯装做大舌头说起了家乡话："老乡嘛，兴许赶集就碰见过。"接着报了老家的地址，斜眼点点头："跟俺是一个县的，收下你了。"说罢一招手叫来了七八个小伙子，让大冯认识一下，告诉他只要一来雇主就马上冲上去围住，不能让其他地方的水猫儿挤进来，由斜眼来跟雇主谈工钱。

大冯明白了，敢情水猫儿们也分帮派，不用说斜眼就是这伙人的头儿了，看来这家伙能量不小，换了个地方还能招来这么多手下，大冯为了讨好斜眼，到一旁烟摊上买了盒好烟塞给他，斜眼乐了："哈哈，老弟你挺会来事儿嘛，有了活儿先让你干！"

正说着，一辆小货车开来，斜眼马上歪着脑袋盯住。这时，不远处另一伙水猫儿也瞪起了眼睛，一个面前立着"电工"招牌的水猫儿看来是他们的头头，一见小货车也马上站了起来。

小货车一停，下来个胖子，斜眼见他的眼睛向着水猫儿们扫，马上断





定他就是雇主，赶紧叫了声："上！"大冯就跟着那七八个小伙子一起围了上去。那边电工也同时一挥手，十多个水猫儿也挤上来，手扒肩抗地使劲往前钻。斜眼火了，肩膀猛地一抗，把对方一个瘦小水猫儿撞了个腚墩儿，小水猫儿跳起来一拳打在斜眼脸上，斜眼捂着腮帮子大叫："都给我上，揍他们狗日的！"边骂边揪住小水猫儿就打，紧跟着双方的水猫儿动起手来，桥下顿时打成了一锅粥。

胖雇主吓跑了，大冯却为了难，跑也不是打也不是，正在犹豫的工夫，只见对方三个人正围着斜眼拳打脚踢，斜眼本来眼神就不好，顾了前顾不得后，被打得哇哇直叫。大冯心里一动，马上冲了过去，使出擒拿术"啪啪啪"把那三个人摔倒在地，拉起斜眼就跑，那三个人爬起来要追时，不远处响起了警笛，吓得他们四散奔逃，大冯看到马路对面有个拉面馆，就拉着斜眼进去，每人要了一碗拉面，坐在角落里吃了起来。

一碗拉面没吃完，就听警车开走了，外面也恢复了平静，斜眼缓过了神儿，拍着大冯的肩好一顿夸奖，接着又吹起牛来，说市里的几个黑劳务市场都有自己人，只是因为这个市场规模小，所以来的人少，明天一定调一批人来，把刚才那伙人打跑。

大冯故做惊讶地问："你有这么大本事呀？"斜眼哼了一声："这算啥，咱们老大还没出马呢！"大冯吃惊地问："咱们这些人还有老大？"斜眼又牛起来："蛇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没组织要受欺侮呀！咱们老大可不简单，嘿嘿……全市的劳务市场他占了多一半儿。"大冯有意勾他的话："这么厉害呀？我真想见识见识。"斜眼拍拍大冯的肩膀："好好跟着我干，到时候你就看见了！"

斜眼接着告诉大冯，刚才那伙人原来的头头叫毛兰，别看她是个娘们儿，野心可大了，又舍得给钱又会勾搭人，招来一帮老乡给她卖命，一面在装修市场扩大势力，一面还要占领劳务市场，明里抢生意暗里下绊子，几天前自己就被她暗算了一次，本来要狠狠收拾她一顿，可是这个娘们儿再不露面了，换了个电工在这里捣乱。

大冯听了高兴得心里怦怦跳，心想：这才是搂草打兔子——两不耽误，不但初步了解了斜眼团伙的内幕，还捎带着发现了毛兰线索！看来他们很像是黑社会组织，这个底一定要继续卧下去。

斜眼要显本事，带着大冯来到他们租住的地下室，先打电话联系同伙增援，联系完又把跑散的同伙们召集起来，宣布任命大冯为副手，专门负责指挥战斗，明天毛兰一伙再敢抢活儿就动手。



3. 以黑制黑

转天一早，大冯跟着斜眼一伙来到桥下，只见有十几个人站在立交桥的另一侧向这边观望，不用说斜眼叫的增援到了。那边电工大概发现了势头不对，躲在一边儿没敢靠前，大冯仔细观察了一番，毛兰还是没有出现。

等不多久就来了几个雇主，可是斜眼上前谈了几个都没有成交。大冯在旁边看出了问题：斜眼不接有定额的活儿。过了一会儿，终于来了没定额的活儿，任务是清理垃圾做卫生，雇主开价每人每天四十元，斜眼一定要五十元，雇主想另找人谈价，可是其他团伙都不敢跟斜眼抢活儿，雇主急等着开张营业，只好五十元成交了。

一伙人跟着雇主来到一个刚刚完工的大型商场，雇主拿来了清洁工具，斜眼一声令下，水猫儿们马上分散到各个楼层，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大冯和斜眼几个人清理三楼，本来干得挺热火，可是斜眼他们干着干着突然都停了手，大冯觉得奇怪，回头一看，原来监工的雇主下楼去了。这时，斜眼派了一个人到楼梯口放哨，其他人都坐了下来，抽烟的抽烟，聊天的聊天，大冯猜想各个楼层的水猫儿们肯定也是这样干，这才明白，怪不得斜眼不接有定额的活，这样才好磨洋工，糊弄人呀！

雇主到哪个楼层看水猫儿们都是卖力干活儿，便去办其他事了，这些人更舒服了，除了一个哨兵，大家干脆玩起了纸牌，中午吃过饭还能偷空儿睡上一觉，到了晚上收工，斜眼跟雇主结算了当天的工钱，带着水猫儿们回到住处，给每个人发了三十元，大冯知道，扣下的钱除了吃饭就是斜眼的管理费了。

就这样磨了一天洋工，水猫儿们都高兴得不得了，只有大冯心里发急，毛兰没有露面，老大的身份没有搞清，可自己只有一个星期的假，不能总是跟着他们磨洋工玩儿呀！

第二天吃过午饭，斜眼和大家正在午睡，雇主不知从哪里溜进了商场，突然出现在斜眼面前，雇主冷笑道："怪不得工作进展这么慢，原来你们比我还舒服，都他妈的给我滚蛋！"不料斜眼并不惊慌，反而跟着冷笑道："好呀，你把今天的工钱拿来吧！"雇主喝道："还想要工钱？我没让你赔钱就是便宜你了！"

斜眼一挥手，水猫儿们虎视耽耽地围了上来，斜眼冷笑道："知道老子们是干啥的吗？没本事敢在社会上混饭吃？懂事儿的老老实实给钱，不然我就把你的商场砸个稀巴烂！"雇主听这口气像是黑社会的，知道不能跟这种人结仇，只得乖乖地给斜眼结算了工钱，斜眼拿了钱，说："算你知



趣！”说罢，冲大家一挥手：“撤！”雇主一言没发，干瞪眼吃了哑巴亏。

大冯看到这一幕，更坚信这是一伙黑社会组织，那么老大肯定是个能量很大的人物，他这才感到自己小看了这伙人，后悔当初怕引起怀疑没有带上手机，自己现在还没有得到斜眼的信任，很难找机会跟谷警长联系，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斜眼带着大伙回到住处，歪着脑袋巡视众人：“他娘的，这家伙咋知道咱们磨洋工？”

一个水猫儿答道：“发现咱们干活儿少呗！”



斜眼正在沉吟，大冯好像自言自语地说：“别再是有人告密吧？”

斜眼一下子想起被毛兰揭发的事，立刻大嚷起来：“对！就是有人告密！他娘的，咱们这些人里有内奸！”

水猫儿们听了，一个个吓得面面相觑，大冯赶紧说：“我看告密的就是毛兰一伙人，你想呀，谈工钱的时候他们就在旁边，派个人跟踪咱们不就行了吗！”

没等斜眼发话，众水猫儿一齐赞同大冯的话，斜眼顿时怒火中烧，咬牙说：“咱们明天都带上家伙，把这帮狗日的打跑！”

大冯忙说：“不行不行，打群架就把警察招来了，打伤人犯法，打死人偿命，你这个头头就是主犯！”斜眼问：“依你说咋办？”大冯咬着他的耳朵献了一计，斜眼听了大喜：“没想到你还是智多星呀，好，就按你说的办！”于是，他从新增援来的水猫儿里挑选了一个机灵的，让他扮做雇主，就说是旅店要改装线路，把毛兰一伙里的那个电工骗来。

假雇主果然机灵，很快就把电工骗来了，两个人一进房间，门便“砰”地关上，几个人手持大棒把电工围在了中间，斜眼歪着脑袋大喝一声：“认得老子吗？”

电工吓得一哆嗦，赶紧点了点



头。斜眼嘿嘿冷笑道："认得就好，问你啥就说啥，要是有一句不老实，嘿嘿，今天就让你横着出去！"

眼看逃生无门，电工只得答应。斜眼问一句电工答一句，据电工交代，毛兰自从上次盗窃别墅大捞了一笔后，又在同乡中收买了一批打手，基本上控制了装修市场，凡在市场做买卖的商家都要交保护费，劳务市场这边就派电工做了临时头头，她在幕后指挥，专门安排人跟踪捣乱，这次斜眼磨洋工就是他们向雇主告的密……

大冯提出是毛兰告的密，意在利用矛盾，没想到竟然歪打正着，他趁机又附着斜眼耳朵给他献了一计，斜眼一听，立即指着电工喝道："今后你就是我的眼线了，随时向我报告你们的行动，想办法搞到毛兰的住处！"电工慌忙摆手："不行不行，俺好不容易才混上个临时头头，比别人多挣了几个钱，给你当眼线有啥好处？砸了俺的饭碗咋办？"

大冯又跟斜眼咬咬耳朵，斜眼威胁道："你不干我就把今天的事儿告诉毛兰，看她怎么收拾你！砸饭碗怕啥，出了事就来投奔我，让你当个正式头头！"说罢又赏了电工二百元，电工高兴了，接过钱就跟斜眼交换了电话号码，斜眼嘻嘻笑着说："你这样吃两家饭多挣钱，记住随时跟我联系，消息越重要赏钱越多。"

电工溜走了，斜眼拍拍大冯的肩说："往后你就是我的军师了！跟着我好好干，等咱们收拾了毛兰，别说劳务市场，就连装修市场也能接收过来，到了那时候，咱俩可就发大财了！"

4. 急中生智

再说毛兰真是个不简单的女人，当初她开小店亏本后，不怪自己经营不善，却认定是装修市场的同行联合起来排挤她，她不甘心被人欺侮，于是，白道不通走黑道，拿出所有的剩余资金，使出勾搭人的本事，从当水猫儿的老乡里收买十几个流氓无赖，对装修市场的商家们进行骚扰。

别看毛兰做生意一窍不通，敲诈勒索倒挺有办法，她向商家收"保护费"，商家不肯交时，她也不明打明抢，只让手下人往商家门口一站，见有客户来买东西，这些人就跟商家大吵大闹，说商家卖给他们的是假货，要商家赔偿损失，客户一听自然转身就走，客户一走，这些人便不吵了，但仍站着等下一次表演，有的商家就报警，可警察一来他们就跑，警察一走又回来，搞得商家声名狼藉，商家无奈，只得老老实实给他们交保护费。

装修市场有一百多户商家，也有一些商户顽强抵抗，毛兰就亲自出马，她打算收服最后这些顽固商家，再腾出手来收拾斜眼。



然而斜眼也不会老实呆着等她收拾，第二天晚上他就收到了电工发来的情报，斜眼兴奋地告诉大冯："毛兰的住处查到了，你带两个人去把她收拾了！"

大冯问："收拾到啥样？"斜眼说："残废！"大冯问："打折腿？"斜眼哼了一声："腿折了能接上，我要她瞎眼毁容！"大冯一听，不禁打了个激灵，觉得这事儿可麻烦了！

这时，斜眼奸笑着递给大冯一只塑料袋："看看吧，老子早给她预备好了，她不是会勾搭人吗？老子叫她变成瞎眼丑八怪！"

大冯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可以喷液的小药瓶，斜眼命令："毛兰今天晚上要出来收保护费，你们跟上她找机会动手，把这个往她脸上一喷，抢了她的钱就跑！"

大冯只得硬着头皮表态："你就瞧好吧，可我没有手机，发生意外怎么跟你联系呀？"斜眼指着旁边的两个水猫儿说："他们两个都有手机，也认得毛兰，就让他们给你做帮手，"说着拿出二百元递给大冯，"好了，你带他俩先到饭馆好好吃一顿，记住不许喝酒，等完成了任务，我给你买个新手机！"

大冯心里明白，斜眼的这个任务不光是为了消灭异己，也是他对自己的考验。大冯不由暗暗苦笑：自己给斜眼出主意收买了卧底，本想借此找到毛兰，没想到反给自己设置了陷阱，现在跳下去就是违法犯罪，不跳就是前功尽弃，唉，这一关可怎么过呀！

大冯知道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只能随机应变了。于是，他带着两个帮手到了饭馆，要了几个好菜，买了一些饮料，一直吃喝到天黑的时候，一个帮手的手机响了，帮手接完电话告诉大冯："头头让咱们行动！"

毛兰很狡猾，她住在闹市区的一家旅馆，她认为人来人往反倒更安全。

大冯他们在附近等到快半夜的时候，才见毛兰提着一只皮包走出来，看样子真是去收保护费的，三个人立即散开悄悄跟着，看着她走进了装修市场。可三个人在大门外边等了好久不见她出来，两个帮手忽然想了起来："坏了，快去看看后门！"

三个人急忙向后门跑去，果然远远看到毛兰从后门闪身出来，左右前后张望之后，就快步走进了对面的一条小巷，小巷里灯光昏暗，正是下手的好机会，三个人追到巷口正要冲上去，只见毛兰忽然在一家门前站住，接着掏钥匙打开门走了进去，就在她返身要关门的时候，两个帮手冲了上去，猛一推门"砰"一声，把毛兰撞倒在地，两个帮手扭住她的胳膊把她扳了个仰脸朝天，大冯迅速拿出药瓶



"嘶嘶"猛喷几下，毛兰顿时双手捂着眼睛，杀猪般地嚎叫起来。大冯当即转身就跑，两个帮手扑上去抢皮包时，突然从里间屋冲出两个壮汉，扑倒了两个帮手，四个人在地上滚成了两团。

大冯刚要返身救援，只见屋里又冲出几个人来，敌众我寡，大冯只好一溜烟地冲出小巷，飞快地跑到大街上，回头看看没有人追出来，就找到一处公用电话打通了谷警长的手机，报了出事地点，要谷警长马上来抓毛兰，挂了电话，大冯赶快返回了住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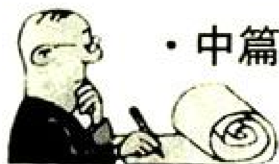
等着好消息的斜眼，一见大冯只身跑回来，急忙追问："快说，出了啥事？"

大冯喘着大气，先说他已机智勇敢地完成了任务，乐得斜眼拍手叫好，后来听说两个帮手被人家堵在了屋里，斜眼急得大叫起来："哎呀，这俩小子替我管着好几个劳务市场呢，丢了他们可就折了胳膊了！"大冯奇怪地问："替你管着劳务市场？那谁是老大？"斜眼拍着胸脯哈哈大笑道："现在就不用瞒你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大冯也跟着哈哈笑起来，心里话说：是你就省事了，擒贼先擒王，省得我还要费神侦查！

斜眼正要派人去打听结果，两个帮手鼻青脸肿地回来了，斜眼骂他们："废物！平日总吹你们功夫好，今天怎么让人家揍成这模样儿！"两个帮手一齐喊冤，都说没料到那个地方是毛兰的老窝，里间屋里又冲出来好几个人，把他们打倒架着毛兰就跑，他们本想跟着看看毛兰逃往哪里，刚上大街就听见警车响，只好赶紧跑了回来。

一听毛兰逃跑了，大冯心里好不遗憾，害得谷警长扑了空，再想抓她恐怕更难了，看来一定要跟谷警长加强联系密切配合，正想着，斜眼"啪"地丢过来一只手机："拿着，老大说话算话，今天大伙辛苦了，咱们好好喝





顿庆功酒！”

有了手机，可把大冯高兴坏了，这下就可以随时跟谷警长联系，两个黑帮早晚要有一场火拼，正好给他们来个连锅端！

庆功酒一直喝到后半夜，看斜眼他们都喝得酩酊大醉，大冯趁机出来打通了谷警长的电话，谷警长听大冯讲了卧底的经过，当说到夜袭毛兰的时候，谷警长大吃一惊："你把毛兰的眼睛搞瞎了？！"

大冯得意地告诉谷警长，他猜到斜眼给的瓶子里可能是硫酸，就在和两个帮手吃饭的时候，偷了桌上的胡椒粉，然后借上厕所的工夫倒掉了硫酸，换上了胡椒水。

听得谷警长大笑起来，连连夸奖大冯具有刑警素质，又嘱咐大冯千万要小心谨慎，斜眼和毛兰很快就要火拼，发现苗头一定要及时联系，把握好时机一网打尽。

5. 意外发现

第二天一早，斜眼命令两个帮手去劳务市场收编电工的队伍，不大工夫，两个帮手跑回来报告，今天早晨在立交桥下面发现了电工的尸体，现在警察正在勘查现场。

斜眼一听，大吃一惊，他想难道这是毛兰干的？可毛兰眼睛瞎了已变成了废人，谁还会帮她报复杀人？只有大冯明白这一定是毛兰干的。他原以为斜眼歹毒，没想到一个女人也这样凶残！

电工的确是毛兰干的，毛兰决不能容忍手下人背叛她，因为知道她行踪的只有三个人，两个人一直跟着她，她马上断定电工就是内奸，于是假借开会把电工骗来，打昏后抬上汽车，开到立交桥上抛了下去。毛兰选这个地方也有策略，她想你斜眼不是要占领劳务市场吗，现在市场里死了个水猫儿，看警察不把你查个底儿掉，就算最后能脱了干系，这种黑劳务市场也别想存在了！

毛兰除掉内奸出了气，但心里的疑团却没有解开，她想如果换个位置，自己肯定要给斜眼泼硫酸，可是逃出来才发现是胡椒水，拿水冲了一阵就没事儿了，那个喷胡椒水的人也怪，当时虽然灯光昏暗时间短暂，只照了一面，可现在回忆起来，觉得那个满脸落腮胡子的黑大汉有些面熟，毛兰想不起这个人和自己有什么渊源，但她肯定，斜眼决不会派人来跟她开这种玩笑。

毛兰现在没工夫再往深处想，她知道斜眼很快就要跟她摊牌了，必须尽快做好准备。

毛兰没有猜错，斜眼也认为和毛兰摊牌的时机到了，只是电工这一死让他心里发虚，他马上找大冯这个军师商量。大冯知道，如果斜眼不出面，毛兰肯定不会出来跟他们决战，警方



也就没有一网打尽的机会，于是便怂恿斜眼亲自出马占领装修市场。生性多疑的斜眼觉得在这个关键时刻以稳妥为上，于是又派了人到处打探，可一直等到晚上还没有新消息，斜眼按捺不住了，再派大冯带两个帮手到装修市场做一下试探，让他告诉商家毛兰垮台了，现在由他们来收保护费，看看商家有什么反应。

大冯以为不过是试探一下，身边又有两个帮手跟着，就没有冒险跟谷警长联系，等到装修市场快打烊的时候，大冯和两个帮手大摇大摆地进了市场，就从门面最大的一家收起。这家老板说反正是花钱买平安，保护费给谁都一样，但他又说，只是大冯他们口说无凭，如果钱给了他们，原来那家再来收怎么办？

两个帮手火了，骂骂咧咧就摔东西踹柜台，吓得店里的伙计赶紧逃了出去，老板眼看要吃亏，只好咬着牙拿出了二千元，两个帮手接过钱一算账就乐了，一百多家商户呀，往后可是发大财了！

首战成功，大冯带着两个帮手接着往下收，可出来一看就傻了眼，所有的商家都关了门，连大厅里的灯都熄灭了，想想一定是刚才逃出来的伙计透了风，商家们惹不起躲得起，给他们吃了闭门羹。

说到底还是他们在这儿没树立起威信，为了树立威信，两个帮手开始踹人家的门，踹了半天没反应，气得两人找了块砖头要砸玻璃。大冯一见急忙阻止，却一把没拉住，商家的大橱窗被“哗啦”砸得粉碎，这一声巨响就像发了号令，好多商家的门突然打开，冲出七八个手持棍棒的人来，一个人大叫道：“又来了一拨儿收保护费的，这是不让咱们做买卖了，揍他们！”叫声一落，就围住大冯他们挥棒就打。大冯见势不妙，大叫一声：“快，分散突围！”自己闪身躲过挥过来的大棒，撒腿就往大厅的后门跑。





大冯一边跑一边躲闪棍棒，可这些人不是真打他，只是虚晃一下棍棒就放他跑了过去，黑暗中大冯跑到后门一摸，门上了锁，正打算另寻出路，门吱呀一声敞开，面前站着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大冯转身要跑，那人叫道："别害怕，我估计着就是你来摸底儿，特意在这等你呢！"大冯一听是个女人的声音，她是谁已经明白了七八分。

女人压低声音说："我就是毛兰，我今天就想问问你，是斜眼让你给我喷硫酸的吗？"大冯点点头说："是我不忍心下手，把硫酸换掉了。"毛兰笑起来："好男人！来，跟我到屋里好好谈谈。"

大冯想，进屋可不行，毛兰可不像斜眼那样的眼神儿，灯下细看很可能被她认出来，于是他摇摇头说："不行，我对你讲仁义，对斜眼也要讲义气，你要报答我就放我走，不放咱们就拼一场！"毛兰赞许地点点头："好样的！可惜你跟错了人，我就喜欢你这样有情有义的男人，等我收拾了斜眼你就跟着我干，不出一年我就让你家里盖楼房，你信吗？"大冯顺杆儿爬："我信，可我现在还是斜眼的人，回去晚了他要疑心的。"

毛兰听听大厅里打斗的声音已经停了，便闪身让开后门，大冯要抢在两个帮手前面回家，一出门就飞跑到大街上叫了一辆出租车。大冯坐在出租车里，越想越肯定今晚这出戏的幕后导演是毛兰，这一发现让他大为兴奋，马上给谷警长发了一条短信。

6.一网打尽

跟上次喷胡椒水一样，大冯刚跟斜眼汇报完，两个帮手又鼻青脸肿地回来了，进门就埋怨大冯："你这个军师太滑头，一出事就脚底抹油儿，拿我们俩当挡箭牌！"

大冯笑道："这可不能怪我，谁让你们胡打乱砸把人家逼急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懂吗？"

两个帮手还是不服气，斜眼烦了，一摆手说："好了好了，现在说正经事，你们真是让商家们打了？"两个帮手异口同声道："千真万确，我们一砸玻璃他们就急眼了。"

大冯故意装作气愤地说："应该给他们点儿厉害看看，要不然他们不相信毛兰完蛋了，咱们的保护费就没法收！"

斜眼心里琢磨，既然毛兰一伙没有出面，可见他们是垮台了，那些商家竟敢打咱们的人，必须尽快让他们知道厉害，趁热打铁占领市场，免得毛兰的余党插手捣乱。斜眼这么一想，当即手一挥，下了命令："选一批可靠的弟兄带上家伙，马上到装修市场集合！"

接着，斜眼换了一身黑衣服，从床下拿出一把砍刀递给大冯："你协



助我指挥，捎带保护我的安全！”

大冯没想到关键时刻来得这么快，心里急得发慌，他见斜眼已经要往门外走，说了声：“我先去趟厕所。”谁知他进入厕所关上门，刚要掏出手机，斜眼却跟着推门进来，嘴里嘀咕着：“我他娘的也先轻轻装！”

大冯没了机会和谷警长联系，只得跟着斜眼来到装修市场。只见两个帮手已经带着三十多个水猫儿集合在那儿了。斜眼派人伪装商家进货骗开大门，大队人马一拥而入，分头到各个商家敲门，敲不开就砸玻璃，市场里顿时大乱。大冯趁乱一晃就不见了。这时，斜眼没注意大冯，只顾气势汹汹地站在大厅中间吼叫：“把老板们都给我叫过来！”

一个女人应声答道：“老板没有，老娘来了！”随着话音，大厅里灯光“刷”地齐明，接着从各个角落里拥出五六十个人来，舞刀弄棒地把斜眼的人马围在了大厅里。

是毛兰！斜眼大吃一惊，歪着脑袋一看更是大惊失色，毛兰的脸光光滑滑连一点儿疤痕也没有，他忙扭过头找大冯，大冯早已没了影儿！毛兰见状冷笑道：“是找你的军师吧？他早脚底下抹油儿了！我看还是先说说你打算怎么办，乖乖投降就饶你一命，不投降嘛，嘿嘿，你自己想想后果！”

斜眼突然大叫一声：“弟兄们！快给我冲出去！”两个帮手带头大喊一声“冲”，挥起砍刀就往外冲，水猫儿们跟着突破倒形成了局部优势，一连砍倒几个人撞开了大门，裹在水猫儿中间的斜眼正在庆幸，不料刚冲出大门的两个帮手又突然跑回来大叫：“咱们让武警包围了！”

他们的喊声刚落，装修市场四周的警车大灯闪烁，警笛齐鸣，荷枪实弹的武警和警察密密麻麻地包围了市场，谷警长用高音喇叭呼叫：“里面的人听着，赶快放下凶器出来投降，争取从宽处理，胆敢反抗后果自负！”

大门里的水猫儿们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纷纷丢了刀棒举手出去投降。毛兰的手下见这阵势也乱了套，一个个像没头苍蝇似的乱钻乱藏。毛兰大叫：“快拉电闸！”她的话音一落，市场里突然一片漆黑，一直躲在一旁观察动静的大冯急忙闪身出来，紧紧盯住了毛兰。

借着大门外射进来的余光，大冯看见毛兰拿出钥匙打开一家商店的门，闪身溜了进去，门“喀嚓”又锁上了。

大冯紧跨几步，从这家商店被砸破的玻璃橱窗里跳了进去。商店里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只听到墙角边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大冯按亮打火机跑过去一看，毛兰正在搬一块水泥板，她一抬头看见是大冯，高



兴得赶紧招呼:“你来得正好,快把它搬开,这条下水道直通大街,咱们给他来个人间蒸发!”

大冯跃身上前踩住了水泥板,使出擒拿术拧住毛兰的胳膊把她按在了地上说:“我来得就是正好,你蒸发一下给我看看!”毛兰又惊又奇:“你你,你这是啥意思?”大冯笑起来:“我是个好男人呀,这样才是有情有义嘛!”

投降的歹徒被集中看押起来,警察和武警冲进来搜索漏网之鱼,谷警长刚刚找到配电箱,一抬头看见两个人影走过来,赶紧合上了电闸,灯光一亮,大冯正扭着毛兰冲他乐。



谷警长赶紧招呼警察:“把她押出去跟斜眼会合!”接着紧紧握住了大冯的手说:“刚才把你急坏了吧?告诉你,我们早就把他们监视起来了,接到你的短信,我们就悄悄出动,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儿包围了,说实话,我真替你担心呀,你干得好,是个合格的刑警,我一定替你请功!”

这个猖獗一时的黑社会案终于告破,案子进入了起诉阶段。

这天,大冯身着警服站在庄严的法庭上,感到了从没有过的兴奋和自豪,当检察官向犯罪嫌疑人出示证据时,大冯特意摘下了茶色眼镜,拿着证据来到毛兰面前,等毛兰看过物证,大冯用家乡话问道:“看清了吗?”

毛兰吃惊地一抬头,两只眼不禁越瞪越大:那个被她骗过的雇主——也是喷她胡椒水的好男人,原来就是眼前的法警!

站在毛兰旁边的斜眼看到毛兰目瞪口呆,也赶紧歪着脑袋看这个法警,斜眼看清楚了,毛兰想明白了,只有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题图、插图:杨宏富)

(本栏目欢迎来稿。来稿可从邮局寄发,也可从网上传递。如为电子邮件,请发以下信箱:wyjing833@sohu.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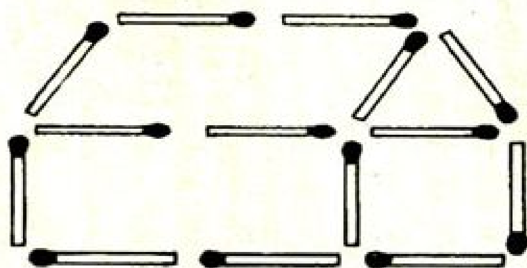


本期游戏难度指数：★★★☆☆

火柴游戏

长高的房子

这张图是用火柴棒所排的一层“楼房”，移动其中的7根，就可以让房子变成二层楼。你能让它长高吗？



（推荐者：王　华）

福尔摩伍的问题

列车劫案

邮件车厢上，一箱托运的黄金饰品被人抢了。福尔摩伍刚巧在这列火车上，他赶到现场，却只发现了两个抽剩下的烟头。

福尔摩伍让值班员皮特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皮特说：“上午，我们组长送来一个邮包，说里面有贵重物品，让我重点看管。火车开了一段时间，我听见有人敲门，先是两下轻的，然后是三下重的。我以为是列车员，便将门打开，结果闯进来两个人，他们都戴着头套，只露出两只眼睛。他们将我打倒后，每人叼了一支烟，还说了些什么，但火车声音太大了，我没听清楚……”

福尔摩伍听到这里摆摆手说：“皮特先生，我认为你有很大嫌疑，你刚才编的这段话里漏洞实在太多了……”皮特的话里到底有哪些漏洞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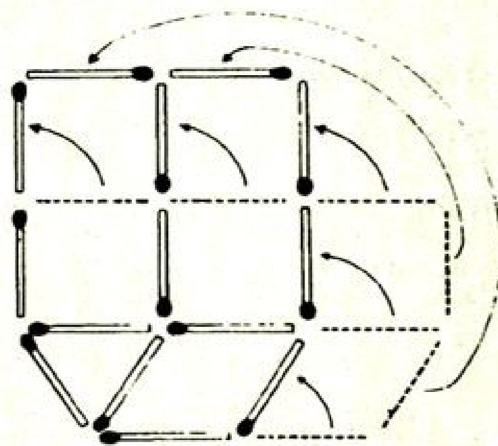
（推荐者：肖　莉）

世界500强面试题

有个魔术师拿着一只没有盖子的杯子，说自己可以把这只杯子装满水，然后杯口朝下拿在手里，但是水一点也不会流出来。

斯宾先生听了他的话后，不服气地说：“这可不难，我也能做到。”斯宾先生是怎么做的呢？要知道，这里所说的水就是普通的液态水，既不是水蒸气也不是冰。

（推荐者：李　冰）



答案

福尔摩伍的问题

一、劫匪戴着只露眼睛的头套，怎么可能吸烟呢？二、火车声音很响，连说话都听不清，皮特怎么还能听到那两声轻轻的敲门声呢？

世界500强面试题

题目的要求只是把杯子杯口朝下拿在手里，而不让水向外流，但并没有说一定要把杯子悬在空中。所以，可以找个水桶，装满水，然后用手拿着杯子，使杯口向下，放到桶里，水自然不会外流。当然，这不是唯一的答案。



·开卷故事·

谁将在门口出现



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地方高等法院，受理了一桩颇为棘手的刑事案件。被告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法院已掌握重要证据，足以证明他杀人的事实成立，但是他的辩护律师却持反对意见，因为被害人的尸体没有找到，法院无法认定所谓的被害人已经死亡。被告的辩护律师说："再过一分钟，那个你们认为已经被杀死的人，将从这里走进来。"说着，他的目光转向了法庭的入口处。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向法庭的入口望去，可是一分钟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时，辩护律师说："请原谅我开了一个小玩笑，这只是我的一个假设，那个人并没有走进来，但是你们刚才的反应证明了一点，那就是：你们都不能完全肯定那个人已经死亡。因此，基于这一点，之前所有的指控都无法成立。"

顿时，法官和陪审团成员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是啊，既然确认被害人已经死亡，为什么还要朝门口看呢？

但是，主控方的首席律师凯勒却反驳说："没错，刚才大家都在注视着入口，这说明大家对被害人是否死亡还心存疑虑，因为大家并不是当事人，也不直接知道被害人是否死亡。可是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被告。我注意到了，当大家望向门口的时候，他却没有。这说明：他根本就不相信被害人会从那扇门里走进来。"

最终，被告杀人罪名成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推荐者**：林　好）

关键词：证据



关键词：日界线

过期的彩票

这天是4月10日，吕萨准备乘飞机从太平洋的马绍尔岛飞往檀香山。离登机还有一个小时，吕萨便来到机场附近的花旗银行兑换一些货币。这时，他看到一个老太太，拿着一张中奖彩票，捶胸顿足地说："我怎么这么糊涂呢？兑奖日期是4月9日，我今天才过来，白白丢掉了8000美元……"

这时，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人走来说："让我看看您的彩票。"老太太递过彩票，丧气地说："已经过期了。"中年人看了看却说："干脆这样，我用3000美元买您这张彩票，您老同意吗？"老太太一愣，心想反正这张彩票已经过期，没有价值了，就高兴地答应了。

吕萨一阵奇怪，中年人干吗要买一张过期的彩票呢？

很快，飞机起飞了，只听飞机上的播音器响了起来："亲爱的旅客们请注意，现在是4月9日10时4分，我们将于上午11时整抵达美国檀香山机场……"

吕萨诧异了：上机时明明是4月10日，现在怎么变成4月9日了！他正想与后排的乘客对表，一回头，发现那个买过期彩票的中年人正坐在自己身后。吕萨忍不住问道："先生，如果现在是4月9日，那你刚才买的废票不是又有效了吗？"

"是的，"中年人得意地笑道，"兑换后我就可以净赚5000美元。"

后来，那个中年人果然拿着那张中奖彩票，在檀香山花旗银行兑换了8000美元的奖金。

那张中奖彩票怎么又能兑奖了呢？原来，他们乘坐的那次航班，是自西向东飞行，在飞越180°经线附近的日界线时，日期要减少一天，4月10日变成4月9日，这样过期的中奖彩票又有效了。

（推荐者：方　方）





·外国文学故事鉴赏·



荣誉退休

■萧　勇

根据德国作家艾迪特·施密茨的同名作品改编

埃默是某警局盗窃侦查科科长，再过一个星期，他就要荣誉退休了。哪想到，这段时间他却碰上了一起连环盗窃案，三个星期内竟有六家药店连续被盗！更糟糕的是，直到现在，这件案子他还是一头雾水。

这天快要下班时，埃默和他的助手来到局长办公室，只见局长挺着个啤酒肚子，一脸不满地说："这已经是第六起药店盗窃案了，你们难道一点线索也没有找到吗？"

埃默痛苦地摇了摇头。

局长生气地摆摆手说："你们回去吧，再过一个星期，如果案件还是没有进展的话，"他停了停，瞪了埃默一眼，"我就免了你的职，到那时，你就不再是荣誉退休了！"

助手知道埃默心里很难受，就主动开车把他送回家，接着，两人重又打开一摞厚重的卷宗，一页一页翻过去，试图找到蛛丝马迹。

过了一会，助手的烟瘾上来了，对埃默说："长官，您家里有烟吗？"埃默说酒柜里有，叫他自己去拿。助手走过去，打开酒柜，笑眯眯地拿起了一盒香烟："哈哈，还是帝国牌的呢——"

话音未落，两个人突然就愣住了，他们同时悟到：在六家被盗的药店门口，侦查人员都发现了帝国牌香烟。要知道，这种牌子的香烟现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了。



助手知道，长官没有抽烟的习惯。

埃默心中掠过一丝不安。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原来也是一个警察，可不幸在一次追捕活动中因公殉职。小儿子叫韦尔纳，可能受了家庭的影响吧，曾经提出想当警察，可他考虑到警察职业的危险性，所以一直反对，为此，父子俩闹了不小的矛盾。特别是韦尔纳的妈妈死后，父子俩更是很少说话了。韦尔纳常常独往独来，从不打招呼……

助手似乎看出了长官的心思，就打哈哈安慰道："这只是一个巧合。"

可埃默不这么想，他指示助手马上采取行动，把韦尔纳用过的茶杯包起来，送到警局做指纹鉴定。

他则在家中静静地等着结果。很快，助手打来电话，说茶杯上的指纹与案发现场上的烟蒂指纹完全吻合！

埃默像被人重重打了一拳似的，一下子就瘫倒在沙发上……

两个儿子，一个被罪犯杀害，另一个却成了罪犯……这怎么可能？过了好一会儿，埃默才回过神来。他想趁韦尔纳还没有回家，再查查有没有新的证据，于是，他重又打起精神，进了韦尔纳的房间，展开地毯式搜查。

有道是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很快，他便找到了一张城市地图，地图上标注了几个红色的小圆圈，并用一条蓝线连了起来。他数了数，蓝线上一共有六个圆圈，正与遭到盗窃的六家药店相对应。看到这些，埃默脑子里顿时嗡嗡作响：真没想到，儿子竟然就是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盗窃犯！

埃默拿着地图的双手颤抖起来，愤怒和悲伤涌上心头，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但是他清楚，在犯罪现场，没有父亲与儿子，只有警察和嫌疑犯。

片刻之后，埃默渐渐冷静下来，他拿起地图又仔细端详了一番。这时，他发现，地图上还标注了第七个圈：阿德勒药店，那是本市最大的一家药店，也就是说，它将是罪犯的下





一个目标。而且，韦尔纳这么晚没有回家……埃默毫不犹豫地给助手打了个电话，通知他立即报警。

出发前，埃默戴好佩枪，可手铐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因时间紧迫，他只好先赶往阿德勒药店。

当他到现场时，警方已经在药店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抓捕工作已准备就绪。

助手过来，压低声音对埃默报告说："我去看过了，药店的后门已被撬开，门还半掩着，那家伙一定还在店里面！"

埃默点点头，说："好的，你跟我进去。"说完，他们小心翼翼摸进了药店。

药店内一片漆黑，埃默不得不慢慢地挪动步子。就在这时，前方突然发出一阵声响，埃默迅速向那个方向移过去，厉声道："我是警察！别动！举起手来！否则我就开枪了！"

与此同时，助手打开了屋里的灯。

"别开枪，爸爸！是我！"屋内传来一个年轻人的喊声，正是埃默的儿子韦尔纳！

"你这个败类，我打……"埃默正要对儿子发火，却听见儿子得意地说："我总算逮到他了！"

埃默一愣，上前一看，只见儿子押着一个戴手铐的男子走了过来，说："对不起，爸爸，是我拿走了你的手铐！"

一个小时过后，埃默被局长叫到了办公室。

局长喜滋滋地说："嘿，埃默，以前你说你儿子没有资格当警察，现在你瞧，你儿子立了这么大的一个功，实在是让人惊喜啊！"说到这，他似乎想起了什么，"你不是下星期就要荣誉退休了吗？快把韦尔纳叫过来，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年轻人呢！"

（**题图、插图**：安玉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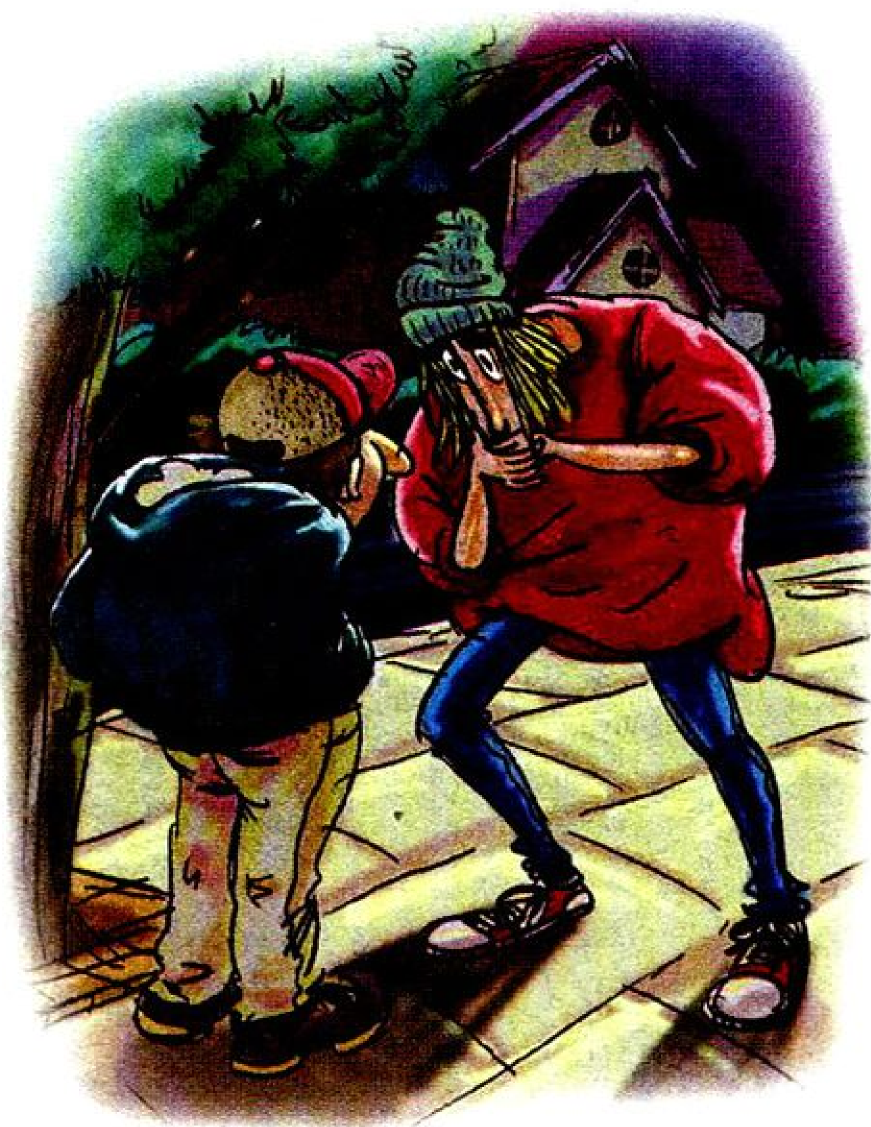
·本刊信息传真·

"开卷故事"栏目征稿启事

是什么刷亮你的眼睛？是什么让你灵感闪现？开卷故事，让你每天聪明一点点！

《故事会》绿版从本期起将推出一档新栏目——"开卷故事"，欢迎广大读者踊跃荐稿！推荐作品内容不限，范围不限，可以是涉及法律的、历史的、地理的、心理的、新闻的、逻辑的、旅游的、生物的、美术的……但每则作品都要有故事情节或细节，且提供一个新的知识点，或者绝妙的生活思路和方法，字数1000字以内。希望大家慧眼识金，挑选此类精彩作品。一旦选用，每则作品即付推荐费50元。





要命的胡子

■ 扈小墨

汤姆和杰克打算去抢劫，杰克知道他的老板克鲁斯非常有钱，就提议去抢劫他。汤姆一听吓得直摇头：“那家伙壮得像头牛，我可不敢。”

杰克却说：“我有办法。”原来，克鲁斯小时候被一个大胡子强盗劫持过，所以他特别害怕有大胡子的人。

汤姆一听也乐了，可他根本没胡子，只得弄了一副假胡子粘在脸上。傍晚时分，两人一同埋伏在了克鲁斯家附近。杰克怕被克鲁斯认出来，就让汤姆去抢劫，自己在旁边做接应。

果然，克鲁斯一看到满脸大胡子的汤姆，立刻就被吓傻了。

汤姆得意洋洋，命克鲁斯拿出他所有的钱来。眼看就要得手了，他的假胡子却耷拉了下来。克鲁斯一见，立刻愤怒地扯下了汤姆的假胡子，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然后扬长而去。

汤姆痛定思痛，下决心一定要留起胡子来。几个月后，汤姆终于蓄上了一脸威风凛凛的络腮胡子，他约上杰克又去抢劫克鲁斯。

这一次，克鲁斯一见满脸胡子的汤姆，依然是吓得缩成一团，但过了一会儿，又对汤姆的胡子怀疑起来，盯着汤姆的脸看了又看。汤姆使劲揪了揪自己的胡子，笑道：“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胡子。”

克鲁斯说：“好，我的钱都可以给你，不过你要跟我回家去取。”于是，汤姆高兴地跟克鲁斯回了家。

杰克一直等在外面，过了好久，汤姆才出来。杰克问他拿到钱没有。“没有，他只找到了一把大镊子。”

杰克问：“那镊子值钱吗？”“我不知道，他把我按在了地上。”

“那么他都说了些什么？”汤姆把手从脸上移开，露出又红又肿的下巴，学着克鲁斯的腔调说：“这胡子还挺结实，是一根根粘上去的吧？”



绝对不平凡



■冷　空

肖三和王大是好朋友，可自从王大当上了大官，就不理肖三了。肖三一看王大那个势利样，心里直冒火，心想：咱明的不敢来，暗的总可以吧，就是砸你家的窗户，听听那响声，我都觉得解气。

这天晚上，肖三摸到王大家楼下，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掂掂够重，便使出吃奶的劲，"刷"地向二楼王大家的窗玻璃扔去。

哪知，王大家恰好开着一扇窗，那石头跟长了眼睛似的，不偏不倚飞进去，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屋里。

肖三等了好久，却不见屋里有动静。正好旁边有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粗粗的树干就支在王大家的窗口，便"噌噌噌"爬上去。肖三趴在树干上一看，只见客厅里亮着灯，却没有人，再仔细一瞧，他明白了，怪不得没动静，原来石头砸在王大家沙发上，软着陆了。

肖三垂头丧气，正准备从树上溜下来，忽见王大的老婆翠花穿着睡衣从卧室里出来了。

她屁股一扭一扭正要去关灯，一转头看见了沙发上的石头，顿时惊呼起来："老王，我们家沙发上怎么有块石头呢？"

王大穿着睡衣跑出来，厉声道："那么大声干吗？还能是哪来的，这当然是求我办事的人送的呗。"

肖三趴在树干上听得清清楚楚，笑得差点从树上掉下来。

翠花拿起石头看了看，疑惑道："送这东西干吗？哪有送礼送石头的啊？"

王大抓抓脑袋，说："我也搞不清楚，但你知道，以前送礼的人不也是悄悄留下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吗？我看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翠花明白过来了："莫非石头是空的，里面藏着贵重东西？"



两口子赶忙头碰头，坐在沙发上研究那石头，可看了半天，没看出什么破绽。翠花一皱眉头："该不是谁捉弄我们吧？"

王大一声冷笑："谁敢捉弄我，那可真是怪事了，这石头肯定不平凡，你明天去奇石馆问问，看能值多少钱。"

肖三趴在树上，心里暗暗欢呼："这下有好戏看喽！"

第二天一大早，翠花便来到奇石馆，抓住一个老师傅问："我这石头值多少钱？"

老师傅戴上老花镜稍稍一打量，没好气地说："你拿我闲开心是不？随便捡块石头也来卖钱，想钱想疯了？"



翠花灰溜溜地逃出来，一出门就气呼呼地给王大打电话："怎么回事呀？人家说不值钱。"

王大鼻子一哼："笑话！谁送给我王大的东西不是价值连城的，不值钱他敢放我家里？这石头绝对不平凡！这样，你去科研中心问问。看这石头有什么特殊成分，让人家研究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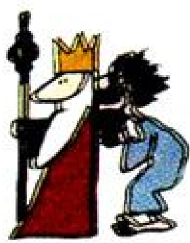
翠花半信半疑，拿着石头又来到科研中心。这下她不敢贸然打听了，见有人过来，赶紧把石头藏到怀里，只是探头探脑地张望。

这时，一个穿白大褂的科研人员凑上来，指着她怀里的石头说："咦？哪来这么一块奇怪的石头，快给我看看！"

翠花一听，心想总算有一个识宝的人了，乐得赶忙把石头递过去。哪知白大褂刚接过石头，立即大喊："保安呢，保安到哪里去了？"

保安闻声跑过来，白大褂指着翠花道："快把这个精神病带走！也不知道她怎么跑进来的，拿着石头站在这里！还好，我及时把石头骗了过来，砸坏东西可就糟糕了。"说着，白大褂松口气，把石头往窗外一丢。

却听"啊"的一声惨叫，众人跑过去一看，只见肖三正躺在地上，带着哭腔说："我只是想看看热闹，犯得着用石头砸吗？"



如此赔偿

■木　雷

大良是个货车司机，今天第一天上路。上路前，老司机特别叮嘱他，路过野林村那段公路时，一定要小心，万一轧到村里的鸡啊鸭啊的，就糟了。

大良没把老司机的话当回事，哼着小曲就上了路。经过野林村时，偏巧就轧到一只小鸡。这时，不知从哪里跑出来一个村妇，盯着小鸡直发呆。大良知道这鸡是村妇的，便下了车掏出二十块钱，递上去说："这鸡，我赔你就是了！"



哪知村妇却不接钱，"哇"的一声，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你赔得起吗？我这小鸡是做种的，小鸡长大了要生鸡蛋！鸡蛋又要孵出小鸡，小鸡长大了又要生鸡蛋，鸡蛋又会孵出小鸡……你算算要多少钱？我的命苦啊！你这没良心的……"大良这下傻眼了，想要报警，在这山沟沟里不方便，况且自己还急着赶路呢。最后大良好说歹说，总算说服村妇，赔给她两百块，算了结。

从此，大良经过这段路时格外小心。哪知越小心，越出事。这天，他的车刚开进野林村，一只公鸡从村里"嗖"的一下跑出来，直钻到大良车底下。大良赶忙刹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大良一哆嗦，心想这下惨了。可他下车一看，又乐了起来：原来这是一只公鸡，最多掏个百十来块足够了！

这时，只听身后传来一声尖叫，大良转头一看，竟然又是那个村妇。村妇气冲冲地说："赶快赔钱！"

"赔多少？一百够了吧？"

"什么？最起码要四百块！"

"四百？"大良急得发根都竖起来了，"这是公鸡啊！你总不能说公鸡也能下蛋也能孵出小鸡吧……"

哪知村妇却吼道："公鸡！这可是全村唯一的公鸡，你把它轧死了，我们村里的母鸡怎么办？"





小月的新男友

■叶轻痕

小月是个影楼摄影师，摄影水平呱呱叫，但生活上却马马虎虎。人家给她介绍男朋友，她什么都没了解清楚，就和人家谈上了，只知道对方是个化妆师。

这天小月正在影楼里摆弄摄影机，她那准备结婚的好友莉莉，突然打来电话，说：“小月，我想明天就拍婚纱照，你那边方便安排吗？”

小月拿出日程表看了看，说：“我没有问题，不过，明天化妆师不在，这样，我叫我男朋友来吧，他就是化妆师！你放心，他水平可高啦，经手的顾客没有一个说不满意的！”

挂断莉莉的电话，小月立即打电话给男朋友：“明天我的一个朋友拍婚纱照，你带着化妆工具来我的影楼，帮他们化妆。”

男朋友一听，好半天才支支吾吾地说：“我恐怕不行。”“什么不行？这可是考验你的时候，你要经得住考验哦！”男朋友无奈，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男朋友带着化妆包到了，不过他的化妆包很小，不像其他化妆师那样包包袋袋很复杂。

小月让男朋友先给莉莉化妆，可是男朋友比划了好半天都没有动手，小月着急了，正想问他怎么回事，却见男朋友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珠对莉莉说：“你，你能不能躺下让我化？”

小月和莉莉一听都十分奇怪，小月问：“为什么还要躺下化？难道你有什么特别的化妆方法吗？”

男朋友尴尬地说：“我是火葬场的化妆师，平时都是给死人化妆。这次你说要考验我，我只好来了。”

小月他们顿时都愣住了。过了一会儿，莉莉哈哈大笑道：“难怪小月说你经手的顾客没有一个说不满意的，你的顾客当然没人能说不满意了。”



黑狗黑 白狗白

■来卫东

秦怀玉是市财政局的一名小小的公务员，别看他混得不怎么样，他爹可是远近闻名的养狗专业户，人称“狗百万”。

这天，局长叫来秦怀玉，说他老婆想养一只宠物狗。秦怀玉一听马上明白了，说：“包在我身上！”



回到家，秦怀玉赶紧给老爹打电话，说局长夫人想养狗，让老爹准备一只最名贵的小狗，明天他开车去带回来。这时，秦怀玉六岁的儿子听到了，一把抢过电话，说自己也想养小狗，让爷爷也给他准备一只。爷爷疼孙子，当即笑呵呵地答应了。

第二天一早，秦怀玉来到了老爹的养狗场。老爷子指着两个笼子说：“这只黑的是给你们局长太太的，那只白的是给我孙子的，千万别弄混了。”秦怀玉看看这只，瞧瞧那只，感觉两只小狗欢蹦乱跳的都不错，便问：“这两只小狗哪只更名贵呢？”

老爷子笑呵呵地说：“一个是儿子的上司的，一个是亲孙子的，都错不了，你就放心吧。”秦怀玉急着赶路，顾不上多聊，就带着狗回去了。

回到城里，他顾不上休息，直接来到局长家。局长夫人一见秦怀玉车上的两只小狗，高兴极了，看看这只也喜欢，看看那只也可爱。秦怀玉在旁边介绍说：“嫂子，这只黑的是我爹专门给你挑的，特别名贵；那只白的，是我爹送给他孙子玩的，不值钱。”

一听这话，局长夫人反而对那只白色的小狗更感兴趣了：“我看这只白的又干净又可爱，我就要这只白的了。”秦怀玉面露难色：“嫂子，真是黑的这只狗名贵。”局长夫人笑吟吟地说：“养狗就是图个散心，啥名贵不名贵的，不会是你舍不得给我吧？”

盼了十年（文：董　行；图：包丰一）



1. 半夜，杰克睡得正香，却突然被妻子摇醒：『你快去看看，好像有人闯进来了！』杰克只好爬出被窝。



2. 杰克知道，妻子是怀疑家里有窃贼，自己若不去看看，就别想睡觉。但这一次，他真的发现一个窃贼。



3. 窃贼正要逃跑，杰克大吼一声：『站住。』窃贼一愣，杰克接着说：『你必须跟我去见见我妻子。』



4. 窃贼惊讶地问：『为什么非要去见你妻子？』杰克回答：『她盼你来已经盼了十年了。』

秦怀玉怕解释多了，局长夫人误会，只好答应了。局长夫人抱着小白狗上了楼，一边走一边想：“还想蒙我，真是打错了算盘，爷爷当然会把最好的给孙子了，我要这只错不了！”

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这天局长又把秦怀玉叫到了办公室。秦怀玉想，上次给局长夫人送了一份厚礼，这次局长一定是有好事照顾自己。

他兴冲冲地进门，却见局长铁青着脸说：“小秦，你胆子不小啊，敢糊弄我？”“没有啊……”秦怀玉一头雾水，不知道局长为什么生气。

“还敢说没有！我让你给我老婆弄只狗，你竟然给我送来一只精心伪装的小猪！我老婆出去显摆，被人识破了，丢人丢大了！我说呢，这么名贵的狗怎么不会汪汪叫呢？”

“局长，我真不知道啊，我马上给我爹打电话问问……”

“不用问，肯定是猪，它脚上长毛盖着的，是四个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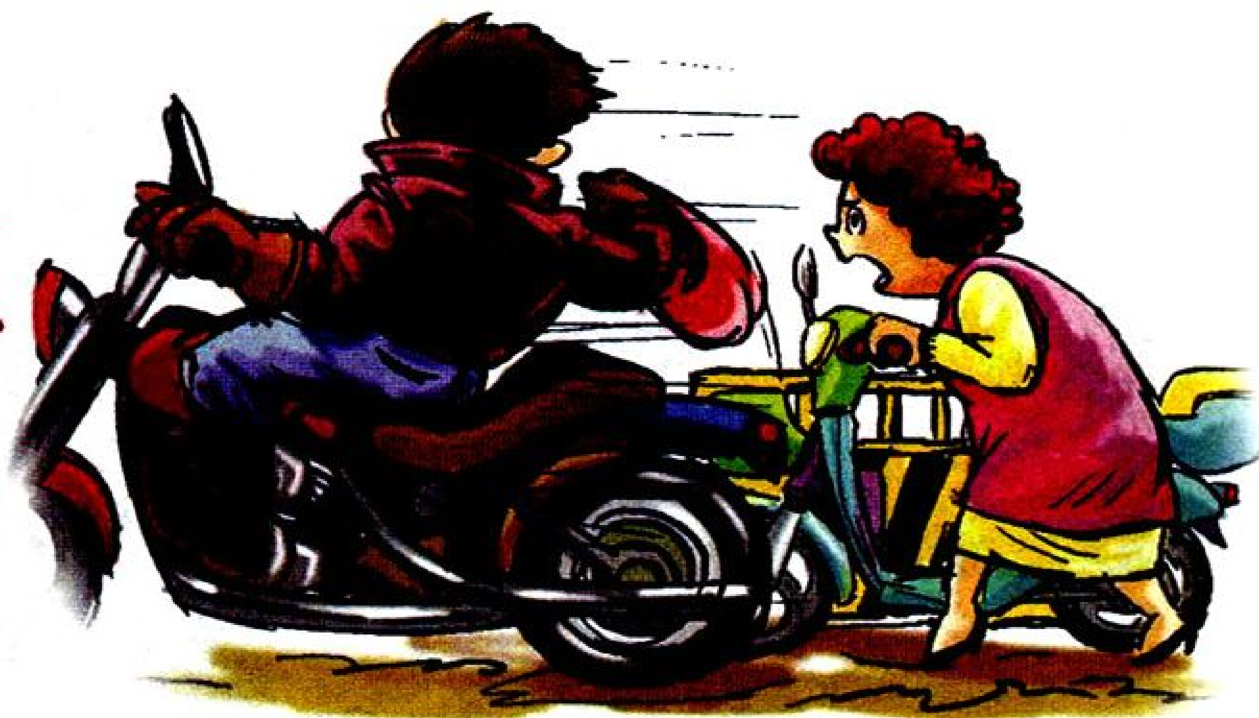
出了局长办公室，秦怀玉立即用手机拨通了老爹的电话，老爹听了，哈哈大笑：“傻孩子，谁让你把那只白的送给局长夫人的？它本身就是一只我精心处理过毛的外国宠物猪！我这些年养狗被狗咬怕了，怕孙子养狗被咬伤，所以干脆送他一只宠物猪，这种小猪长不大，特别适合小孩子养着玩……”

“爹，你这回可害死我了……”



这个劫匪真倒霉

杜荣生



牛大强是抢劫行当里的大哥大，“从业”至今从未失手。因为他不光骑摩托车的技术好，更对城里的地形熟。

这天，天刚下过一场大雨，路上满是积水。牛大强推着车出门了，他来到一段正在整修的路上，只见路面凹凸不平，一个推电动车的中年妇女，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随身的挎包就放在前面的车筐里。牛大强知道，拐过前面的路口，道就好走了。

他开车慢慢靠到妇女身边，瞅准时机，向前一冲，手一晃，就将妇女的一只耳环和车筐里的包，拿到了手上。妇女一惊，还没来得及喊出声，牛大强已经“哗”地荡开一条水线，拐过前面的路口了。

上了这条路一切都安全了，牛大强好不开心，凭这沉甸甸的包和大大的金耳环，自己又可以过几天舒服日子了。他正在得意，猛一抬头，却看见一辆货车停在前方的路口，两名交警正和司机说着什么。

牛大强暗骂一声“糟糕”，掉头回去肯定不行。可是交警在前面，自己的车没牌照被拦下怎么办呢？再耽搁，那妇女就要追上来了。情急之中，他看到货车离马路边还有一个不到一米的空隙。这下牛大强心里有底了，这个空间，让他冲过去是足够了。这么一想，他马上加大了油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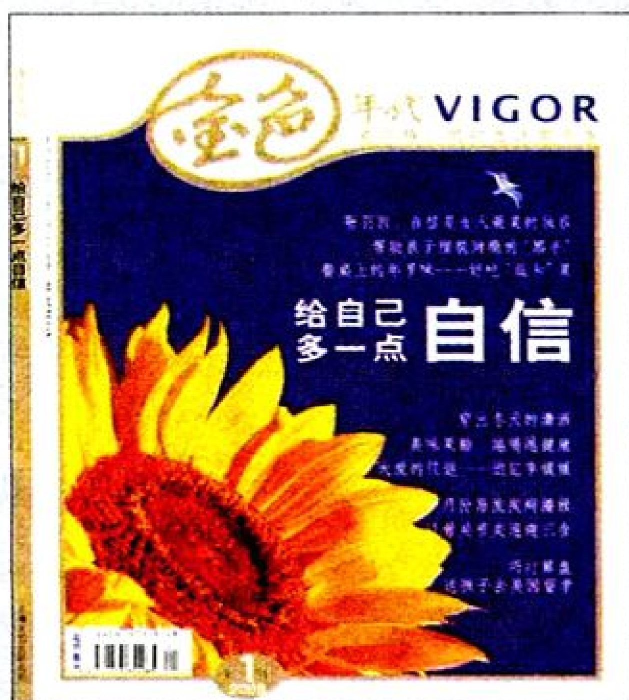
前面，两名交警已经冲他招手，示意他减速停车。牛大强可不管这些了，他盯着前面空隙，猛地冲了过去，只听“嗵”的一声……

“坏了，老张，没拦住他！”其中一名交警焦急地对另一位说，“我们光顾着帮忙推车了，路边轧坏的井盖忘设标志了。”

（**本栏题图、插图**：顾子易　包丰一）

父母最看重的是儿女们常惦记着自己

《故事会》杂志为读者准备春节文化礼品



故事会文化传媒公司2008年推出中国第一本“老资格公民”的生活类杂志：《金色年代》，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不少50岁以上的读者，把它看作走进新生活的伴侣，不少年轻人又把它当作向长辈献爱心的礼品——因为它能代表自己每年看望他们12次，父母最看重的是儿女们常惦记着自己。

再过一个月，春节就要到了，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特为读者准备了一份文化套餐礼品：订《金色年代》（月刊，每期定价8元，全年12期，96元）可将订单复印件传真到021－64332554，或邮寄到上海绍兴路74号《金色年代》邮购部，邮编：200020，即送《故事会》5元精品图书4本（可到各地邮局订阅，也可向本社读者俱乐部邮订，地址如上）。

《故事会》5元精品图书已出20本，你可以从以下目录中挑选最喜欢的4本，在传真件和邮件中写明，我们会及时将书寄给你。如果你单独购买，每本定价5元，邮费就不收了。咨询电话：021－54667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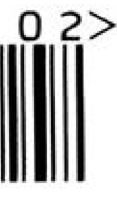
你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本刊主办的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查询。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名著故事》	《情感故事》	《偶的故事》
《传奇故事》	《快乐故事》	《阿P故事》
《爱情故事》	《家园故事》	《都市故事》
《笑话故事》	《诙谐故事》	《滑稽故事》
《情爱故事》	《历险故事》	《哲理故事》
《阿P新传》	《新幽默故事》	《怕老婆故事》
《外国悬念故事》	《外国幽默故事》	

ISSN 0257-0238

CN31 — 1127/I

国外代号：M156

定价：2.50 元

国内代号：4—225

每月 8 日出版

本刊内文单色页采用辽宁开原纸业双胶纸